

118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CL
AUG 9 1960

5061/5600.1

中國語文

ZHONGGUO YUWEN

6

1960

1960年6月号(总第96期)目录

- 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識字的指示 (251)
- 注音識字是加速工农群众知識化的捷徑 中共山西省委 (251)
- 貫徹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識字的指示(社論) (254)
- 拥护繼續簡化汉字 陈 光 堯 (257)
- 从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理解語言是社会斗争的工具 王 德 春 (260)
- 語言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黃 佛 同 (264)
- 从《矛盾論》来看汉语語音的发展 張 世 祿 (268)
- 論聾哑人的語言与思維 洪 雪 立 (272)
- 聾哑人的思維問題 許 威 汉 (279)
- “連动式”还是“連謂式”? (上) 王 福 庭 (281)
- 語法再研討——代詞和代名詞問題 黎錦熙、刘世儒 (285)
- 論“們”和“諸位”之类并用 邢 福 义 (289)
- 修辞新例 严 修、良 明、徐仁甫 (290)
- 語文短評
- 771—791 (293)
- 書刊評介
- 評《古汉语概論》 山东大学中文系語言教研組 (295)
- 語文筆記
- 安徽寿县方言中几个“急讀”和“緩讀”的詞 黃 家 忠 (259)
- 动态
- 哈尔滨师范学院的“毛主席語言研究”活动 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 (256)
- 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編出現代汉语教材 曹一清、汪惠迪 (271)

中国语文

編輯者：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印刷者：北京京华印书局
 北京西城端王府夹道7号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北京虎坊桥
 总发行处：北京市邮局 訂购处：全国各地邮电局 代訂另售处：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月 刊

1960年6月22日出版 每册定价人民币 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1—25,260 代号 2-44

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識字的指示

山西省万荣县注音識字的經驗(見附件)是我国文化革命中一项很重要的创造,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山西省万荣县在两个月內消灭青壮年文盲的經驗,解决了扫盲运动中的两个大問題,一个是消灭了扫过盲又大量回生的現象,一个是保证了認識一千多字的农民可以无师自通地大量閱讀注音书报,在自习中不断增加識字的数量。这就大大便利和加快了业余教育的工作,并且使农村讀書成風,真正表現出了农村文化高潮到来的气象。提前扫除青壮年文盲是提前实现农业綱要四十条的重要关键之一,因此,推广万荣县的多快好省的扫盲經驗是一项重要任务。现在山西省委已决定在全省普遍推广这一經驗,并且力爭大大提前实现无盲省。全国絕大多数省区(即是說,除若干少数民族地区和某些方言地区以外)也都可以而且应当普遍推广这一經驗。只要各省市县委下定决心,抓紧时机,在今年秋前試点和訓練师资,准备教材和注音讀物,在秋后就可以大规模地推广,就有可能用跟山西相同或相近的速度扫除文盲。与此同时,应当在学生、教师和青年工人、农民、店員、職員、部队官兵中大力推广普通話,造成風气。此外,为了加速扫盲和減輕儿童学习負担,現有的汉字还必须再简化一批,尽可能使每一字不到十笔或不超过十笔,尽可能有简单明了的規律,使难写难认难記、容易写錯认錯記錯的字逐渐淘汰。这一任务必须依靠广大群众,广大群众对此是十分热心和有办法的。請各省市县委指示当地有关部門在最近期間提出一批新简化字的建議,报告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綜合整理后送中央和国务院审定。

中共中央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音識字是加速工农群众知識化的捷徑

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識字經驗爭取提前成为無盲省向中央的报告

中央:

現将万荣县开展注音識字运动的情况和經驗报告如下:

万荣县在过去十年来,对于扫除文盲的工作是一貫重視的。从1958年以来,由于生产的大发展,人們思想的大解放,群众学习文化的勁头越来越高漲。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議論:“水利化、机械化,沒有文化不能化。”但是群众想文化又怕文化。这就是扫盲毕业之后,回生复盲的現象非常严重。到1958年10月止,全县共扫除青壮年文盲三万四千多人,而回生复盲的便有一万二千多人。这些人自称他們是“毕业了的文盲”。即使已經脫盲的人,也因識字有限,閱讀和写作都有困难,不易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万荣县委针对这种情况,在1958年10月間便研究如何使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也来个大跃进,以适应生产大跃进形势的需要。于是决定在全县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采用

注音識字的办法,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經過几个月的重点試驗,其效果本来是很好的。但由于当时党内对注音扫盲这个办法在思想認識上不够一致,因而当1959年推广这一經驗时,在相当長的时间內,表現了时起时落、勁头不足的現象。到了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經驗,批判了錯誤的思想,并且在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一鼓作气,便在全县範圍內掀起了万民教、全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全县二十一万人中就有十四万人卷入学习汉语拼音的运动中来,并且取得了預想不到的成效。仅仅在两个月的時間內,即到1959年12月底,全县一万三千二百四十六个青壮年文盲(包括复盲和剩余文盲),全部脫离文盲状态,提前实现了青壮年无盲县。二万四千个老年文盲也自动参加了扫盲学习。其中有二百四十人已經脫盲,九千三百多人掌握了汉语拼音方案。并且有十万七千人可以說普通話了。

农民跳过了扫盲識字的門檻，便大踏步地向文化革命进军。业余教育运动，就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到现在为止，全县青壮年参加业余高小班的达到五万二千多人，参加业余初中班的达到九千六百多人。两项人数合计，达到青壮年总数的83.5%，占应参加人数的94%。转眼之间，群众性的看书、买书、借书、写作形成了社会风气。1959年12月一个月，全县仅注音读物一项，即销售了十八万册，预订了二十四万册，但仍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在万荣农村里，居然出现了闹书荒这样的新鲜事。王显人民公社青谷管理区图书室原有七百余册书，过去出借的不到一半，现在在七千余册书全被借光了。过去借书是一人一本，现在一借就是几本，甚至十几本。过去借书是单人借，现在是一户一户的借。过去人们借书，爱借连环画、小人书，现在人们却争先恐后地抢着借《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林海雪原》等大本本书了。在这里，迅速地涌现出了许多农民诗人、农民作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随心所欲，出口成章。不到一年时间，全县创作了一百九十多万首诗。四十七岁的李太柏，写出了两万多字的《我的生活片断》。十八岁的青年妇女王民英，写成两万多字的《青谷村变迁史》。三个孩子的妈妈董玉香，决心要苦炼十年，争取变成大学生。真是才华茂密，花果满枝，雄才大略，壮志凌云。不仅如此，现在全县已经有八千七百五十个脱盲农民，组成三百二十二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小组。荣河人民公社刘村管理区，去年只有十二人学习理论，现在扩大到八百人。他们学过《毛泽东选集》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以后，大家的思想顿时开朗，懂得了如何对待新鲜事物，参加公共食堂的人数突然扩大到95%以上。毛泽东思想正在迅速地武装着农民的思想，从而越来越大地转变为推动整个工作前进的物质力量。

万荣县的实践证明，注音识字的方法，是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巩固和扩大扫盲成果的好办法，是加速工农群众知识化的捷径。利用拼音字母扫盲，青年人一般用十五到二十小时，壮年人用二十五到三十小时的拼音教学，就可以学会汉语拼音方案；再经过大约一百二十个到一百五十个小时的阅读和写作的教学，就可以识汉字一千五百个，达到扫盲的标准。而且在掌握了汉语拼音这个工具达到扫盲标准之后，就可以不受识字数目的限制，大量阅读注音读物，练习写作，就可以无师自学，举一反三，互教互学，从而使群众性的学习运动更加容易广泛地、持久地开展起来。今年1月，该县王显公社青谷管理区把1958年下半年用注音识字办法毕业的一百零一个学员进行了一次测验，巩固

住一千五百字又增识五百字左右的有四十二人，占41.6%，保持住一千五百字的五十一人，占50.5%，认得一千字左右的只有八人，占7.9%。这少数巩固较差的学员，主要是因为学习不经常、阅读通俗读物少的缘故。当时对没有用注音扫盲办法毕业的学员，也作了一次测验，回生现象竟达到64%以上。在扫盲过程中，万荣县说普通话也形成了社会风气。所以群众总结注音识字的好处是：“拼音字母是钥匙，它给汉字当老师，钥匙好比开心镜，所有文盲都扫尽。”“注音识字好办法，一树开下两朵花，一朵摘掉文盲帽，一朵学会普通话。”

万荣县的实践证明，推行注音识字的方法，对于改革工农业余教育和全日制小学教育的学制，缩短教学年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去年11月他们在一些业余教育和全日制小学教育中改用了注有拼音字母的课本，在教学方法上把课本由浅入深地划成几个单元，每个单元选择重点课进行精讲，同时加强阅读和写作指导，这样就大大缩短了语文教学的时间。过去一般用三年时间才可以学完的语文课，现在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学完了。语文课的时间缩短了，就能够加多政治、数学和科学技术等课程。现在该县已经在业余高小的一年制，在五个秋季始业班和三十个春季始业班的完全小学中实验小学四年制。此外，该县在幼儿园大班中加授拼音字母和注音识字的试验，其效果也是良好的。

万荣县采用注音识字办法，进行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它和其他事情一样，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开始，有些人对拼音扫盲办法，怀疑挺多，没有信心；对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也提出一堆困难，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但是，万荣县委坚决地排除了各种悲观论调，坚决地实行政治挂帅、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方针。各级党委由第一书记挂帅，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层层成立专管机构，一竿到底地组织领导注音扫盲运动。县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各人民公社设文字改革委员会分会，管理区设指导小组；并且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一支二百三十多人的专职干部队伍，运用“小田试验，大田推广”，现场观摩，交流经验的办法，由点到面地全面铺开。但是，要开展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首先碰到了一个师资缺乏的问题。的确，当时万荣县只有两个拼音教师，师资力量实在太小了。这也是一切悲观论调的一个根据。可是，这个难题，并没有把有雄心壮志的人们吓倒。他们运用了大搞群众运动，大走群众路线的方针，采取了滚雪球的办法。县、社分工负责，层层培训骨干，社社成立传授站，区区成立教研组，小学教师包教群众，

教师、学生包教扫盲学员，积极分子当“小先生”，专职教师和业余教师紧密结合，边教边学，边学边教，人人是先生，人人是学生。就是这样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越滚越多，越滚越大，几个月的时间，全县便培训了两千名教师，三千五百名辅导员。从此，一个声势浩大的“民教民”的扫盲学习运动在全县范围内掀动起来了。“亲教亲，邻教邻，子女教父母亲，爷爷不懂问子孙”的事例到处皆是。周王村薛振平和屈仙仙是夫妇俩，他（她）们在学习中互相帮助，互相比赛，在二十天的时间内，两个人同时摘掉了文盲帽子，变成了有文化的人。南牛池村青年妇女贾惠苗，自己摘掉了文盲帽子，还教会四岁的女儿贾秋联四十多个拼音字母。在全省推行注音扫盲现场会议上，母女俩进行了拼音识字表演，博得观众个个赞口不绝。师资问题解决了，解决教材问题也是一件重要事。除了上级发给一部分注音读物外，他们主要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自编了两万余册注音教材，并发动群众自编补充教材，还创办了每期发行九千分的《万荣拼音小报》。另外，他们在农具上、标语上、墙头诗歌、机关、学校门口挂的牌子上，都加了拼音字母，形成一个遍地是教材，“注音文字包围文盲”的识字环境。

大搞群众性的扫盲学习运动，会不会妨碍生产？说悲观泄气话的人也作了否定的答复。万荣县委采用学习和生产统一安排、统一部署、紧密结合的办法，除把扫盲学员按程度不同划开班级，定时上课以外，又按生产中的专业队和作业组，分别编成地头学习组、炕头包教组、饲养员学习组、水利工地学习组，提倡下地生产要带一包（流动图书包）、四宝（书、水笔、抄写本、报纸），做到书不离身，抽空就学。而且学习的方式，随着农事季节的转换，生产活动形式的改变而改变，多样灵活。就是这样，扫盲学习不仅没有妨碍了生产，而且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的成果，立竿见影地推动了生产的大发展。事实证明，许多学习积极分子同时就是“红勤巧俭”运动中的模范。农民当了文化的主人，表现得更聪明、更能干了。青谷村二十五岁的青年程宽牛，在过去性格迟钝，思想落后，别人称他是“闷块”。但是当他脱掉文盲帽子以后，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人们都说：“闷块开窍啦。”现在的程宽牛已经识到三千多字，读了二百多本书，还写了三万字的“自传”。眼下他正在读《矛盾论》和《我的一家》。他读了《刘介梅忘本》一书以后，感到自己也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心里十分惭愧，大大启发了他的政治觉悟。他学了《黑妮种棉》和一套科学技术小册子以后，自己种了一块棉花试验田，结果创造出高于当地产量两倍的高产纪录。由于他的思想和生产双跃进，程宽牛被选为生

产队长和队的红专学校校长，并且加入了共产党。闷块开了窍的人，何止是程宽牛。脱了文盲帽子的农民，在向文化革命的进军中，同时又向技术革命进军，要为彻底改变落后的生产面貌而斗争。现在结合生产组织和生产基地，全县建立了各式各样的科学技术学习组织。参加这种学习组织的，全县已有六万三千多人，其中研究棉花栽培技术的有二万六千七百人，研究土壤的有一万四千二百人，研究畜牧兽医的有二千一百多人，研究农业机械的有二千八百多人。全县七个公社设立了七个科学研究重点，共挑选出一千六百三十人，组成专业生产队（也是学习优秀班），集中劳动，集中学习，培养科学技术的骨干。现在各公社和管理区的脱盲青壮年，在技术革命运动中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孙吉管理区土化肥厂的工人，读了汉语注音的科学技术书籍之后，已经仿制成功了氮、磷、钾混合肥料及其他土化肥十多种。孙吉公社综合加工厂工人王三娃，经过十三天的苦心钻研，仿制成功一种净麦机，一天能净麦一万多斤，比人工净麦提高工效二十五倍。从许许多多的事实中完全可以看出，万荣县文化革命的高潮，已经在促进技术革命高潮的出现，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双双跃进，必将把持续、高速度的生产大跃进推向更新的阶段。

为了推广万荣县的经验，我们于去年12月在万荣县召开了有各专、市、县的教育行政干部、共青团干部和中、小学校长教师等共六百人参加的现场会议，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全国妇联的负责同志和黑龙江、福建、四川、甘肃、内蒙古等十四个省（区）的代表八十余人也应邀参加。这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工作。目前这一工作的进展情况是良好的。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经训练出拼音教师六万七千六百多人，参加汉语拼音学习的已有三百二十八万多人，其中有二分之一的人已达到会认、会拼、会写的标准。晋南专区农民参加拼音学习的已达一百一十四万人，超过全区青壮年一百一十三万人的总数。自愿参加业余学习的老年人已有八万余人，比未推行汉语拼音之前，增加了四倍。现在，我们已经作出全面规划，力争大大提前实现无盲省。同时，组织了若干学制改革试点，进一步为教学革命创造经验。并着手准备大量编印政治、技术、文艺等注音通俗读物，以便及时供应正在迅速展开的全民性的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的需要。

以上报告妥否，请指示。

中共山西省委 1960年4月5日

（转载自《人民日报》1960年5月11日）

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

中共中央關於推廣注音識字的指示提出了三項任務：第一，在全國迅速推廣山西省萬榮縣注音識字的經驗；第二，在學生、教師和青年工人、農民、店員、職員、部隊官兵中大力推廣普通話，造成風氣；第三，再簡化一批漢字，使每一字尽可能不到十筆或不超過十筆，尽可能有簡單明了的規律，使難寫難認難記、容易寫錯認錯記錯的字逐漸淘汰。這三項任務都是跟語言科學工作者的業務有直接聯系的；因此，語言科學工作者有特別重大的責任來貫徹執行中央的指示。

用漢語拼音方案給漢字注音來幫助識字，這是國務院關於公布漢語拼音方案的決議所規定的。國務院的決議寫道：“應用漢語拼音方案為漢字注音來幫助識字和統一讀音，對於改進學校語文教學、推廣普通話、掃除文盲，都將起推進作用。”從1958年春天開始，山東、河北、河南、黑龍江、吉林、遼寧等省先後進行了注音識字試點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山西省萬榮縣吸收了早期試點的經驗，特別是山東省平原縣董王莊公社的好經驗，加以發揚，用全黨全民的力量來推廣這些經驗，成為全國注音識字的一面紅旗。這一面注音識字的紅旗不獨推動了山西全省注音識字工作，還在山東、河北、北京、吉林、遼寧、安徽、湖北、四川、福建等省市掀起了一个學萬榮、趕萬榮、超萬榮的注音識字運動。這個運動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來。這是文化革命的一件大喜事。

正如中央的指示所指出：“山西省萬榮縣在兩個月內消滅青壯年文盲的經驗，解決了掃盲運動中的兩個大問題：一個是消滅了掃過盲又大量回生的現象；一個是保證了認識一千多字的農民可以無師自通地大量閱讀注音書報，在自習中不斷增加識字的數量。這就大大便利和加快了業餘教育的工作，並且使農村讀書成風，真正表現出了農村文化高潮到來的氣象。”注音識字能夠有這樣大的效用是因為它比過去的掃盲辦法有無可倫比的優越性。第一，注音使漢字跟口語的詞聯系，解決字音、字義問題，從而加快掃盲速度，把過去一般需要三百小時以上的掃盲時間縮短為幾十小時（最近青島市蔬菜公司有四十八小時掃除文盲的經驗）到一百幾十小時。第二，注音使復習容易，能夠鞏固已學過的漢字，並通過注音讀物增加識字的數量。第三，注音使識字不多的人們能夠自己閱讀，把上下詞句聯系起來，無師自通。這樣，成人可以利用一切空隙，在田間、場地、家庭里分散自學，同時也便於個別包教包學。第四，拼音能夠幫助識字不多的人們寫作，提高寫作能力。學會拼音以後，他們在寫作的時候，遇到忘了或者未學過的字，可以先用拼音代替，然後查課文，查字典，或者請教別人，把有關漢字補上。這樣，識字不多的人們可以更主動地練習寫作，不受已認得的漢字的限制，只要能說出的話，就能夠寫出來。這對於練習寫作，提高寫作能力，有促進的作用。第五，拼音字母的發音和拼法都是以普通話為依據的，用這些字母給漢字注音就為學習普通話打下基礎。

以上所講注音識字的優越性已經為各省市的注音識字的經驗充分地証明了。經驗還証明了注音識字不獨可以加快掃盲的速度，還可以把業餘高小的學習期限從兩年縮短到半年左右，使文盲和半文盲，經過不到一年的業餘學習，升入業餘中學繼續學習。還有不少脫盲學員，一面在業餘高小學習，一面通過大量閱讀注音讀物和大力練習寫作，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有技術的人才，並且有些在技術革新方面作出貢獻。例如山東省平原縣董王莊人民公社社員徐淑英

1959年6月注音扫盲毕业,现在业余中学学习,参加技术学习不到三个月,利用生产空隙,阅读了有关农业的注音读物,创造了“手摇药剂拌种箱”,提高了工作效率十二倍。类此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例子有力地证明了,注音识字使劳动人民初步掌握了文字,提高了他们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的水平,实现了文化革命,促进了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本刊今年5月号的社论里,我们曾经表示希望各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同学亲自到农村参加注音识字的研究工作。应该指出,部分工厂和一些城市还有扫盲和大办业余教育的任务。在这些地方,还需要大力推行注音识字的办法。高等学校中文系的同学有很好的业务条件参加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如果部分高等学校中文系的老师也能参加这项工作,那就更好了。目前特别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改进拼音教学和结合注音教学汉字,如何使劳动人民尽快获得汉语用词造句的基础知识,以及编纂适合劳动人民使用的词典。

中央的指示所提出的第二项任务是在学生、教师和青年工人、农民、店员、职工、部队官兵中大力推广普通话,造成风气。自从1956年2月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发布后,推广普通话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就。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普通话已经在若干地区的机关、团体和人民大众中,开始推广起来了。但是推广的成绩,在各地方,在各机关、团体,有很大的悬殊,还要继续不断地努力,才能够达到全国普及的要求。

以学校来说,小学比中等学校好,而小学低年级又比高年级好;中等学校比高等学校好。但小学的普通话教学质量,也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中等学校还没有普遍地用普通话教学,还需要作更大的努力。高等学校需要大力提倡说普通话。幼儿园也应该用普通话教学。经验证明,幼儿能够很快学会讲普通话。为了使幼儿园、小学和中等学校的普通话教学能够提高质量,并进一步普及,关键在于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来培训教师。

在社会上推广普通话首先要养成讲普通话的社会风气,对不同对象要提出不同的要求,特别要在青年中大力推广,提出比较严格的要求,由青年团、工会和其它有关机关、团体保证实现。福建省许多县,广东省若干专区和北方话地区若干县已经基本上在青年中普及了普通话,这可以作为全国各地学习的榜样。壮年和中年以上的人们也能够学会讲普通话,但对他们的要求可以放低些。这样才能够鼓励他们学普通话,形成讲普通话的社会风气。总而言之,我们应该遵照中央的指示,在青年工人、农民、店员、职工、部队官兵中大力推广普通话,特别要以服务性行业,如邮电、海陆空交通、旅馆、饭店、百货商店等等为重点,大力推广。当然,广播员、话剧演员和电影演员也要学好普通话。

中央的指示所提出的第三项任务是再简化一批汉字。目前使用简化字的情况是,正式推行的四批简化字,共五百一十七个(还有偏旁类推的简化字约一千二百多个,因铜模没有制好,尚未在书刊上出现),不够用,而人民随时创造的简化字,因为没有经过统一的整理,一时难免在使用上引起混乱。为了便于学习和使用,把现有简化字加以整理,并再简化一批,是很必要的。

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汉字简化有一定的规律。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十条规律:

- 1) 改换简单的声旁,如拥(擁)、灯(燈)、种(種),等等;
- 2) 另造形声字,如惊(驚)、护(護),等等;
- 3) 同音代替,如以松代鬆,以余代餘,以丑代醜,等等;
- 4) 以简单的偏旁代替笔画多的偏旁,如以又代奠(难、汉),以扌代幸和壺(执、热),等等;
- 5) 保留字的特征部分,而省略其它,如医(醫)、习(習)、丽(麗),等等;
- 6) 草书楷化,如东(東)、与(與)、为(爲),等等;
- 7) 会意字,如坐(塵)、岩(巖)、入(寡),等等;

- 8) 輪廓字,如龟(龜)、𪔐(𪔐)、仓(倉),等等;
- 9) 以簡單的笔画代替笔画多的部分,如兰(蘭)、𠂔(閩)、汙(演),等等;
- 10) 保留字的上部和下部,而省略中部,如虜(虜)、慮(慮)、奮(奮),等等。

这十条規律以第一、第二、第三为最好。第一和第二两条都是用声旁来表示字音,能够跟口語結合,便于认讀。換句話說,这两条規律都是用形声字的办法来簡化汉字。如亩(賽)、忒(威)、突(富)、𦍋(勝) 讠(譯),等等,都是群众用形声字的办法創造出来的簡化字。用这个办法还可以簡化更多的字,如初(稻)、邇(道)、𨔵(彈)、𨔵(蹈)、𨔵(灌)、肤(膚)、斥(厦),等等。事实上,这些字已經有人在使用了。

原有的和新的形声字有許多声旁的标音是不甚准确的。这可能是語音的变化,声旁是用地方音来表示,沒有正确而簡單的声旁可用等原因造成的。簡化的迫切要求是减少笔画,現在似乎不必急于整理現有形声字的声旁;但是新造的形声字还是以声旁准确、照普通話的音来表示为好。

簡化汉字不仅要减少笔画,还要减少字数。为了减少字数,第三条汉字簡化規律,即同音代替,是有效方法之一。現有的簡化字有一部分是同音代替的字,如丑(醜)、余(餘)、只(祇、隻)、发(髮)、松(鬆)、干(乾、幹)、后(後)、谷(穀)、台(臺),等等。群众也很喜欢用同音代替的字,如午(舞)、予(預)、介(解)、迂(遇),等等。我們还可以用更多的同音代替的字,如以吕代旅,以乙代意。当然,在使用同音代替的时候,我們要注意到,使意义不发生混淆。这里所謂意义不发生混淆,是以詞为单位,从整个句子或者整段文章来考虑,而不是孤立地斤斤計較每个字的意义。

目前要大量創造新形声字,还有一定的限制,同时用同音代替来整理全部汉字也須进一步加以研究。为了尽快地提出一批新的簡化字,除了尽可能用改換声旁、另造形声字和同音代替等办法外,还需要适当地使用其它汉字簡化的規律,使常見和常用的汉字得到簡化,以便儿童和人民大众更容易学习汉字,更方便使用汉字。这是当前文字改革任务之一,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我們希望語言科学工作者能够参加提出一批新簡化字的工作。

哈尔滨师范学院的“毛主席語言研究”活动

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在学习毛澤东思想的高潮中,在系党总支的领导下,本科三年級同学和汉语教研組教师組成了毛主席語言研究組,大力开展“毛主席語言研究”活动。两个月来已取得显著的成績。

在这項活动中,人人都以毛澤东思想挂帅,反复鑽研《实践論》《矛盾論》,深入地探討了毛主席的語言理論,并以此为指导,全面地研究毛主席的語言实践。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批判了認為毛主席語言理論不成系統,研究意义不大等錯誤思想。“五一”节前,已完成了二十余万字的《毛主席語言理論研究》初稿一部,作为节日的献礼。

这部初稿包括下列九个專題:1)毛主席的語言理論中的几个問題;2)毛主席語言是现代汉语文学語言的典范;3)毛主席运用口头詞語和文言詞語的研究;4)毛主席著作中成語运用的研究;5)毛主席著作中句法結構运用的研究;6)毛主席著作中新兴語法現象的研究;7)毛主席著作中几种修辞手法的运用;8)毛主席著作中篇章結構的研究;9)毛主席的語言風格。全部初稿現已油印成冊,并送交党委及院内外有关單位征求意见,以后再做进一步修改。預定“七一”定稿,向党的生日献礼。

这次研究活动提高了师生的思想水平,使語言教学更高地举起了毛澤东思想紅旗,为下学年开设毛主席語言研究專門化課程創造了良好的条件。(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毛主席語言研究組)

問題，如果只為了占少數的知識分子便於类推，那就按照《漢字簡化方案》中“讓”作“止”的例子，一律以“上”字代“讓”作聲旁，不必有所分歧。但如果是為多數初學識字的文盲和兒童服務，那就有必要依照各個形旁和聲旁配合後整個字的讀音來分別處理。例如讀 rang 的“嚷、壤、攘、讓、讓、讓、讓、讓”等字，都用“上”標聲作“吐、吐、吐、吐、吐、吐、吐、吐”；讀 xiāng 的“勳（也讀 rang）、鑲、驤”等字，都用“乡”標聲作“幼（結構和“功、効、勁、勉”等字相同）、鈔、鈔”。至於普通話讀 niāng 的“釀”字，在《方案》中既已按“娘”字例类推簡化作“釀”，那盡可以不動。

為甚麼搞簡化字可以考慮創造些“新形聲字”呢？因為我國現有的全部漢字，只有形聲字比較容易理解，也容易學習。在舊“六書”的範疇中，也只有形聲字比較為群眾所歡迎。過去歷代流行的和近年新出的許多簡化字當中，都是新形聲字占壓倒的多數。例如舊有的“担、胆、响、远”和新出的“拥、护、歼、态”，等等，都是廣大群眾最為歡迎的簡化字。《說文解字》所收 9353 個漢字中，形聲字的比例也占百分之八十三，這更說明了形聲字在全部漢字中地位的重要，以及它在群眾間早已造成的基礎的雄厚。

在現行漢字中，有一部分是不增造新字而擴充原字用途的，古時候把它叫作“假借字”（例如“長短”的“長”借用為“長幼”的“長”之類），《方案》中以“郁”代“鬱”和以“吁”代“籲”等，都是很好的新假借字。這種兼職省料、增義不增字的辦法，在今後補充簡化字的時候還可以適當地採用。例如“丑、彳、予、太、午、欠、付、代、艾、合、衤、丙、波、躬、肫、笈、湏、羔、桃、哮”等字，我認為可以考慮兼代：“雪、街、預、泰、舞、歡、副、戴、謁、盒、滯、蕊、菠、鄺、鞠、臀、籍、羹、糕、苟、囂”等繁體字的職務。

筆畫既多而又常用的字是非簡化不可的，筆畫既多而聲旁讀音又不明確的字更非簡化和改造不可。現行漢字有歷史可查的最老的祖先是甲骨文，它距離現在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我們現在所用的楷書字，就是漢時所謂的“真書”，它距離現在也有整兩千年了。在秦代短短的四十年當中，曾進行過大篆改小篆又改隸書的文字改革和文字統一工作；到了漢代，也進行過一次隸書改真書的工作。但自漢以後直到解放以前的反動時代，漢字改革工作就只流行於民間，得不到政府的承認。現在我們政府大搞文字改革，這不但是全國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漢字本身的一大喜事。

在已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第一二兩表內，共有簡化字五百一十五個；由《方案》第三表簡化偏旁类推

現在的常用字，又有一千二百多個类推的簡化字，兩項合計約有一千七百多個簡化字。如果再加上今後將再推薦給群眾試用一定數量的新簡化字，那就是在我們日常應用的五六千個常用字當中，有半數以上的字可以得到簡化。這樣，過去我們許多人經常感覺到的繁體字的難寫問題，基本上就可以逐步解決。

1956 年元旦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過吳玉章同志所寫《中國文字改革的道路》一文，其中有關簡化漢字工作的一段指示說：

在一般日常應用的六七千個漢字中，第一次的《漢字簡化方案》已經簡化了 1700 多字，初步估計還有 1000 多字應該加以簡化而還沒有簡化。我們要盡量搜集並公開徵求新的簡字，準備在一二年內提出第二次的《漢字簡化方案》。要在今後三年內，使得在日常應用的六七千個漢字中有一半得到簡化，這才算是漢字字形簡化工作的完成。

照此看來，如果能早日公布新的簡化字，不但可以勝利地完成上文所引吳老對簡化字工作的指示，而且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偉大時代里，對工農群眾知識化，肯定地還要起着不可限量的推動作用。

目前在漢字簡化工作中，還存在以下一些問題，這還需要我們細心而周密地加以解決：

(1) 有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對已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中的簡化字還不完全熟悉，他們仍然是寫彎曲繚繞的草字，而不習慣寫簡單明確的簡化字。還有一些知識分子，雖然都很贊成簡化字，但不能認真地依照《方案》去寫，特別是在各種展覽館的說明文字中，隨意亂寫簡化字的現象很普遍。例如把“書、風、龍”等字，寫成“書、风、龙”，這一類的例子很多。也有把這一個字寫成另外一個字的，如將“同、停、取、意”等字，寫成“冈(岡)、仃、干、乙”之類。此外，還有在字旁亂加不必要的偏旁的，例如“惘忆、爭吵、嫖娼、傢俱”，等等，這都會給簡化字工作帶來不少的麻煩。

(2) 我國地區廣闊，人口眾多，所以供應報刊需要的簡化字銅模的數量也特別大。我國銅模廠的生產能力本來已很不小，但供應全國各地印刷廠的普遍需要，在目前還可能有照顧不周的現象。因此，在各地報刊包括北京的大小報刊上，還經常有應該簡化而未簡化的繁體字出現。這種現象在作標題用的特號大字中更為普遍。這些混亂的現象如不及時糾正，那很可能使初學識字的人要同時認識繁簡兩種字體，這就同我們搞簡化字的本意不符合了。

(3) 近幾年來，有不少人認為《方案》中的某些簡化字還不夠方便，他們主張再加簡化。例如“兩、國、

萎、钱、属、湿、硝、滩、摊、瘫、簪、荻、滤、龄、砾、铄、隐、穆等简化字，他们主张再加简化作：“羽、口、姜、人、尿、洪、硃、泅、拊、痲、笊、矜、沿、岑、矸、灼、阴、救”。此外，在《方案》的五百一十五个简化字里面，还有十六画的“簪”字和十五画的“瘫、鸛、聰”等字，至于有十四画和十三画的简化字那就更多了。这些简化字比起繁体字来当然好写得，但对群众的一般要求来说，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4) 有少数的汉字，笔画虽不太多，但很难写，这也是简化工作中的一个问题。在《汉字简化方案》内，曾经把“亚、壺、肅、淵”等字简化为“亚、壺、肅、淵”，这确是办了一桩好事。（虽然其中的“淵”字还是不很好写。）但其他不好写的字如：“凹、凸、夬、久、派、旅、商、商、頤、粵、奧、盈、鼠、斷（也写作断）、鼎、癩、盟、墨、餐”，等等，到现在还没有简化。这些难写的字，都是在笔画问题之外还兼具一个“如何下笔”或者是“如何安排笔画”的严重问题。这个“难写”的问题，最好是在今后补充的《汉字简化方案》中加以解决。

群众热情地采用简化字，这是很好的现象，能促进简化字普遍推行；但是，如果乱写简化字，对简化字的推行就很不利。我们应该反对某些人乱写简化字；但是，如果把《汉字简化方案》以外的合理的简化字，（如“予、口、拊、崗”等等），也都认为不合法而加以反对，这却是不对的。关于这一问题，下面分作几部分来谈一谈：

(1) “部”作“𠂔”，“街”作“𠂔”，“能”作“𠂔”，“面”作“𠂔”，“解”作“𠂔”，“勤”作“𠂔”，“意”作“忍”，“感”作

“忍”，“靠”作“𠂔”，“器”作“𠂔”，“赛”作“𠂔”等等，这都是《方案》以外的很好的简化字，我个人认为可以采用，而不应该反对。

(2) “广”也作“庀”，“风”也作“𠂔”，“队”也作“𠂔”，“导”也作“𠂔”，“庆”也作“𠂔”，“严”也作“𠂔”，“构”也作“𠂔”，“阶”也作“𠂔”，“胜”也作“𠂔”或“𠂔”，“检”也作“𠂔”或“𠂔”，等等，这虽是原来就存在的纷歧写法，但是为了正确地推行简化字，还是以不用这些异体为妥。

(3) “家”作“宀、宀、审、端”，“宣”作“宀”，“革”作“𠂔”，“商”作“𠂔”，“停”作“𠂔”（假借字），“警”作“井”（假借字），等等，这些新的简化字现在已相当通行，究竟能用不能用，我以为可以等待它们推行一个时期之后再行决定。

(4) “意”作“乙”，“敢”作“干”，“食”（单用）作“𠂔”，“室”作“𠂔”等等，在目前来说，还不大方便，似乎应当暂缓采用，我认为“意”字可以简化作“忍”，“敢”字可以简化作“改”或“𠂔”，“食”字单用可以简化作“𠂔”。

总而言之，把现有的繁体汉字尽量都简化到“十笔”以内，这是一个很复杂又很艰巨的任务。过去虽也有人（包括我自己）这样设想过，却从来没有人成功。现在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在全国人民大跃进的鼓舞之下，任何困难没有克服不了的，只要有可能的都已变成了现实；所以把繁体汉字都简化到“十笔”以内，这只是不会太长的时间问题。最后，我预祝繁体汉字打进“十笔”以内的简化工作早日完成。

安徽寿县方言中的几个“急读”和“缓读”的词

黄家忠

在安徽寿县方言中，有些词由于“急读”或“缓读”的原故，用汉字记音难于从字面上看出原意，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明白。现在介绍几个在下面，给方言调查研究的同志们参考。

1) “团媳妇”tuánxifù，“童养媳妇”的急读。

2) “满子”mǎnzǐ，“木碗子”的急读。木碗子，儿童食器，用竹节或木材做成。

3) “就的”jiùdì，“就是的”的急读，多用于对话。

4) “准家”zhǔnjiā，在寿县南乡中，旧社会农民有喊地主叫“准家”的，即“主人家”的急读。

5) “油滋啦”yóuzilā，指猪、羊等动物的脂肪熬炼后所剩的渣滓。“油滋啦”即“油渣”的缓读。

6) “刻墩”kèdūn，“坑”的缓读。

7) “普龙”pǔlóng，作量词用，“一普龙”是“一蓬”的缓读，即“一丛”的意思。

8) “秃鲁”tūlǔ，“脱”的缓读，如：“看你说话不分场合，随便由嘴就‘秃鲁’出来了！”又与“脱落”谐音。

9) “孤冷”gūlěng，“滚”的缓读，如：“东西‘孤冷’掉了。”有时也作量词用。

問題，如果只為了占少數的知識分子便於类推，那就按照《漢字簡化方案》中“讓”作“讞”的例子，一律以“上”字代“讓”作聲旁，不必有所分歧。但如果是為多數初學識字的文盲和兒童服務，那就有必要依照各個形旁和聲旁配合後整個字的讀音來分別處理。例如讀 rang 的“嚷、壤、攘、讓、讓、讓、讓、讓”等字，都用“上”標聲作“吐、吐、吐、吐、吐、吐、吐、吐”；讀 xiāng 的“勳（也讀 rang）、鑲、驤”等字，都用“乡”標聲作“幼（結構和“功、勛、勁、勉”等字相同）、鈔、鈔”。至於普通話讀 niāng 的“釀”字，在《方案》中既已按“娘”字例类推簡化作“釀”，那盡可以不動。

為甚么搞簡化字可以考慮創造些“新形聲字”呢？因為我國現有的全部漢字，只有形聲字比較容易理解，也容易學習。在舊“六書”的範疇中，也只有形聲字比較為群眾所歡迎。過去歷代流行的和近年新出的許多簡化字當中，都是新形聲字占壓倒的多數。例如舊有的“担、胆、响、远”和新出的“拥、护、歼、态”，等等，都是廣大群眾最為歡迎的簡化字。《說文解字》所收 9353 個漢字中，形聲字的比例也占百分之八十三，這更說明了形聲字在全部漢字中地位的重要，以及它在群眾間早已造成的基礎的雄厚。

在現行漢字中，有一部分是不增造新字而擴充原字用途的，古時候把它叫作“假借字”（例如“長短”的“長”借用為“長幼”的“長”之類），《方案》中以“郁”代“鬱”和以“吁”代“籲”等，都是很好的新假借字。這種兼取省料、增義不增字的辦法，在今後補充簡化字的時候還可以適當地採用。例如“丑、彳、予、太、午、欠、付、代、艾、合、止、丙、波、躬、肱、笈、漚、羔、桃、哮”等字，我認為可以考慮兼代：“雪、街、預、泰、舞、歡、副、戴、藹、盒、滯、慈、滂、鄺、鞠、臀、籍、羹、糕、萄、薑”等繁體字的職務。

筆畫既多而又常用的字是非簡化不可的，筆畫既多而聲旁讀音又不明確的字更非簡化和改造不可。現行漢字有歷史可查的最老的祖先是甲骨文，它距離現在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我們現在所用的楷書字，就是漢時所謂的“真書”，它距離現在也有整兩千年了。在秦代短短的四十年當中，曾進行過大篆改小篆又改隸書的文字改革和文字統一工作；到了漢代，也進行過一次隸書改真書的工作。但自漢以後直到解放以前的反動時代，漢字改革工作就只流行於民間，得不到政府的承認。現在我們政府大搞文字改革，這不但是全國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漢字本身的一大喜事。

在已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第一二兩表內，共有簡化字五百一十五個；由《方案》第三表簡化偏旁类推

現在的常用字，又有一千二百多個类推的簡化字，兩項合計約有一千七百多個簡化字。如果再加上今後將再推薦給群眾試用一定數量的新簡化字，那就是在我們日常應用的五六千個常用字當中，有半數以上的字可以得到簡化。這樣，過去我們許多人經常感覺到的繁體字的難寫問題，基本上就可以逐步解決。

1956 年元旦的《人民日報》上發表過吳玉章同志所寫《中國文字改革的道路》一文，其中有關簡化漢字工作的一段指示說：

在一般日常應用的六七千個漢字中，第一次的《漢字簡化方案》已經簡化了 1700 多字，初步估計還有 1000 多字應該加以簡化而還沒有簡化。我們要盡量搜集並公開征求新的簡字，準備在一二年內提出第二次的《漢字簡化方案》。要在今後三年內，使得在日常應用的六七千個漢字中有一半得到簡化，這才算是漢字字形簡化工作的完成。

照此看來，如果能早日公布新的簡化字，不但可以勝利地完成上文所引吳老對簡化字工作的指示，而且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大躍進的偉大時代里，對工農群眾知識化，肯定地還要起着不可限量的推動作用。

目前在漢字簡化工作中，還存在以下一些問題，這還需要我們細心而周密地加以解決：

(1) 有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對已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中的簡化字還不完全熟悉，他們仍然是寫彎曲纏繞的草字，而不習慣寫簡單明確的簡化字。還有一些知識分子，雖然都很贊成簡化字，但不能認真地依照《方案》去寫，特別是在各種展覽館的說明文字中，隨意亂寫簡化字的現象很普遍。例如把“書、風、龍”等字，寫成“書、风、龙”，這一類的例子很多。也有把這一個字寫成另外一個字的，如將“同、停、敢、意”等字，寫成“岡(岡)、仃、干、乙”之類。此外，還有在字旁亂加不必要的偏旁的，例如“惘忆、爭吵、嫖娼、傢俱”，等等，這都會給簡化字工作帶來不少的麻煩。

(2) 我國地區廣闊，人口眾多，所以供應報刊需要的簡化字銅模的數量也特別大。我國銅模廠的生產能力本來已很不小，但供應全國各地印刷廠的普遍需要，在目前還可能有照顧不周的現象。因此，在各地報刊包括北京的大小報刊上，還經常有應該簡化而未簡化的繁體字出現。這種現象在作標題用的特號大字中更為普遍。這些混亂的現象如不及時糾正，那很可能使初學識字的人要同時認識繁簡兩種字體，這就同我們搞簡化字的本意不符合了。

(3) 近幾年來，有不少人認為《方案》中的某些簡化字還不夠方便，他們主張再加簡化。例如“兩、國、

萎、钱、属、湿、硝、滩、摊、瘫、簪、荻、滤、龄、砾、铄、隐、稳”等简化字，他们主张再加简化作：“刃、口、姜、夂、尿、洪、硃、毋、毋、痾、笏、矜、沿、岑、矜、灼、阴、秋”。此外，在《方案》的五百一十五个简化字里面，还有十六画的“簪”字和十五画的“瘫、慧、聪”等字，至于有十四画和十三画的简化字那就更多了。这些简化字比起繁体字来当然好写得多了，但对群众的一般要求来说，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4) 有少数的汉字，笔画虽不太多，但很难写，这也是简化工作中的一个问题。在《汉字简化方案》内，曾经把“亚、壺、肅、淵”等字简化为“亚、壺、肅、淵”，这确是办了一桩好事。（虽然其中的“淵”字还是不好写。）但其他不好写的字如：“凹、凸、夬、夂、派、旅、商、商、頤、粵、奧、盈、鼠、斷（也写作断）、鼎、癩、鹽、墨、餐”，等等，到现在还没有简化。这些难写的字，都是在笔画问题之外还兼具一个“如何下笔”或者是“如何安排笔画”的严重问题。这个“难写”的问题，最好是在今后补充的《汉字简化方案》中加以解决。

群众热情地采用简化字，这是很好的现象，能促进简化字普遍推行；但是，如果乱写简化字，对简化字的推行就很不利。我们应该反对某些人乱写简化字；但是，如果把《汉字简化方案》以外的合理的简化字，（如“于、口、拖、窗”等等），也都认为不合法而加以反对，这却是不对的。关于这一问题，下面分作几部分来谈一谈：

(1) “部”作“𠂔”，“街”作“𠂔”，“能”作“𠂔”，“面”作“𠂔”，“解”作“𠂔”，“勤”作“𠂔”，“意”作“忍”，“感”作

“忍”，“靠”作“𠂔”，“器”作“𠂔”，“赛”作“𠂔”等等，这都是《方案》以外的很好的简化字，我个人认为可以采用，而不应该反对。

(2) “广”也作“庑”，“风”也作“𠂔”，“队”也作“𠂔”，“导”也作“𠂔”，“庆”也作“𠂔”，“产”也作“𠂔”，“构”也作“𠂔”，“阶”也作“𠂔”，“胜”也作“𠂔”或“𠂔”，“检”也作“𠂔”或“𠂔”，等等，这虽是原来就存在的纷歧写法，但是为了正确地推行简化字，还是以不用这些异体为妥。

(3) “家”作“𠂔、𠂔、𠂔、𠂔”，“宣”作“𠂔”，“革”作“𠂔”，“商”作“𠂔”，“停”作“𠂔”（假借字），“警”作“𠂔”（假借字），等等，这些新的简化字现在已相当通行，究竟能用不能用，我以为可以等待它们推行一个时期之后再行决定。

(4) “意”作“乙”，“敢”作“干”，“食”（单用）作“𠂔”，“室”作“𠂔”等等，在目前来说，还不大方便，似乎应当暂缓采用，我认为“意”字可以简化作“忍”，“敢”字可以简化作“𠂔”或“𠂔”，“食”字单用可以简化作“𠂔”。

总而言之，把现有的繁体汉字尽量都简化到“十笔”以内，这是一个很复杂又很艰巨的任务。过去虽也有人（包括我自己）这样设想过，却从来没有人成功。现在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在全国人民大跃进的鼓舞之下，任何困难没有克服不了的，只要有可能的都已变成了现实；所以把繁体汉字都简化到“十笔”以内，这只是不会太长的时间问题。最后，我预祝繁体汉字打进“十笔”以内的简化工作早日完成。

安徽寿县方言中的几个“急读”和“缓读”的词

黄家忠

在安徽寿县方言中，有些词由于“急读”或“缓读”的原故，用汉字记音难于从字面上看出原意，其实稍加分析就可以明白。现在介绍几个在下面，给方言调查研究的同志们参考。

1) “团媳妇”tuánxifù，“童养媳妇”的急读。

2) “满子”mǎnzǐ，“木碗子”的急读。木碗子，儿童食器，用竹节或木材做成。

3) “就的”jiùdì，“就是的”的急读，多用于对话。

4) “准家”zhǔnjiā，在寿县南乡中，旧社会农民有喊地主叫“准家”的，即“主人家”的急读。

5) “油滋啦”yóuzilā，指猪、羊等动物的脂肪熬炼后所剩的渣滓。“油滋啦”即“油渣”的缓读。

6) “刻墩”kèdūn，“坑”的缓读。

7) “普隆”pǔlóng，作量词用，“一普龙”是“一蓬”的缓读，即“一丛”的意思。

8) “秃鲁”tūlǔ，“脱”的缓读，如：“看你说话不分场合，随便由嘴就‘秃鲁’出来了！”又与“脱落”谐音。

9) “孤冷”gūlěng，“滚”的缓读，如：“东西‘孤冷’掉了。”有时也作量词用。

从学习毛主席著作中理解语言 是社会斗争的工具

王德春

人类除了向自然界进行生产物质财富的斗争以外，在阶级社会里还要进行阶级斗争。不管是生产斗争还是阶级斗争，人们总离不开使用语言作为工具和武器。但是，我們都知道，社会各阶级使用的都是全民语言。这种全民语言不仅使人们有可能在生产斗争中协调自己的共同活动，不断发展社会生产，而且使人们有可能在阶级斗争中统一自己的意志、思想和行动，团结朋友，向阶级敌人作斗争。这就是说，语言本身是全民的，它一视同仁地为社会各个阶级服务；但是任何阶级使用语言时都是为了本阶级利益去和敌人作斗争，不会去为敌对的阶级服务。人们为了本阶级利益去和敌人作斗争时，必须使用全民的语言。否则，敌人听不懂你讲的话，看不懂你写的文章，你就达不到斗争的目的。语言的全民性和使用语言的阶级性，是辩证统一的，①我們不能用语言的全民性来否定语言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人们怎样用语言来进行阶级斗争呢？主要是做宣传。宣传包括两方面：阐述自己的思想和驳斥敌对思想。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有意无意地做宣传工作。毛主席说：“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②今天，我們必须使用语言这个斗争工具，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要坚决驳斥敌人的谬论，揭穿他們的谎言，反击他們的诽谤。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阶级的思想家和活动家都用语言进行宣传 and 斗争。恩格斯谈到达·芬奇这些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时指出：“他們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部在时代运动中和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参加政党进行斗争，一些人用笔和舌，一些人用剑，而许多人则两者并用。”③用“剑”斗争很重要，用“笔和舌”斗争也很重要，任何阶级都没有忽视这一点。毛主席说得好：“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

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III, 894)

资产阶级从来不忘掉语言这个斗争工具。从资产阶级革命到资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他们用语言鼓吹自己的思想。资产阶级说的最好听的话大概就是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但就是这句好听的话也是用来欺骗人民和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列宁说过：“马克思恰恰是把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描绘得淋漓尽致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列宁认为，自由、平等、民主等等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的压迫相抵触，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他写道：“现在斗争具有世界规模了，因此任何一个用‘民主’‘自由’的字眼来反对我們的人，都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欺骗人民，因为他不懂得，自由和民主直到现在都是有产者的自由和民主；对无产者来说不过是残羹剩饭。”列宁认为，如果不消灭剥削阶级，自由、平等、民主等都是空话。只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才能真正获得它们。他写道：“要使劳动者获得自由，首先必须战胜剥削者的反抗；既然我遭到整个阶级的反抗，那很清楚，我不能把自由、平等和多数人的决定给予这个阶级。”④

这些例子都说明，资产阶级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和欺骗人民，一向重视使用语言武器。列宁说得好：“叫嚣的是资本家和他們的报刊，正是他們‘在声嘶力竭地叫嚣’，极力想用自己的喊声压倒别人，不让人民听到真理，用谩骂和喊叫的洪流淹没一切，妨碍别人作切实的

① 参看《语言与政治的关系》，《外语教学与翻译》1959年11期；《语言的全民性和使用语言的阶级性》，《解放日报》1959年12月28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859页。以下所引只注卷和页数。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5页。

④ 《列宁全集》，29卷，314—333页。

說明。”^①這段話是千真萬確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就有力地揭露過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共叫囂。毛主席在《揭破遠東慕尼黑的陰謀》一文中寫道：“日本和軍事進攻同時發動了謠言攻勢，例如所謂‘八路軍不願和國民黨中央軍配合作戰’，‘八路軍乘機擴大地盤’，‘打通國際路線’，‘另立中央政府’等等。這是日本挑撥國共關係以利誘降的詭計。國民黨‘中央社’和國民黨報紙照抄散布，不惜和日本的反共宣傳互相呼應，其用意所在，甚為可疑。我們也應揭穿它，反對它。”（III, 825）

我國大躍進以來，帝國主義者一方面驚慌失措，一方面又大肆造謠污蔑。開動了宣傳機器，歪曲事實。把大躍進說成“大躍退”，把躍進中暫時的困難說成“共產主義危機”，把光輝燦爛的躍進年說成“最暗淡最貧困的年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他們正是想用聲嘶力竭的叫囂來壓倒別人，不讓人們聽到真理。

然而，真理是壓不倒的！真理的聲音正透過這些“漫罵和喊叫的洪流”，日益深入人心，並化為巨大的物質力量。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實踐的效果，也是無產階級革命宣傳的效果。無產階級也一向重視使用語言武器。不同的是：反動階級是使用語言來造謠、誹謗、謾罵和叫囂，來欺騙人民和反對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使用語言來宣傳真理，駁斥謬論，來團結人民同敵人作鬥爭。

就世界範圍來說，現在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我們贊成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但是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思想意識是不能和平共處的，它們始終進行着尖銳的鬥爭。革命是不能輸出的，但是我們必須用自己建設的榜樣來促進社會主義思想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因此我們必須大力宣傳自己的建設成就，宣傳共產主義真理，並駁倒資產階級宣傳機器為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辯護而散布的謠言和誹謗，從思想上和政治上粉碎他們的蠱惑性謬論。

為了做到這一切，我們的黨和政府不但重視祖國語言，而且重視外國語，因為外國語同樣是社會鬥爭的工具。有人不明白學習外國語有深遠的政治意義，主張學外語時一定要大讀外國古代的文学作品，對反映現代生活的作品，特別是無產階級政治的文章不感興趣。他們背誦了一些外國古詩，到處吟誦不已，贊賞不絕，自以為外國語“學到家”了；可是一談到“總路線”“大躍進”“共產主義”這些話題時，這些人就只好張口結舌，開口就錯，根本談不上使用外國語來進行宣傳和鬥爭。所以，明確學習外國語的意義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比如，上海外國語學院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這所學院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

們在進行教育革命中，糾正了“語言與政治分離”“重文藝輕政治”“厚古薄今”“理論脫離實際”的種種偏向，革新了教材，用無產階級政治的文章和為無產階級服務的現代文学作品代替了古代文学作品，因而教育質量大大提高。再如，現在新華社每天向世界各國發布中國和國際消息；人民廣播電台每天都用各種外國語把真理的聲音和振奮人心的中國建設成就播送到世界各地；至於隨着我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我國出版的外文報刊和書籍日益增加，同各國的文化交往也日益頻繁，更不用細說了。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需要使用外國語進行宣傳和鬥爭。馬克思在談到外國語時說：“外國語是人生鬥爭的一種武器。”^②這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是杰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家，也是卓越的宣傳家。他的各個時期的講話和文章都是使用語言進行宣傳、進行社會鬥爭的典範。在這些文章和講話中，毛主席用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宣傳了共產主義思想，講解了革命道理，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在各個歷史時期同形形色色的反動思潮作了不調和的鬥爭。毛主席在各個革命時期都非常重視政治宣傳工作。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說：“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的鄉村青年壯年老头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裡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裡流到了他們的嘴上。”又說：“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毛主席認為：“今後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種機會，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號，使它們的內容漸漸充實，意義漸漸明瞭起來。”（I, 37-38）這就是毛主席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對政治宣傳在農民運動中所收效果的評價。在《井崗山的鬥爭》一文中，毛主席又指出了對敵宣傳的巨大效果。他說：“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為願留願去兩種，願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楊池生的《九師旬刊》，對於我們的這種辦法有‘毒矣哉’的驚嘆……此外，文字宣傳，如寫標語等，也盡力在做。每到一處，壁上寫滿了口號。”（I, 72）這就是毛主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對政治宣傳在對敵鬥爭中所收效果的評價。在抗日戰爭時期，毛主席

① 《列寧全集》，24卷，93頁。

② 《拉法格選集》，俄文版，1926年，345頁。

又在《論持久戰》一文中論述了政治動員的作用。他主張把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以及達到這個目的的步驟和政策告訴軍隊和人民，動員大家行動起來。他在談到動員的方法時寫道：“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毛主席還認為政治動員的方法要適合民眾口味，並且要經常地做。他認為“這是一件極大的事，戰爭首先要靠它取得勝利”。(II, 443-444)毛主席更在《反對黨八股》等文章中，對怎樣使用語言進行宣傳和革命鬥爭做了完整的指示。我們在講話寫文章時必須遵循這些指示。

首先，講話寫文章要靠真理。毛主席說：“任何機關做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這個才能爭取革命勝利，其他都是無益的。”(III, 857)黨的宣傳所以能深入人心，能把群眾引入鬥爭中來，就是因為宣傳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就是因為“我們鼓動中所含有的真理鑽進一切人的頭腦中去了。而這個真理是躲避不了的”。^①根據毛主席這一指示，我們在使用語言進行社會鬥爭時，必須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據，否則就沒有戰鬥性。正象毛主席引用魯迅所說的話那樣：“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我們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因為我們宣傳的內容是真理。反動階級說話時，就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為他們說的是謊言。例如，帝國主義的外交家往往在理屈詞窮時還要強詞奪理，所以他們的外交辭令總離不了什麼“攤牌”呀，“買賣”呀，“和平攻勢”呀，這一套流氓無賴的腔調。

最近，美國飛機侵入蘇聯領空進行間諜活動。美國開始企圖抵賴，說什麼被蘇聯擊落的美國飛機只負有研究所謂高空氣象的“和平使命”，還說什麼可能因為飛行員“失去知覺”才誤入蘇聯領空的，後來，赫魯曉夫同志進一步舉出了美國飛機進行間諜活動的確證，美國國務院才發表了一項聲明，聲明中一方面被迫承認進行間諜活動的事實，一方面還是吞吞吐吐，企圖強詞奪理。這項聲明中說：“看來為了竭力獲得目前藏在鐵幕後的情報，一架沒有武裝的U-2型飛機大概會飛越蘇聯領土。”前面既有“看來”，後面又有“大概”，這種躲躲閃閃、含含糊糊的話顯然想為美國開脫罪行，為“美國政府並不知情”的說法做掩護。最後由於侵略罪行無可逃脫，美國國務院竟然大耍流氓態度，硬說這種侵略行為是“正當的國防措施”，是因為蘇聯政府“過分保密”而引起的。並且百般狡賴，把這種侵略行為硬說成是為了防備“突然襲擊”。這份聲明充分暴露了美國是做賊心虛，因而宣讀這份聲明的新聞發布官在回

答記者問題時，矛盾百出，狼狽不堪，甚至不做回答問題。這同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又正詞嚴地譴責侵略行為的講話一對比，就可顯示出真理的聲音是無敵的。

毛主席自己的文章和演說也總是以深刻充實的思想內容來打動人、說服人的。他的每一句話都是結實有力的由衷之言，語言形式完全適合於內容的表達。因此，他向人民說理，就把人民說得心悅誠服；他駁斥敵人，就把敵人駁斥得休無完肤。

其次，寫文章和做演說要有的放矢，要看對象。毛主席說：“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么人看、給什么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III, 857)毛主席認為寫文章做演說首先要分清敵我對象。他說：“從前許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說里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殘酷鬥爭’，一個叫做‘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他認為對付偶然犯錯誤的同志，就需使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接着指出：“從前我們那些同志之所以向這些同志也大講其‘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一方面是有分析對象，一方面就是為着裝腔作勢，借以吓唬人。”(III, 856-857)《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更進一步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必須歌頌之。”(III, 394)根據毛主席這一指示，我們使用語言時必須歌頌人民、暴露敵人。對於敵人，我們要用銳利的語言武器，揭穿他們的陰謀詭計，嚴詞斥責“無情打擊”；對於人民，我們必須用滿腔熱情來說話，說得親切易懂。

毛主席在這方面給我們做出了光輝的榜樣。他在《質問國民黨》(III, 925-932)一文中，用質問、斥責和諷刺的語調，把國民黨反動派的一個破壞團結抗戰的運動暴露無余。敵人縱使善于造謠誹謗和強詞奪理，在這篇文章面前也不得不完全認輸。毛主席在這篇文章中，從用詞造句，到整個文章的語氣結構，都充滿了戰鬥的氣氛。他把“汪精衛的三民主義”、希特勒等的“法西斯主義”、“張蔭非的托洛斯基主義”和“中國境內不論張記李記的反革命特務機關的反革命主義”嘲之為“象瘟疫一樣、象臭蟲一樣、象狗屎一樣的所謂‘主義’”。在談到敵人關於中國共產黨也應“解散”，“馬列主義已經破產”等造謠污蔑的电文時，毛主席說：“這也是國民黨人說的話兒呢！我們常常覺得，這一類（物以

① 見《列寧全集》，80卷，418頁。

类案)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描写得多么生动有力!针对国民党放弃河防、破坏抗战的举动,毛主席质问道:“现在你们将大门敞开,不怕贼来吗?假使敞开大门而贼竟不来,却是什么缘故呢?”“照你们的说法,中国境内只有共产党是‘破坏抗战’的,你们则是如何如何的‘民族至上’,那末,背向敌人,却是什么至上呢?”这些话既是质问,又是揭露;既是斥责,又是讽刺。是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毛主席对人民群众宣传的文章和演说完全是另一种语气。这些文章和演说都是热情洋溢,亲切易懂的。例如他在谈到共产主义时说:“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II,657)这段话多么形象有力,多么激动人心!人们如果不看对象,醉心使用一些“高深莫测”的语言,不管人民群众听起来看起来懂不懂,那只有使革命理论成为空谈。要知道“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III,858)

再次,讲话写文章要负责任。毛主席认为写文章做演说是专为影响人的,所以必须负责任,否则就会到处害人,甚至“流毒全党,妨碍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III,861)语言既然是社会斗争的工具,人们讲话写文章就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在使用每一个词、讲每一句话时必须都能认真考虑到党和人民的利益。古人说:“文如其人”,革命者讲的话和写的文章,必须是有利于革命的。因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真正的革命者在讲话写文章时必然认真地考虑到革命的利益。他们对有利于革命的东西无不大谈特谈,大书特书,而对不利于革命的言论则坚决加以驳斥。毛主席在这方面也是最伟大的典范。《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III,1027-1030)一文对蒋介石的反动谬论严加驳斥,针针见血,刺得蒋介石体无完肤。例如,蒋介石在演说中有一项声明:他否认中国将有内战。实际上,他却派了七十七万五千人的军队专门攻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游击队。毛主席解剖了蒋介石的演说,指出他各次谈话的矛盾,叫他自打耳光,从而彻底揭穿了他的诡计。

我们讲话写文章,不论是宣传真理还是驳斥谬论,都必须有利于党和人民,必须对党和人民负责。我们做新闻工作非讲不可,非写不可,非使用语言不可。编辑出版工作、翻译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一切社会工作也都非使用语言不可。每一个国家干部都要写文件,做报告,联系群众;教师要向学生讲课;军事指挥员要向战士讲话。正象本文开头所举毛主席说的话:

“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这几句话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既然是做宣传工作,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准确、鲜明而生动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并让这些革命理论通过亲切易懂的语言鑽进人们的头脑,化为巨大的革命力量。

语言是社会斗争的工具,而语言的使用是每人每天所离不了的。我们必须正确地使用语言来宣传真理,驳斥谬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

本刊 1960 年 3、4、5月号更正

頁	欄	行	誤	正
117	左	倒19	今年	1959年
117	左	倒23	万荣二县的十一万	万荣县的二十一万
192	右	15	“七滯”	“七滯”
193	右	9	榆林	枫林
194	右	13	廬	廬
195	右	倒12	求渴	求期
196	右	4	于法始开	于法开始
196	右	倒10	其	是
200	右	8	张来	张来
237	右	8	科学	科学
237	右	6	文学	1. 文学
237	右	倒12	語文学	語文学博士
237	右	倒14	被志中	杂志中
248		8	北京文学	北方文学

本刊 1960 年 4 月号补正

頁	欄	行	誤	正
192	右	8	ЕОЕП1	ЕОЕП1
193	左	倒11	他台	池台
195	左	14	若	若箇
195	右	12	方千	方千

語言在階級鬥爭中的作用

黃 佛 同

由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都时刻离不开語言活动,所以語言的社会性,具体地说,就是詞汇中的社会性,必然反映到人类生活的各方面来。社会上的階級斗争,包括意識形态的斗争,当然也是无例外地反映到語言的发展中来。

庸俗的“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上的階級斗争和階級关系简单地生硬地联系語言事实来研究,企图从語言結構中找到階級关系的反映。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十年前苏联馬尔院士的这种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已經遭受到严厉的批判。

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語言沒有階級性,因而語言在階級斗争中不能起什么作用,这实在是大錯特錯。

我想,还是讓国内外的反面教員来給我們上課吧。看看他們怎样千方百计利用語言来为他們的階級利益服务的事实;對我們是有好处的。

美国的头号奴才、战争販子胡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人物。他販賣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来同馬克思主义对抗,用“整理国故”的美名引誘青年脱离现实、脱离革命,要大家“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他早就說過:“說一句話而不忘這句話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忘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的責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①他甚至更露骨地說:“我这里千言万語,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宁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②原来胡适之流的千言万語,是想要我們离开馬克思主义,离开革命斗争,这种語言的目的是明白不过的了。胡适抄襲了美国反动的語义学派論点,反对使用抽象名詞,实际上他只反对“帝国主义”“資本主义”等这些名詞,害怕人們用这些名詞来指称旧社会旧制度;也反对使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名詞,害怕人們起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所以他在《問題与主义》文章中說:“主張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計劃变成一个抽象名詞。‘主义’的弱点和危險,就在这点。因为世界没有一个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張都

包括在里面。”^③这种論調同反动的語义学派的观点完全一致,目的不过是维护資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利益罢了。

階級、社会集团不仅將自己特別的慣用語和术语强加到語言中去,更重要的是,他們多半根据自己的階級利益和世界观对有关的詞和語作出不同的解釋。最无耻的是資產階級統治集团常常用一些漂亮的詞句掩飾其猙獰的面目,或者盜窃革命的口号,窜改有关詞句的真实內容,作出偷天換日、顛倒黑白的宣傳把戏。

最近,美国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发表了一篇对华政策的演說,尽量玩弄詞句,企图掩盖美国日益破产的对华政策。他将侵略性的軍事行动說成是“威懾力量”;将西太平洋的针对中国的軍事包圍圈和侵略基地叫做“防御盾牌”。^④臭名远揚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一次集会上居然吹噓美国“已达到接近于‘人人富足’的共产主义理想了”。^⑤华尔街壟断資本的代理人居然也盜用“共产主义理想”的名詞。已死的战争販子杜勒斯更是一个“冷战名詞”專家,什么“实力地位”“有限战争”“战争边缘”“报复力量”“推回政策”,等等。名目繁多,应有尽有。好象在东風压倒西風的形势下胜利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反殖民主义国家,而是这些日暮途穷的具有“实力地位”“威懾力量”的帝国主义者;好象远离美国海岸万里之外的中国領土:金門、馬祖、澎湖、台灣成了美国的“防御盾牌”;外强中干、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好象却接近了“共产主义理想”。这是一些多么荒謬无耻的詞句游戏。帝国主义者想欺騙人民,掩盖自己的罪行,相反,却正好暴露了自己。

最耐人寻味的是今年一月間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

① 《胡适論学近著》, 636 頁。

② 胡适:《介紹我的思想》,轉引自中南財經学院編《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学习参考資料》, 1955 年, 197 頁。

③ 胡适:《問題与主义》,《胡适文存》,第一集(二)。

④ 《帕森斯的死胡同》,《人民日报》1960 年 3 月 4 日。

⑤ 洛丁:《灰色的蜥蜴》,《人民日报》1960 年 3 月 19 日。

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結尾的一段話：“我們生活在一個語義混亂的海洋中。在這海洋中，舊的名詞不再真實地傳情達意了。”^①好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完全是一付“悲天憫人”的念祈禱文的腔調。多麼陰險和無恥！自己篡改詞義，顛倒黑白，卻又含血噴人，混淆視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把戲。

在美國有一群反動的資產階級御用的“語言學家”從理論上替他們的主子服務。其中的“語義學派”就是典型的代表。他們的理論基礎是邏輯實証主義、一脈相傳的主觀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他們的主要論點之一就是將語言同思維割裂開來，把思維同客觀現實割裂開來。否認詞的意義的客觀真實性。他們認為社會上的階級鬥爭，資本主義世界中的一切罪惡、卑鄙行為都是由於詞造成的。其中代表人物之一的切斯就講得非常露骨：“許多關於社會和哲學的問題是沒有意義的。例如什麼是真理？什麼是經濟價值？什麼是無產階級社會？勞動創造剩餘價值嗎？等等。”“激進分子仇恨資本主義，但這種猛獸是根本沒有的，他們所仇恨的是莫須有的東西。正如他們仇恨魔鬼一樣。”“‘資本主義’和‘原則’都是語言在我們頭腦中創造出來的，並且通過語言而把它們實物化了。”^②

切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利益，不惜千言萬語地否定資產階級的罪惡事實的存在。當西班牙的愛國志士為自己祖國的自由獨立而進行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時，切斯卻宣稱“法西斯主義”這一概念在現實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美國丹赫姆教授指出切斯關於“法西斯主義”概念的空談是企圖麻痹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意志。^③

牛津大學教授柯烏爾在他的著作《社會理論概要》中也認為“階級社會”這一概念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抽象概念。他企圖證明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不存在敵對階級，工人不應該反對資本家，而應該象親兄弟一樣生活在一個世界中。^④

夠了，從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這些“理論”家們是一付什麼嘴臉，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講什麼話。布魯金說得好：“他們追求一個目的：從理論上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作辯護，毒害勞動人民的意識，使他們離開為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的鬥爭。”^⑤

詞、意義、客觀存在三者之間的關係歷來是哲學家、語言學家關心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詞的語音外殼與事物之間是任意的非必然的聯繫。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過：“物的名稱是和物的性質全然沒有關係的。”^⑥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詞沒有固定的實在的內容，可

以听憑人們任意創造，今天可以用“zhuozi”這個音組稱桌子，明天又可能是指椅子。詞的語音外殼雖然同事物沒有必然的聯繫，但語言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是經過“約定俗成”、為社會所公認的事實，集體中的每個成員都能共同理解和掌握詞的意義；這樣語言才可能成為人類交際的工具。因此，詞的意義不是沒有真實內容的。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物質是第一性的，客觀世界可以認識也可以改造。代表客觀事物的詞具有真實的意義和內容。列寧在《哲學筆記》中說過：“名稱就是一種用以識別事物的記號，一種惹人注目的標幟，我用它來代替事物，說明事物，以便使事物能夠完整地呈現在我面前。”^⑦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早就說過：“觀念、表象、意識的產生一開始就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和物質交際——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⑧絕對不是語義學派所說的那樣：“名稱不是事物，事物是沒有名稱的和不可以言宣的。”^⑨

詞的意義的標準是客觀事物的現實性。客觀事物是真實的，反映和代表事物的詞也是具有真實性的。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程度和內容包括在詞當中。詞概括了事物最本質的最主要的起決定性的特徵。詞反映了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解釋。由於客觀事物規律是一致的，人類大腦對事物的認識和反映也相同，這樣對於名稱可以有共同的理解，因此人們有可能用語言作為交際工具。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道：“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話，那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⑩

但是，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從來不否認個人對於語詞在理解上和使用上可以附有不同的主觀色彩。由於

① 轉引自金仲華：《冷戰頭子的語言混亂》，《新觀察》1960年第4期，10頁。

② 切斯：《詞的暴虐》，轉引自岑麒祥《語言學史概要》，科學出版社，1958年，811頁。

③ 見Г. А. Брутян《Что тако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и кому она служит》，俄文版，1954年，87頁。

④ 同上，87頁。

⑤ 同上，3頁。

⑥ 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語言》，商務版，1959年，15頁。

⑦ 同上，58頁。

⑧ 同上，5頁。

⑨ 切斯：《詞的暴虐》，轉引自岑麒祥《語言學史概要》，科學出版社，1958年，811頁。

⑩ 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語言》，商務版，1959年，56頁。

思想意識、階級立場、文化教養、職業環境等的不同 對於詞的理解和使用也有不同。例如“原子能”“宇宙火箭”等名詞已經是家喻戶曉了，但是以一個普通人同一個專門科學家相比較，對這兩個名詞的理解自然有程度的不同。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對同一詞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在過去一提起“皇帝”“貴族”這些詞，就聯想到“尊嚴”“權勢”“富貴”這些概念，在今天則同“剝削”“野蠻”“封建”“落后”“革命對象”這些概念聯系在一起；過去提到“工人”“勞動”，則同“貧窮”“苦難”聯系在一起，而今天則給人一種“光榮”“偉大”“驕傲”的感覺。顯然，這些詞體現出了階級立場、階級感情的不同。毛主席說過：“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後地能夠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①因而詞的意義不是永恒的，一成不變的。詞的意義的改變受到自然界和社會中事物發展變化的制約。

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在詞義的理解上常常夸大主觀因素的作用，否定或忽視客觀因素的真實性。我們則認為語言中的客觀因素是第一性的，是主要的、本質的，而階級、個人對於語言的主觀因素的作用是依從的，是次要的、非本質的。主觀因素是受着客觀因素制約的。

階級對於語言的影響除了用自己的專門術語和用語強加進語言中去以外，還表現在對詞義的不同理解上。特別是有關政治、經濟的一些詞和語，不同的階級總是從本階級的利益出發去解釋和理解詞和語的意義。

毛主席在談到“人民”這一詞的意義時，曾經說過：“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的不同的歷史時期，有着不同的內容。”^②接着，他根據我國革命發展的不同階段的不同情況，指出什麼人是敵人，什麼人是人民。在談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時，毛主席英明地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就字面看，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它們，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們，其他的人們也可以利用它們。所謂香花和毒草，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有各自的看法。”^③毛主席“根據我國憲法的標準，根據我國最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我國各黨派歷次宣布的共同的政綱主張”，提出了六條政治標準，作為辨別“香花”“毒草”的準則。

只有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才能具有先進的世界觀，掌握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真正地認識真理。只有工人階級對於一些詞和語的解釋才是合乎客觀事實，合乎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

在前一個世紀，歐洲的許多庸人因為受神甫多年

毀謗唯物主義的影響，將“唯物主義”一詞作了極其歪曲、庸俗的解釋。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文中曾經嚴厲地批判道：“庸人把唯物主義理解為饕餮、酗酒、虛榮心、荒淫、愛錢、吝嗇、貪婪、投機倒把，簡言之，就是他本人暗中迷戀着的一切醜惡行為。而唯心主義在他們看來則是信仰美德，愛好全部人類以及一般信仰‘美好世界’——他在別人面前高喊這個美好世界，但是他只有在醉後頭痛或破產的當兒，就是說只有在他因自己通常‘唯物’過度享受而感到不快時候，才相信這個‘美好世界’。庸人所愛的諺語是：人是什麼？半是野獸，半是天使。”^④

顯而易見，那些庸人與馬克思主義者在“唯物”與“唯心”這兩個名詞的理解上有着多么大的區別！

我們知道，當馬克思、恩格斯奠定科學的共產主義學說，寫《共產黨宣言》的時候，曾經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兩個名詞之間費過一番選擇，終於毫不懷疑地選擇了後者。因為當時一些資產階級社會流派也盜用“社會主義”的稱號，“弄髒”了這個字眼。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90年的德文版序言中寫道：“在1847年間，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的運動，而共產主義則是工人階級的運動。當時，社會主義——至少是在大陸方面——是個很合禮節的東西，而共產主義卻恰恰相反。既然我們當時已經十分堅決認定‘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也就絲毫沒有懷疑究竟在這兩個名稱中間選定哪一個名稱。而且後來我們也根本沒有想到要把這個名標拋棄。”^⑤因而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作了深刻的批判。

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中，資產階級慣於盜竊革命的稱號，使用革命的詞句欺騙人民群眾。在俄羅斯取得革命勝利的前夕，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總理克倫斯基也自命為“社會主義者”，列寧在1917年4月寫的《我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务》一文中揭露道：“勞動派的代表和‘也是社會主義者’的克倫斯基，除了以響亮的詞句來麻痹民眾的警惕心和注意力之外，是不起絲毫別的作用的。”^⑥

①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294頁。

②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社會主義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匯編》，第一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53年，13頁。

③ 同上，80頁。

④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莫斯科中文版，875頁。

⑤ 同上，第一卷，5頁。

⑥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28頁。

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机会主义者曾經利用“批評自由”这一口号向馬克思主义进攻。列宁当时指出：“自由是个偉大的字眼，但是人們在工业自由的旗帜下进行过最带侵略性的战争，人們在劳动自由的旗帜下掠夺过劳动者。‘批評自由’的現時用法，也含有同样的虛伪性。”他接着指出：“不过，要請你們放开我們的手，不要拉住我們，不要弄污自由这一偉大的字眼，因為我們也是可以‘自由’走往我們所願去的地方，我們不但可以自由去与泥潭斗争，而且还可自由去与轉向于泥潭里去的那些人斗争。”^①

在反动阶级混淆視听、顛倒黑白的情况下，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事实不是漠不关心，而是积极地起来作斗争，无情地揭露反动政治家們在漂亮詞句掩飾下的丑恶；同时将詞語的意义解說得合乎客觀事实，合乎无产阶级的要求。列宁在談到“革命”民主制这个詞时，曾經指出：“你們如果想援引‘革命’民主制这个名詞，那你們就要把这个概念与在資本家內閣下面的改良民主制区别清楚，因为現在該是抛弃所謂‘革命民主制’的空談，抛弃那种用‘革命民主制’这一名詞来互相庆賀的行动，而按馬克思主义和一般科学社会主义所教导我們的那样来作阶级的品評的时候了。”^②

反革命派为了欺騙群众，总是有意地玩弄詞句的把戏，尤其恶劣的是除了往自己的臉上貼金抹粉以外，还用最骯髒的詞句、最恶毒的字眼投向革命派，投向共产党。在俄罗斯十月革命前夕，反革命派策烈鐵里之流将自己的反革命行为称为“革命”、“自由革命”，斯大林在引用这些人的話时，总要加上括号，“应讀为反革命”。^③无独有偶的是中国的蔣介石也是这样。他作了一輩子反共反革命的血腥勾当，在1936年西安事变以后，匆匆忙忙在洛阳发表了一篇声明，即所謂“对張湯的訓詞”，声明中說什么西安事变系受“反动派”包圍。他的所謂“反动派”系暗指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进步人士。当时毛主席义正詞严地駁斥道：“可惜蔣氏沒有說明他所謂‘反动派’究系一些什么人，也不知道蔣氏字典中的‘反动派’三字作何解釋。”“不过人民叫作革命派，蔣氏則叫作‘反动派’罢了。”^④

即令是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今天，这种顛倒黑白，篡改意义的詞句游戏仍然屡見不鮮。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許多右派分子都是披着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漂亮詞句的掩飾下向党猖狂进攻。例如右派分子写匿名信恐吓当时国务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的时候，无

耻地咒罵道：“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和党外人士的牆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現在还敢为虎作倀，真是无耻之尤。”右派分子将共产党比作“虎”，将拥护党的人叫作“倀”，这和我們正常的理解“为虎作倀”的意义完全不同。难道写信者不了解“为虎作倀”这一成語的意义，不是的。他們非常了解这个成語的意义。問題是他們的立場、思想和我們的不同。《人民日报》社論及时地指出了这点，并且按照我們的意思給“为虎作倀”一語作了正确的解釋：“把盧郁文的发言說成‘为虎作倀’，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們心目中的‘老虎’了。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死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战的时候，的确和老虎一样勇猛，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他畏懼、屈服。”^⑤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論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的时候，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革命的知識分子都感到痛快和高兴。但有一小部分人却发出了不同的論調。例如顧执中之流就說什么“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有些右”。在这两个句子中，他們对“群众”“左”“右”三个詞的概念同我們所理解的大不相同。我們所說的左，正是他們的“右”，我們所說的右，正是他們的“左”，我們所說少数右派分子，正是他們的“群众”。《人民日报》說得好：“在这里，真可以說沒有共同的語言了。”^⑥这句话正确地解釋了語言与阶级、思想意識的关系。阶级立場、思想意識的不同，在解釋詞义、运用語言材料表达思想时也是截然不同的。

語言作为交际工具是沒有阶级性的；但是在社会阶级斗争中，使用語言的人們是有阶级性的，这样我們就不能不估計到語言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如果我們十足的書呆子气，認為語言沒有阶级性就忽視或否認語言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那就会犯不可饒恕的錯誤。因此馬克思主义語言学不仅要研究語言的全民性，也要研究語言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182—183頁。

② 同上，67頁。

③ 《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204頁。

④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244頁。

⑤ 《人民日报》社論，1957年6月8日。

⑥ 《人民日报》社論，1957年6月20日。

从《矛盾論》来看汉语语音的发展

張世祿

一 关于语音的本质問題

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本身的内部矛盾。不同性质的事物，包含不同性质的矛盾。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一定有语音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作为它的根本推动力。语音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是什么？这就是语音本身的性质問題。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基础。作为人们重要的交际手段的语言，一定要通过语音才能够体现和发挥它的交际功能。语音在人们交际的活动当中，是作为语言表示意义和辨别意义的外部形式。语音之所以成为语言的外部形式，就是由于它本身的物质性。

语音和其他各种声音，有本质上的区别。语音属于第二信号系统，同语言的内部意义相互紧密地联系着。人们在运用语言的时候，一定要求语音具有表示意义和辨别意义的明显性。语音之所以成为语言的外部形式，也是由于它本身的社会性。

作为语言的物质基础，语音在人们交际的活动当中，又有器官的和听感的两方面的意义。语音一方面是人们发音器官活动所产生的，另一方面又是人们听觉上所感受的结果。在发音方面，为着节省器官活动的劳力，往往要求发出的语音简单些、容易些；在听受方面，为着了解语言内容的意义，又要求发出的语音准确些、清楚些。这样，发音方面简易化的趋向和听受方面对语音明晰化的要求，往往造成一种矛盾。

人们既然利用语言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所以一定要求语言内容的丰富和精密，并且有适当的外部形式把各种意义明显地表示出来，辨别出来。但是语言的意义是反映着客观的事物，有它的无限性，而语音是发音器官活动和听觉上感受的结果，它的种类和相互结合的形式，总是有限制的。这样，语言内容的无限丰富和精密，又同语音种类及其结合形式的局限性成为一种矛盾。实际上，人们把语言当作一种工具来使用，对于它的外部形式也往往要求适当的简易化，以避免过于繁复而不便应用。

总起来说，语音用来构成语言的外部形式，具有

两种根本的性质，就是它的物质性和社会性。由于这两种性质，语音本身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主要矛盾，就是发音简易化的趋向和示意明显化的要求这两方面的矛盾。种种语音变化的规律和汉语语音发展的趋势，它们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由于这两方面互相矛盾和互相推动。

二 一般语音变化的规律

所谓一般语音变化的规律，通常是指一般语言当中最常见的几种音变现象。例如音的同化，就是两个不相同的音，连在一起，由于相互影响而变为相同的；音的异化，就是两个相同的音，连在一起，由于互相影响而变为不相同的。这两种音变的现象是相反的，而同是由于发音简易化和示意明显化两方面互相推动的结果。又如音的减少或失落和音的增加或附添，也是两种相反的音变现象，也同是由于发音简易化和示意明显化两方面互相推动的结果。其他如音的强化和音的弱化，音的交替或转换等，也都是如此。

由于语音具有社会性，我们不能单从物质性方面来说明种种语音变化的发生原因。单认为语音是发音器官活动的结果，它的变化也必须受器官机能的支配，因而把语音变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加力作用”和“减力作用”两方面的矛盾，^①这样的看法实在是片面的。语音也属于社会现象之列，同整个语言一样地要受社会的制约。语音的变化，也是属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范围，并且服从于一般语言发展的规律的。

语言是逐渐变化的。语音的变化是通过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扩大和旧质要素的逐渐消失、缩小来实现的。例如汉语史上的卷舌音声母，是逐渐产生和形成的。“疑母”、“微母”的消失，也是采取渐变的过程。语音的变化，在汉语史上大都是由局部带动全面。

语言里的各个构成部分和各种要素的发展速度都是不平衡的。作为语言的外部形式的语音，在各个音

^① 参看甘世祿《論语音变化的原因》，《中国語文》1956年11月号，10—17页。

素、各个音节以及各个词语形式彼此相互之间的发展速度,也都是不平衡的。例如汉语史上的全浊音声母,到了中古以后逐渐变为清音;可是次浊音声母,或者保持着不变,或者变为全浊,或者整个失落。在各个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内部语音和读书音(即白话音和文言音)之间,语音发展的速度也是不平衡的,因之有各种方音的差异;同一方音区域内,也往往有口语音和读书音的差异。

语音的变化,也同整个语言的变化一样,代表着一定社会里在一定历史阶段当中的共同的倾向性。某一类的音素、音节或者词语形式,在某一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当中,常常具有某种变化的倾向。例如汉语史上的鼻音声母,如“疑母”“微母”等,中古以后有消失的倾向;全浊声母有清音化的倾向;[-m]韵尾有变为[-n]的倾向;等等。语音的变化,同语法、词汇一样,正是根据于社会倾向性的规律的。

因之,一般语音变化的规律,不仅是指音的同化、异化,音的减少、增加,音的强化、弱化,音的交替、转换等一般常见的音变现象,同时也应该包括一般语言发展的几种基本规律——逐渐变化的规律,各方面发展速度不平衡的规律,社会倾向性的规律。语音,同整个语言一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但同时又有它自己的特殊性,有它自己的内部发展规律。

三 语音交互影响和交错变化的现象

语音之所以有它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就是根据语音内部所包含着的本身特殊矛盾性。差异就是矛盾,每一差异中都包含着矛盾。例如,声母和韵母,元音和辅音,鼻音和口音,清音和浊音,强音和弱音,前元音和后元音,高元音和低元音,开口呼和合口呼,硬音和软音,闭音节和开音节,阴声韵和阳声韵,复元音和单元音,复辅音和单辅音,复音节和单音节,音调上的高音和低音,音势上的重音和轻音,音量上的长音和短音,阳调类和阴调类,平声和仄声,等等,都是互相矛盾的对立现象。这种矛盾现象对立的各方面,在处于统一体内,又互相联结,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转化。

由于语音是发音器官活动的结果,有些音为着适应发音器官的活动,便于互相联结;又有些音却不便于连在一起,因而产生互相排斥的现象。例如,卷舌音的声母,同[i]这个元音或者以[i]做韵头的韵母有不相容的趋势,如果连在一起,一定要起变化。近代汉语史上,卷舌音的字里,[i]音大都被吞没,因之原来属于齐、撮呼的,变为开、合呼了。可是,其他几类辅音的

声母,同[i]音或者以[i]音做韵头的韵母连在一起的时候,有些保持着不变,有些又受[i]音的同化,由硬音变为软音。[ki]→[tɕi]; [tsi]→[tɕi]; 原来的“见系”和“精系”,都变成现代的“j, q, x”一组的音了。又如高元音和低元音连在一起,也容易起变化:[ai]→[ei]; [ai]→[ei]; 原来“佳、皆、灰、哈”这些韵的字,有一部分变成近代的“齐微”韵里的字了。这就是声母和韵母,音素和音素交互的影响,因而发生变化的。又如,清、浊声母的区别,是关于阴、阳调类的分化:原来清音声母的平声,变成现代的阴平调;原来浊音声母的平声,变成现代音的阳平调;原来全浊声母的上声字,到现代音里又归并到去声一调里去。这又是声母和声调交互的影响,因而发生这样的变化。

同时,语音同整个语言其他要素一样,也属于社会现象之列,语音的变化也要根据于社会倾向性的规律。某一种音素、音节或者某一类词的形式,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常常有相反的发展倾向;这就是说,在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同一类词的形式当中某种矛盾现象两方面的互相转化,常常有相反的倾向。例如“知、章(照三)”两系的字,从上古到中古,声母是朝着舌面前化的方向发展的:

[ti]→[tʃi]→[tɕi];

可是,从中古到现代,又是朝着卷舌化(即硬化)的方向发展的:

[tɕi]→[tʃ(i)]→[tʂ-]。

这是一种交错变化的现象。又在同一历史阶段里,两类不同的词的形式,也常常有相反的发展的倾向;这就是说,在两类不同的词的形式当中某种矛盾现象两方面的互相转化,也常常有相反的倾向。例如,“江韵”的字,从上古、中古到现代,元音是朝着低化的方向发展的:

[oŋ]→[oŋ]→[aŋ]([aŋ], [iaŋ]);

可是,“歌、戈韵”的字,从上古以来,又是朝着元音高化的方向发展的:

[a]→[o]→[o]([ɤ])。

这又是一种交错变化的现象。

语音交互影响和交错变化的现象,是根据于语音本身的物质性和社会性而产生的,也是由于发音简易化和示意明显化两方面互相推动的结果。

四 汉语史上语音发展的主要趋势

语音交互影响和交错变化的现象,也就是语音里种种矛盾现象各方面的互相联结、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互相转化的过程。在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上,这就具体地表现为下列的几种主要趋势。

1) 零声母的字增多。根据语音减少或失落的规律,汉语上古原来有声母的字音变成零声母的了。“喻母”的字,原来是从“匣母”和“定母”当中分化出来而并合成的;换句话说,中古时代可以确定为零声母的“喻母”字,原来是由“匣母”当中[ɣ(i)-]音和“定母”当中[d(i)-]音分别失落的結果。到了近代,“疑母”字的[ŋ-]音,大部分消失,小部分变为[n(i)-];“微母”字的[m-]音,也是经过鼻音的消失(变为[v-])而成为以[u-]音为起首的字了。“日母”字当中,有的因为受卷舌韵的影响,声母失落而形成“儿韵”的字。这些现象都说明了零声母增多的趋势。

2) 开音节的字增多。汉语里原来有韵尾辅音的闭音节的字,不少由于韵尾辅音失落了或者轉化成为元音韵尾,就成为开音节的字了。阴声韵的字,在上古时候,绝大部分应当是有收尾音[-g] [-d] [-b]的,到了中古时,这些韵尾辅音失落或者轉化成为元音,阴声韵的字也成为开音节的了。入声韵的字,在中古时候,还是有收尾音[-k] [-t] [-p]的,到了近代,这些韵尾辅音失落了或者轉化成为元音,入声韵的字也成为开音节的了。这些现象都说明了开音节字增多的趋势。

3) 韵尾种类的减少。由于几种韵尾的失落,整个韵母系统中收尾音的种类也大大地减少了。到中古时代,韵尾的元音,一般测定只有[-i] [-u]两种。到了近代,入声韵尾[-k] [-t] [-p]失落了或者轉化成为元音韵尾,同时韵尾鼻音的[-m]并合到[-n]当中,所谓“闭口音”不存在于现代音的系统当中了。这些现象又都表示着韵尾种类减少的趋势。

4) 鼻音声母的消失。现代音里的鼻音声母,只有[m-]和[n-]两种。“疑母”[ŋ-]的音,除一小部分变为[n(i)-]以外,其余大部分已经消失了;“微母”[m-]的音也逐渐地完全消失了;“日母”[ɳ(i)-]的音,除了一部分变为“儿韵”[ɜ]的单元音以外,又经过鼻音消失或卷舌化作用变成成为[ʒ-]的音了。这些现象又都表示着鼻音声母消失的现象。

5) 全濁声母的清音化。全濁声母[b-] [v-] [g-] [d-] [dz-] [z-]等音,即“并、奉、群、定、从、邪”等母,现代音里都成为清音声母,大抵全濁声母属于塞音、塞擦音的平声字,归并于次清:[p'-] [k'-] [t'-] [ts'-]等;仄声字,归并于全清:[p-] [k-] [t-] [ts-]等;属于擦音的,统统归并于相当的全清擦音:[f-] [s-]等。这些都表示着清音化的趋势。

6) 韵母中元音的混同化。在中古时代,韵母中的元音,分别很细,到了近代,一般有混同化的趋势。例如“寒、刪、仙、先”四韵的分别,在于主要元音上:[an]

[an] [ɛn] [ien],到了近代,只有[an]和[ien]两个韵母了;“桓、刪、仙、先”四韵的分别,也是如此:[uan] [yan] [yen],到了近代,也只有[uan]和[yen]两个韵母了。又如“豪、肴、宵、蕭”四韵的分别,也在于主要元音上:[au] [au] [ieu] [ieu],到了近代,也只有[au]和[iau]两个韵母了。这些都表明韵母中元音混同化的趋势。

7) 音节结构中元音的占优势。由于字音起首的辅音(声母)和韵尾的辅音,有很多失落了或者轉化成为元音,所以到了现代语里,显然在音节结构中元音占着优势。又上古音里,我们可以肯定有复辅音的声母,到了中古时,复辅音都已经單化了。这也足以表明音节结构中辅音成分减退的趋势。

8) 音节结构的规则化。复辅音的單化,韵尾的失落和简化,元音的混同化和复元音种类的减少,都使得音节构造的规则趋于单纯化。现代普通话语音的音节结构中,作为起首辅音的有二十一个(即二十一个声母),作为中介元音的只有[i] [u] [y]三个,作为主要元音的有[ɿ] [ʅ] [i] [u] [y] [a] [o] [ɔ] [ɛ] [ɜ]十个,作为收尾元音的只有[i] [u],作为收尾的辅音只有[n] [ŋ]两个了。关于音节构造的规则,比起古音和其他方言来,现代普通话语音里要单纯得多了。

9) 声调种类的减少。声母的清、濁是关乎阴、阳调类的分别的。中古音的平、上、去、入四声,依据声母的清、濁,应该分做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八调。到了近代,入声的两调统统归并到平、上、去三声当中;上、去两声的阴、阳调,也由于全濁声母的清音化,都合并起来了;只有平声分阴、阳,还留着一点遗迹。所以现代普通话语音里,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调了。

10) 词语形式的复音化。词的形式就是语音,所以对于语音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单个音节内部的结构,而应该包括着整个词语的形式。汉语史上复音词增加的趋势是很显著的,原来有许多单音节的词,到了近代变成复音节了,这不仅是词汇形式的变化,而且也是语音方面的重要发展。

11) 构词形式的多样化。构词的形式,也随着词语的复音化而有新的发展;最显著的,就是构词方式的多样化,构词成分(前缀、后缀等)种类的增加。近代“儿化韵”的形成,也是构词形式影响于语音发展的现象。所以构词形式的多样化,也是属于语音方面的重要现象。

12) 词语上轻重音区别的加强。随着词语的复音化,在词语里前后轻重音的区别,也更加显著起来。

在詞語里各个音节的声調，也常常在重讀的音节中才显现出来；輕讀的音节便成为“輕声字”，原来的声調也湮沒了。从这种現象看来，我們可以断定汉语語音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声調区别逐渐减退，輕重音区别逐渐加强的趋势。

以上所說汉语語音发展上种种发展的趋势，就是現代普通話語音及其系統所以形成的历史原因。这也就是根据于一般語音变化的規律，在語音内部的种种矛盾現象交互影响和交錯变化的結果。至于其根本原因，却是在发音簡易化和示意明显化两方面的互相矛盾、互相推动。大致地說，上面所列的十二种趋势，前九种是偏重于語音簡易化的方面，后三种是偏重于示意明显化的方面。这两方面的矛盾，就是使得汉语語音不断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五 汉语語音的发展和汉民族历史的关系

任何事物的变化，必定有它的內因和外因；內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內因而起作用。

汉民族历史上的几次大变化，如东汉帝国的瓦解，五胡十六国的变乱，辽、金、元的統治和当时民族的大迁徙，鴉片战争和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五四”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建国以来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都促进了或者正在推动着語言和語音的发展。汉民族历史上的大变化是語音变化的外部条件，不能用来十分具体地說明汉语語音种种发展的由来，但是在加速和推进它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汉民族历史上的几次大变化，可以作为汉语語音发展历史上的划分时期的明显标志。同时語言和語音的发展对于汉民族历史的推进，也起了很大的反作用。这样的認識，对于当前語言规范化的工作，有其实际的意义。現代汉语語音的规范，即普通話語音，是語言历史上形成的，是按着語音本身的內部发展規律而发展起来的；而当前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設，加倍地需要語言的规范化，更需要加速进行語音的规范化。因之，汉语語言规范化的工作，就成为当前祖国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編出現代汉语教材

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語言教研組全体教师为了适应教育革命的要求和兄弟院校对汉语教材的需要，并向五月省文教战线上的群英大会献礼，在院党委和系党总支的直接领导与全力支持下，从三月下旬开始，同三十多位同学合作，經過了三十五天的奋战，編出了一部四十三万字的現代汉语教材。

这部教材是編者在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劳动服务的方針，并吸收了原講义及兄弟院校教材的优点之后編成的。全部教材包含：“緒論、党的語言文字政策、語音和正音法、文字和正字法、語法、詞汇、修辞”。这部教材在編写中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馬克思主义語言学說和毛澤东思想为統帥。結合汉语实际闡述了馬克思主义关于語言的起源、发展和語言的社会本質等基本原理，把党的語文政策列为專章，突出地闡发了毛主席的語言理論，从而比較集中地講述了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話、汉字改革以及改进文風等問題。此外，在結合語文政策的理論和实践的同时，还着重地批判了各种唯心主义学說和一些对方針政策的錯誤認識，使学生在两种思想的斗争中树立了正确的观念。

(二)注重了学以致用精神和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比如語音部分，为了加强培养学生口头表达的能力，扩大了“朗讀”的内容，并将它和“語調”“声調”两章一并提前，使說話教学統攝全編；語法部分詳于句法，略于詞法，加强了虚詞的运用、單复句复杂结构的分析、范例与錯例的分析；詞汇、修辞部分除增加了对語言風格的研究以外，詞汇以詞义辨析、同义詞、反义詞、成語等的修辞作用为重点；修辞中結合“篇章结构”增加了“文章分析”一章，根据各种不同的文体比較全面地、具体地說明了文章的准确性、鮮明性和生动性。

在各部分，为了突出“实践課”的特点，都編制了較为丰富的思考題、討論題和練習材料，并注意了它們的目的性和多样性。

(三)增强材料的思想性和文学因素。例証的选材的主要来源是毛主席的著作和党的文件、《人民日报》和《紅旗》等重要报刊及中学語文課本；此外，还有优秀的文艺作品及人民的口語材料（如民歌、民諺等）。例証的选取，尽量采用成段的文章，这样既便于从言語行为的整体中观察并分析，詞、句、段等，也增强了文学因素，密切了与文学課的結合。

（曲阜师范学院通訊組 曹一清 汪惠迪）

論聾啞人的語言與思維

——評高名凱教授《語言與思維》一書的几个論點——

洪雪立

一、“聾啞”與“啞叭”的性質是不同的

最近由于几位聾人朋友的催促，抽空讀了高名凱教授《語言與思維》一書。高先生講到沒有語言就不可能進行思維的道理時，在引証了斯大林關於聾啞人思維的特點的論述之後，肯定地說“啞叭”不能說話，只能有形象思維，不能有抽象思維。他說：“啞叭的人顯然有很多的概括化了的形象思維，我們平常說他們很靈動，指的就是說他們有丰富的觀念讓他們去反映客觀世界，去對客觀世界產生反應。但是聾啞的人不可能有‘社會主義、世界觀、哲學、唯物辯證法’等概念。他們的思維，因為缺乏語言的材料基礎，不可能發展到抽象思維的階段。”^①高先生這樣論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許多聾人朋友對這說法表示不能同意。我們聾啞教育工作者根據日常觀察所得也不能同意高先生這種說法。

一般人常把“聾啞”和“啞叭”一樣看待，這是不對的。從現代生理學、解剖學來看，兩者的生理病理有性質上的區別。高先生使用“啞叭”這個詞來稱呼一切有言語障礙的人，是不恰當的。為了探討聾啞人語言與思維的問題，有必要弄清楚“聾啞”和“啞叭”的區別。

根據巴甫洛夫關於分析器的學說，每種分析的細胞不是均勻地分布在大腦皮層上面，而是一部分密集於大腦皮層的一定區域，構成分析器的核心部分。另外一些細胞分散在其它區域。因此，各個分析器細胞既有集中又有分散，這樣便形成了大腦極其精緻複雜的結構。大腦左半球的額葉下緣回轉部的後方是語言運動細胞密集的区域，所以被稱為語言運動中樞。而額葉上緣回轉部的後方則是語言感覺細胞密集的区域，所以被稱為語言感覺中樞。如果大腦的額葉機能損傷，就不能夠運用自己的發音器官來說話，這種病症叫做“運動性失語症”。如果大腦的額葉機能損傷，就

喪失了語言听取能力，這種病症叫做“感覺性失語症”。這兩種失語症的共同特點都是听觉機能沒有任何損傷，發音器官也完整無缺，不能說話和不能听话是基於大腦皮層相应区域發生病變。這兩種失語症患者才是真正的“啞叭”。

一些先天致聾或者幼兒時期致聾的，他們不可能在生活實踐中學會說話。因聾而不會說話是比較普遍的現象，跟上面所說的失語症患者真正的“啞叭”有本質上的差別。因聾而不會說話的人發音器官並沒有毛病，他們不會說話的原因只是耳聾。先天耳聾的孩子也象能聽的孩子一樣，會叫喊，呀呀出聲，呀呀學語。但是因為耳聾聽不見別人的說話，自己的發音能力得不到發展，就停止了呀呀學語而變成不會說話了。不但先天聾，或者幼兒聾都會因此而使發音能力的發展受到挫折，變成不會說話。就是少年期致聾的人，如果他們不經常說話，也會使自己語音的清晰性、準確性起變化，使人聽不清楚他所說的話。成年人听觉機能遭受嚴重破壞之後，也會使他們的語音發生或多或少的障礙。這些都說明發音器官對於听觉機能活動存在着依附關係。由此看來，由於大腦皮層額葉或顳葉的機能損傷而引起的言語障礙，跟听觉機能損傷而引起的言語障礙是有着性質上的區別的。前者是大腦皮層語言中樞發生病變，引起不會說話，可以稱為“啞叭”，而後者生理上的缺陷是耳聾，不能說話只是附帶的心理上的現象，通過教育矯治可以轉變，因此，對這種現象只能稱“聾”，不能叫“啞”。

至於在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所稱的“啞叭”一詞，是翻譯上的問題，事實上俄語глухонемой跟漢語“聾啞人”的意思是一樣的，是用來指因聾而不會說話的人。

① 高名凱：《語言與思維》，三聯書店，1956年，37頁。

“聾啞”是旧时代遗留的现象，新中国聾啞学校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下，自1954年开始重点实验口語教学，使聾啞儿童从不会說話到会說話。实验工作表明聾啞儿童掌握有声語言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实验于1953年经过总结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从此我国聾啞学校便以教会聾啞儿童掌握有声語言为自己的任务之一。几年来全国聾啞学校在新招的班级中实行了口語教学。随着口語教学的发展，聾啞儿童掌握有声語言逐渐普遍。

二、聾啞人有没有抽象思维？

新一代聾啞人可以掌握有声語言，他们可以在語言材料基础上掌握抽象思维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老的一代聾啞人确实没有掌握有声語言，不能說話。这些没有掌握有声語言，不能說話的聾啞人有没有抽象思维呢？是不是象高先生所说的他们“不能有‘社会主义’‘世界观’‘哲学’‘唯物辩证法’等概念”呢？他们的思维是不是“只停留在形象思维的阶段”呢？我们回答说：不是的，真实情况并不象高先生所论断的那样。事实上，没有掌握有声語言的聾啞人不但能够拥有“社会主义、世界观、哲学、唯物辩证法”等概念，能够运用这些概念进行思维，而且还能依据这些概念进行艺术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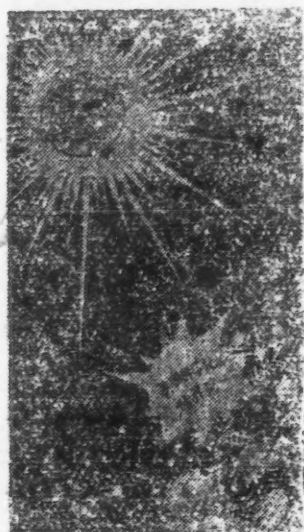
现在就无数事例中提出两个例子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漫画》半月刊编辑部编辑顾朴同志和他的作品。顾朴同志现年35岁，上海人。幼儿期患脑膜炎致聾的，不会說話。8岁时进入上海聾啞学校，18岁结业。在这期间掌握了相当高小的文化知识。旧中国聾啞学校只有手势教学，他学了十年并没有掌握有声語言，不懂得发音是怎么一回事。然而他却在中国人民艰苦斗争的年代，参加了革命，成为一个优秀的革命工作者。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不妨简略介绍一下他的经历。

顾朴同志在日本侵占上海的期间接触了进步书刊《上海周报》和《学习》等杂志，读了《西行漫记》《政治经济学》《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书，从而认识了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号召，受到马列主义的思想启发。1942年入伍，参加新四军苏北敌后根据地工作。后因精兵简政，又回上海搞地下工作。到1946年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我们能够说他只有“概括化了的形象思维”而没有抽象思维吗？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当时参加革命工作要有一定的思想觉悟、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没有抽象思维，没有一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認識活动过程，那是不能想象的。

顾朴同志酷爱绘画，解放后他就以漫画为武器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他的漫画作品经常为各大报刊如《人民日报》《中国工人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和《漫画》半月刊所采用。苏联《鳐鱼》画报也发表过他的作品。现在选择他的两幅作品请大家看看。按发表的时间排列如下：

右面这一幅题为“告吹”的画，载1957年10月《漫画》半月刊。当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之后，作者用吹肥皂泡来讽刺美国的科技“世界第一”。



告吹 顧朴

下面题为“連鎖反应”的一幅画载1958年3月《人民日报》。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闹经济危机，他们都企图把灾难转嫁别人，企图用这办法来摆脱自己的危机，因此引起了連鎖反应。作者用画笔加以讽刺。



連鎖反应

顧朴

漫画是概括性的語言的表达，我们能够说他只能依靠“概括化了的形象思维”，而不运用抽象思维吗？我们能够说没有一定的政治修养的人就可以画出这些漫画吗？我认为不能这样说。没有“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毛主席語),是不可能以簡單的画笔,朴素的标题,反映复杂的对象的。

第二个例子是无錫市聾啞学校教导主任宋鵬程同志和他的作品。宋同志也是35岁左右,江苏江阴县人。幼儿期患猩紅熱致聾,不会說話。进入上海“福啞聾啞学校”,也是依靠手勢語作为認識活动的手段,沒有掌握有声語言。結业后留校工作,十多年来他在聾啞教育崗位上起了一定的作用。1958年他为了更有系統的学习,考入无錫市业余大学。每学期考試各科学業成績都得五分。他和另一个聾啞人吳树德合編一部《聾人識字課本》(即将出版),也常作詩写文章。去年国庆节他写了一首長詩,来歌頌新中国的光輝十年,題为《聾人之歌》(《聾啞人工作通訊》拟刊登)。全詩共有八十二行,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摘取下面一些句子:

十年前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迷茫地踟躕,
我的心情是那样的忧郁和頹萎;
四周投射过来冷漠与嘲弄的眼光,
刺激着受創的心灵,我激憤欲狂。

春天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事情,
我只听到自己的心弦在跳动,哀伤。
沙漠般的人間,空气也显得特別稀薄,
我就象石縫里的茅草,頑強地生长。

自从毛主席发出新中国成立的庄严宣告,
我的亲爱的祖国就春色滿園,万紫千紅。
受歧視受欺侮的日子已成历史上的陈迹,
殘廢人也永远摆脱了坎坷崎嶇的命运。

我們不再流浪街头为冷飯殘羹受尽酸辛,
也不再象落叶般飄零无依,为西風嘲弄;
飢寒与貧困从此和我們絕緣,
東風細雨春阳培养我們健康地成长茁壯。

我們现在的生活多么美好,
我們的欢乐就象无边的海洋,
人人都在纵情地歌唱。
聾人的心里也都充滿了阳光。

过去不幸的遭遇梦样的飄逝,
一切邪惡已經和旧社会一起死亡,
東風繼續压倒西風,
大地上的一切正在蓬勃發展,欣欣向榮。

我們的命运和党血肉相連,
沒有共产党人間就没有了太阳。
我虔誠地向亲爱的党宣誓:

我永远跟着您,
亲爱的共产党!

这首詩也許不算好詩,我們只是用來說明高先生判斷的錯誤。詩是“心声”,沒有掌握有声語言的聾啞人可以做詩,他要表达这心声,如果沒有語言作为憑借,当然是不可能的。

除了这两个例子之外,在聾啞人中还有很多画家、木刻家、教师和技术人員,这些人也是大部分沒有掌握有声語言,但是他們各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如果說他們沒有掌握有声語言就不能有抽象思維,那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是这种事实怎样解釋呢?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聾啞人生理缺陷是听觉机能損伤,並沒有使大脑机能发生故障。他們的大脑和高級神經活动仍然是正常的,虽然他們的第二信号系統的發展受到障碍,但是他們並沒有丧失第二信号系統,他們的思維并不局限在第一信号範圍以內。这就是聾啞人能够发展他們的抽象思維的生理基础。

其次,聾啞人是通过手勢、表情来和書面語建立联系,进而掌握書面語来发展自己的抽象思維的。他們思維的發展以掌握書面語为前提,就是說他們的第二信号是以視覺和动覺分析器的屬性为基础的。这种缺乏听分析器的屬性为基础的信号活动,当然有其局限性,但通过教育、培养和实际的生活經驗,他們的思維可以跟健全人一样,逐漸突破形象思維的範圍,过渡到抽象思維的領域。并不象高先生所說的那樣:“啞聾的人所有手勢、表情以及其他的反应都屬於第一信号系統的范围,正如沒有学会語言之前的儿童似的,啞聾的人也有思維,但这思維沒有越出形象思維的范围。只有在語言的基础之上,人們才能够有抽象思維,才能够进行抽象思維”。^①高先生这种說法显然是片面的。

我們很难否認上面所举的漫画的語言和詩的語言不是建筑在語言術語詞句的基础上的抽象思維吧?因而也很难否認沒有掌握有声語言的聾啞人是可以运用概念来进行抽象思維的。

为什么高先生会有那様在我們看来是錯誤的論断呢?我觉得这是因为:

第一,高先生在他的書里把人类語言的起源跟人类个体語言的形成和发展混为一談了。

第二,高先生对語言与思維的發展規律的理解是模糊的。虽然在他書里提到語言規律和思維規律的关系,但是沒有解决问题。

第三,高先生忽視了,或許可以說不了解形象思維

① 《語言与思維》,89頁。

和抽象思維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也就是第一信号系統和第二信号系統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

由于上面三大問題沒有解决，所以高先生对聾啞人的語言和思維問題就必然产生錯誤的判断。

三、个体語言与思維的形成和发展

我認为如果搞通人类个体語言与思維形成和发展的問題，那末，对聾啞人的語言与思維的关系就不致产生象高先生那样的看法。

斯大林在《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里強調有聲語言对于人类社会进化的意义。他說：

历史上沒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即令最落后的，能够沒有自己的有聲語言。…有聲語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們从动物界划分出来、結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会生产、与自然力量作胜利斗争并达到我們今天所有进步的力量之一。^①

斯大林說这番話是在批判馬尔等人的語言的起源是手勢語言在先，有聲語言随后的錯誤观点。自然也批判那些把人类社会語言的起源說成是沿着这样的路綫而发展起来的：“身振語——声音語——書記語”^②的資產階級語言学家的錯誤观点。

正如巴甫洛夫所強調的一样，他說：

第二信号，即信号的信号。它們是现实底抽象化，并可借以进行概括，而这种概括，就构成了…人类特有的高級思維，这种思維首先創造了全人类的經驗，最后創造了科学。^③

斯大林、巴甫洛夫所強調的都是正确的。如果我們学习他們的理論沒有体会他們說这番話时的用意，那就会把人类社会語言的起源跟人类个体語言的形成和发展混同起来。高先生說：“如果人家問：抽象思維和語言哪一个先产生？我們答复就是：抽象思維和語言是同时产生的。”^④这說法恰好和高先生所引的比留科夫的“語言发展阶段性”相矛盾。

如果按照高先生的說法，那末开始掌握語言的儿童就同时掌握了抽象思維了；但是无数实验告訴我們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为了弄清語言和思維的关系，首先要弄清人类个体語言的形成和发展的問題，因而也有必要談談儿童的語言形成和发展，以及他們怎样从形象思維发展到抽象思維。

語言的詞是现实的刺激物。它表现为三种形式：理解高声发音的言語是听觉刺激物又是视觉刺激物，閱讀書面語言是视觉刺激物，自己說話和書写語言时又是动觉的刺激物。巴甫洛夫特別強調动觉刺激，因

为动觉刺激是肌肉运动由骨骼肌肉傳到神經系統的信号，对人类个体发展具有特別重大意义。但是由詞的声音和形状所形成的听觉和视觉的刺激作用也不能忽視。

語言的詞既是现实的刺激物，任何語言的形成都是按照条件反射的原理进行的。

巴甫洛夫說：

条件反射的事实是每日发生的最普通存在的事实。很显然，我們对本身或对动物以不同的名詞所表现的活动，也可以认为是条件反射，比如訓練、訓育、培育、习惯等等皆是。^⑤

人类个体語言形成与发展也不例外。正如比留科夫在《根据斯大林同志关于語言学問題的著作看巴甫洛夫关于第一与第二信号系統的相互作用的学說》一文所引的卡維林娜所說的話一样。她說：

把詞当作刺激物又当作反射行为来运用的、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統，使人可以用从具体的、感性的刺激中抽象出来的方法去发展較高級的思維。言語发展上的阶段性，也是符合思維发展上的这些阶段的。对于儿童的模仿語音及这种模仿在儿童言語发展上的作用的观察，可以提供給我們极丰富的材料。^⑥

高先生虽然也引用了这一段話，而且也承認“我們也可以說語言是条件的反射”；可是他又說：“不过，一般的情形，狹义地說，我們不把語言說成条件反射，因为語言和形象的条件反射有本質上的不同：形象的信号是形象思維的担負者，語言是抽象思維的担負者。”^⑦这就很难使人同意了。現在再引彼得魯舍夫斯基教授的一段話：

个体語言形成和发展的規律，大体說来有如下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儿童語言形成和发展是經過許多阶段的。綜合各家儿童語言发展研究者所提出的，儿童語言发展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即語言准备时期，也叫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46頁。

② 川本字之介：《人类进化与思想表现手段的发展》（《教育學精說》，1941年，东京版，383—393頁。

③ 巴甫洛夫：《动物高級神經活动底客观研究二十年的实验》，从《巴甫洛夫学說与心理学的改造》轉引，中国科学院1953年版，294頁。

④ 《語言与思維》，45頁。

⑤ 巴甫洛夫：《大脑两半球机能讲义》，卫生出版社，25頁。

⑥ 《巴甫洛夫关于两种信号系統的学說》，科学出版社，76頁。

⑦ 《語言与思維》，80頁。

“叫声期”；語言理解时期，也叫“喃喃期”；語言原始形成时期；語言习得中期；語言习得后期和語言丰富时期。各个时期是錯綜地渐进的，是随大人的教育作用而轉移的。

第二个特点是兒童掌握語言發音的熟練技巧是从綜合开始，从粗糙到精細。語言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正确到正确。兒童到四岁半五岁时才能掌握比較完善的語言發音。

“兒童言語的形成是按照条件联系形成的規律进行的……是以反射性反复的方式……巩固下来的。”①

这就是人的語言发展的大体情形。兒童掌握到有聲語言之后，除了那些因病致聾而变为不会說話者外，一般人是把这笔丰富财产享用于一生之中的。

个体思維的形成和发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斯大林說：

不論人底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們只有在語言的材料底基础上，在語言的術語和詞句底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完全没有語言的材料和完全没有語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②

斯大林說明了思想和語言是密切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但是我們不能忽視斯大林指的是掌握語言的正常成年人。因此，不能据此而得出凡是会說話的兒童都有抽象思維的結論。

兒童思維的形成与发展很早就开始，但不是一开始掌握語言就拥有抽象思維。

兒童在掌握語言以前，他的思維是在对象和現象互相作用的直觉感知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心理学上把这时期兒童的思維称为直觉的、动作的思維。

随着語言的发展，兒童的思維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学前的后期已拥有較多的經驗，不仅对于当前所知覺的事物进行思維，就是对于过去的和将来的事物也进行思維了。到了学龄初期，兒童的思維有了更大的发展。但是在兒童思維中占重要地位的是具体的形象和表象。在这个时期，兒童还不能进行抽象思維。因此，心理学上把这时期兒童的思維称为具体的、形象的思維。

兒童的抽象思維大約要到小学四年級（就現在的学制而言）才逐渐发展起来。这是在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逐渐通过“思維改造”来进行的。改造的方式是这样的：“形成比較一般化的而同时又是更精确的各种表象，是培养小学生思維的强有力的杠杆。由直觉思維达到抽象思維的道路，正是通过一般化的表象的。”③

总之，抽象思維不是和語言同时产生的。兒童从形象思維到抽象思維是經過長期培养和改造过程的。

高先生說：“第一信号系统与第二信号系统不同：在第一信号系统里，作为信号的必須是形象；在第二信号系统里，作为信号的是語言，而語言则是从言語器官傳到大脑皮質的动覺的刺激，而且是代表形象（第一信号系统）的信号。”④这就把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系统截然分割开来了，忽視第一信号系统和第二信号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关系。

人的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是在与第二信号系统活动的联系中产生的。人的信号系统的特点是：第一信号系统只有通过第二信号系统才能变成实际的和真实的，反之，第二信号系统也只有通过第一信号系统才能变成实际的和真实的。“二者缺一，反映就是不正常的。”⑤

高先生提出“形象的信号是形象思維的担負者，語言是抽象思維的担負者”的說法，是削弱了語言在信号系统活动中的作用，忽視了語言所以能够作为人的第二信号系统的前提。語言所以能够成为第二信号，首先要在大脑皮質形成神經通路，而这要从第一信号系统开始的。斯·阿·彼得魯舍夫斯基教授說：

人的思維，感觉，知覺和表象都是第二信号系统和第一信号系统的联系，人的感觉是与对外部现实的意識相联系的。人运用第一信号系统时不象动物那样，人没有象动物那样的純粹的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人的第一信号系统是受社会所制約的，第一信号的刺激物只有通过第二信号系统，也就是說，在被意識到了的时候，才能变成实际的刺激物。……第二信号系统是通过第一信号系统才变成实际的。⑥

那末可以这样說：語言是抽象思維的担負者，同时又是形象思維的担負者。人类个体思維的发展，是由形象思維过渡到抽象思維的。学龄期兒童在抽象思維发展的同时，还繼續发展他們的具体、形象的思維。

① H. H. 克拉斯諾高尔斯基：《論兒童言語形成生理学》，见《巴甫洛夫學說与兒童心理学》，中国科学院，255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38頁。

③ 包若維奇等：《兒童心理学概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115頁。关于兒童思維形成过程，又可参考M. M. 科里佐娃：《兒童第二信号系统的发生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96頁。

④ 《語言与思維》，29頁。

⑤ 斯·阿·彼得魯舍夫斯基：《心理学的哲学基础和自然科学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778頁。

⑥ 同上。

成人抽象思維的發展，是隨着他們的認識的提高而逐步豐富的，並且延續在他們的一生中。認為抽象思維是隨着有聲語言以俱來，那是天真的想法。

四、聾啞人的語言與思維

上面提過，聽覺正常的兒童由於不斷受到交際需要的刺激，就在跟周圍人們交際過程中掌握了有聲語言。而在這一系列活動中，聽覺是起着主導作用的。聽覺機能損傷的兒童，獲得有聲語言的自然通路受到阻塞。他們不能通過聽覺來區別語言音響，听取、理解和模仿周圍人們的語言。也就是說他們無法通過自然途徑來形成語言條件反射，因而陷於不能說話的境地。他們如果沒有通過特殊訓練，則終生不會說話，被人叫做“聾啞人”。然而他們也和聽覺正常的兒童一樣生活在人類社會中，不可能沒有交際的。他們就在交際需要情況下，找到一種作為表達思想情意的手段。這就是手勢。這種手勢是朴素的，因而被稱為“自然手勢”。從表現方法上來說，自然手勢包含有兩種類型，即：“指示的手勢”，那是對於對象本身的比量，“描繪的手勢”，那是對事物形象的模擬。兩者都是基於形象化而產生的。

隨着交際的頻繁與擴大，聾啞人互相接觸，互相學習，新的手勢就不斷產生出來。特別是聾啞教育的發展，聾啞人有了文化之後，他們依靠詞匯語發展了和豐富了手勢語。這種基於詞匯語發展起來的手勢語被稱為“人為手勢”。（還有別的名稱）人為手勢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聾啞人交流思想發展思維更大的可能性，但是當然不能跟有聲語言相比擬。

手語還有另一種，即是以手指字母構成的指語。這種指語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很早就有了。它是以其一個手指形式來代表某一個字母，把幾個指式連串起來代表一個詞的。這也和手勢語一樣，對於人的視覺分析器和動覺分析器起作用。這裡的動覺是表現於手的關節肌肉運動。指語比手勢語優越得多，它能夠跟書面語、口頭語緊密地聯繫起來，也能够體現語言中所具有的詞法和句法（語法）。手指字母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傳入我國，但由於我國使用的是方塊漢字，字的結構和語音不相聯繫，因此對它利用得很不夠。手指字母對於改善手勢語的表現方法起着很大的作用。

自然手勢是形象思維的反映，而人為手勢則是抽象思維的反映。這話可以成立嗎？我以為可以這樣說的。因為：

第一，人為手勢是經過一番“加工”，在比划上具有詞的特點。這是指它通常用兩個或三個，有的甚至四

個動作來表示一個詞，例如表“房子”的自然手勢是：兩手伸平，指尖相對搭成房頂的形狀。人為手勢就以此為基礎，即在比划房子手勢的前面加上一個動作：兩手伸平，手心向內，置於胸前，象捧着書本讀書的形狀。這兩個動作結合起來表“學校”這個詞（直譯就是“讀書的房子”）。

第二，詞的組合具有一定規律性。這就是說，在手勢語中大部分的詞都有某種性質的詞根，例如“藥房”“廚房”“食堂”“商店”“報社”“學校”“俱樂部”“博物館”等都以“房子”的手勢為詞根。這類詞具有明顯的詞根。另一類的詞根不明顯，如“偵察”“主觀”“客觀”“希望”“盲目”“重視”“輕視”“意見”“看”“參觀”“美觀”“精彩”等詞都以眼部為根，而有關思想一類的詞，手的比划是指向太陽穴或頭部。^①

第三，手勢語的詞匯逐步擺脫了形象化。這就是說，詞的結構逐漸脫離指示和描繪的傾向。例如用兩個動作來表“教師”一詞，第一個動作是雙手拇指與其餘四指並齊，在胸前前後動几下（但臀部不動）；第二個動作是右手握拳，伸出拇指放在胸前。這一類是屬於象徵性的詞。另一類是依靠手指字母來表現，例如“部長”一詞，是用“B”的手指字母，加上一個動作，右手握拳，伸出拇指放在胸前（直譯是“部的大頭”）。這兩類的詞隨着聾啞人掌握書面語之後不斷地產生出來。

第四，手勢語具有獨特的句子結構形式。由於手勢語沒有副詞，沒有“的”和“和”等連接詞（最近依靠手指字母才有），聾啞人“交談”總是先說明為什麼，做什麼或發生什麼（謂語），然後才說明誰，什麼（主語）。例如“我吃飯”，聾啞人比划起來就是“吃飯我”；“飯後我去看戲”，比划成為“戲看我去飯後”。在動賓短語中常把動詞和賓語調換位置，例如“服從老師領導”，比划成為“老師領導服從”。再次，常用省略的句子，“我去圖書館看書”，比划為“我去看圖書館”，把“書”省掉了。這種主謂相反，動賓互調，省略表語的造句形式，恰和書面語、口頭語相反。因此聾人在運用書面語造句時，常為手勢語的獨特句法所影響，表現出來的就是詞的次序顛倒，要花很大勞動才能糾正過來。儘管這樣，還是可以使對方正確理解自己所要說的意思。就是說它仍然可以完成交際和交流思想的使命。

第五，手勢語具有生動性，它不僅是手勢比划，面部表情（使眼色，動嘴唇，振動鼻腔、口腔和喉管），而且助以身勢動作。形象表演極其生動、活潑和敏捷。在比划中能够形象地描繪人的思想感情。

^① 《論手勢語的幾個問題》，見《聾啞人工作通訊》1959年第9期。

这种手势語是老的一代聾啞人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

当然这种手势語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对抽象意义的表达模糊含混,概括力很弱,能表示的詞汇少,使用范围只限于聾啞人,等等。手势語言在交际作用的效果方面是不能跟有声語言相提并論的。斯大林說得好:“不能把手势語言和有声語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木鋤与現代最新式的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①

因此,特殊学校是以培养聾啞儿童掌握有声語言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

聾啞人的思維发展过程又是怎么样呢?

斯大林說:

(聾啞)的人底思想之产生和能够生存,只能是根据他們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在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就是說,它是不存在的。^②

斯大林在这里指出了一条重要原理:外在世界的对象和現象,对人的感觉器官起作用,思想是能够在形象、知觉和表象的基础上发生和存在的。正如毛主席所說:“任何知識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体外界的感觉。”^③斯大林給我們聾啞教育者指出:沒有文化,沒有掌握詞汇語的聾啞人的思維是具体的、形象的,必須面对这个严重任务,根据他們的特点,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如观摩、演出、参观、实验等方法,动员他們各种感觉器官来参加掌握知識的活动。使他們的形象思維逐渐过渡到抽象思維。如果宿命地看待斯大林最后一句話,就認為聾啞人只能保有形象思維,不可能发展抽象思維,那一定要犯錯誤的。

资产階級聾啞教育家对聾啞儿童智力发展存在着极不正确的見解。他們通过所謂“智力測驗”的結果,認為聾啞儿童智力发展一般比听觉正常的儿童要迟滞二年至三·七五年。^④这是沒有根据的。

聾啞人的認識活动过程,是从事物和現象的直接感觉和知觉来开始的。这和听觉正常的人并没有两样。感觉是在外界刺激物的个别属性通过感觉器官达到大脑皮質的基础上产生的。知觉是以感觉为基础,能較完整地、多面地反映外在世界。而表象則是过去感知的事物在头脑中的形象。人正是借着这些过程来发展思維。正如上面所說的,聾啞人听觉机能損伤,并没有使他們的大脑皮質发生故障,他們的高級神經活动仍然是正常的,第二信号系統活动机构沒有丧失。聾啞人思維的发展也和健全人一样是从具体的、直觉的形象思維,过渡到抽象思維。而抽象思維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个体生活与学习实践中,逐渐发展和丰富的。

巴甫洛夫說:

人和高級动物的行为样式不仅决定于那些先天的神經系統特性,而且也决定于那些在有机体个体生存期間,無論过去或现在都經常落于有机体上的影响,也就是說,这是依經常的广义的訓練和学习为轉移的。因此,神經系統除了上述那些特性以外,它还經常不断地表现出一种最重要的特性,即最高度的可塑性。^⑤

聾啞人不仅能从“无声”交际中发展他們的抽象思維,而且还能通过“看話”(俄語叫“讀唇”,英語叫“讀話”)来掌握口語形象,用眼睛观察說話人嘴巴的动作,从而了解他所說的話。聾啞人掌握有声語言就以此为基础。大量实验材料表明通过特殊訓練,聾啞儿童完全可以从不会說話到会說使人听懂的話。这就是基于巴甫洛夫大脑皮質存在高度可塑性的原理。

神經中枢的机能并不是永远固定下来,而是經常可能发生改造,并由一些中枢轉移到另一些中枢。大脑皮質一些部分的机能可能被一些部分的所代替……在缺乏某种分析器,例如視分析器或听分析器活动的情况下,其它分析器可以补偿这些机能。^⑥

动员视觉补偿听觉,触觉补偿视觉,正在特殊学校广泛进行着。

我国聾啞人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怀照顧下,已經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十年来聾啞教育和福利事业有了飞跃的进展。手指字母方案的制定与发布,手語规范化工作的推进,标志着我国聾啞人文化发展的新时期。手語规范化要求是使手語稳定和統一,它的方法是使手势語和手指字母相結合。手势語可借助手字母来改善它的表現方法,使它能够向口头語、書面語靠攏,具有文理;而手指字母又可借助规范化了的手語由繁变簡,由迂緩变敏捷,能更好地为广大聾人群众服务。今天我国聾啞人的交际工具已不再是單純的老式的手势語了,而是由手势語(即规范化了的手的語言)、書面語、口头語以及在口头語基础上派生出来的视觉感受語言(即看話)四个方面所构成的。它們都能够完成两种功能,作为交际工具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聾啞人有了比較完善的交际工具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将促进他們抽象思維的发展。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年,46頁。

② 同上,47頁。

③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287頁。

④ 川本宇之介:《聾儿教育的观察》(聾教育学精說),284頁。

⑤ 《巴甫洛夫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196頁。

⑥ H. A. 穆薩巴耶娃:《論感性認識的生理基础》,科学出版社,1957年,81頁。

聾啞人的思維問題

許 威 漢

了解聾啞人的抽象思維是否存在，不僅對語言學中這個有爭論的問題的解決有些幫助，而且還可以為今後對聾啞人的教育提供更有力的論據，更好地培養聾啞人發揮潛力，從事祖國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建設事業。

聾啞人的思維活動情況是怎樣的呢？除了心理學上所指的形象思維以外，還有沒有抽象思維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不妨先從具體事例上去認識。

從聾啞人的實際活動來看，我們可以通过表情和手勢請聾啞人（即使在未經特殊教育之前）去買一包香煙或者搬一把凳子；不僅如此，聾啞人還有“數量”的常識，比方說，你用手勢告訴他三天以後請他看一場電影，他也会完全懂得。這說明“數量”這樣比較抽象的概念，聾啞人能够掌握。還有，聾啞人一般也能够知道事物的美丑，判斷事物的是非真假，等等。

再從聾啞人的創造性來看，聾啞人会繪畫，畫出來的山水人物不但逼真，而且頗富有想象力；有時候，為了適應客觀需要，還能自發地製造勞動工具，改進勞動工具。（經過充分訓練的高級動物，至多只能使用勞動工具。）

顯然，從以上的情况看，聾啞人的思維能力不能是絕對沒有的。如果要从理論上找到根據，很可以由聾啞人的大腦來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我們知道，人從類人猿進化到人的過程中，生理上有過極大的變化，逐步具備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生理特點和生理構造，特別是有了認識世界的器官——大腦。大腦是生物界長期發展的結果，是自然界產生的最複雜的物質，是在人類形成過程中的產物。思維是人腦的神經系統的特殊機能，大腦有這種機能，就使人類能够認識客觀環境，洞察自然奧秘，從而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由此可見，人既然都有大腦，也就都有思維。正常人的思想向來就是只有在語言材料的基礎上才能產生，而語言本身也只有在聽覺機能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發展。至于生下來就聾啞的人或者在童年時期失去聽覺而變成啞叭的人，他們雖然不能借語言的幫助來思維，但因為他們有着和一般人同樣的社會生活實踐，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們大腦皮質中的第二信號系統也

在逐漸形成而不是失掉，他們的思維並不局限在第一信號系統範圍以內，他們的大腦還是能够發揮作用的（第二信號系統就是大腦進行抽象思維的物質基礎）。而且，聾啞人生活在人類的社會里，他們不可避免地要進行某些交際活動，這時候，他們勢必利用表情和手勢等方式來示意，以達到某種程度上的互相了解。儘管表情和手勢所表達的意義是十分有限的，但究竟不是絕對沒有思維。

正因為聾啞人大腦皮質中的第二信號系統也在生活實踐中形成而沒有失掉，可以想見，在實施特殊教育（如聾啞學校的專門教育）之後，聾啞人的第二信號系統便能得到充分發展，進而擴大抽象思維，甚至完全可能掌握並運用書面語言。

有人說“聾啞人所有的手勢、表情以及其他的反映都屬於第一信號系統的範圍”，說“動物沒有語言，不可能有抽象思維，聾啞人沒有語言，也是沒有思維的”。把人降低到一般動物的水平，這未免是一種錯覺。有這種錯覺的人，為了在形式上避免把人和一般動物等同起來看，解釋說“高級動物有概括化的觀念，聾啞的人也有概括化的觀念，而聾啞的人的觀念比高級動物豐富得多，所以聾啞的人更有條件去反映客觀世界”。這種解釋，實質上還是把人腦說成僅僅是動物的神經系統進一步完善而已，沒有把人和動物劃分開來。

雖然，人的神經系統是從動物那方面發展來的，可是人的認識却是社會歷史實踐的產物。社會生活中，人腦有它的本身特點，有它的本身運動規律，不能跟動物的腦相提並論。如果認為聾啞人的大腦和一般動物的沒有本質差別，這是單純的生物學觀點，忘卻了“人類的五官是社會歷史的產物”這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結論。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承認：聾啞人大腦存在，有聽覺之外的感覺存在，又有不斷的社會生活實踐（實踐對於認識有重要作用），就有思維能力，儘管聾啞人由於生理缺陷所引起的在思維能力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是肯定的，但是這種限制不可能得出“完全沒有思維能力”這個結論。

好些人論證聾啞人有沒有思維這個問題，總喜歡用“世界觀、哲學、思想、共產主義”等一類代表抽象

事物的名詞做例子來說明聾啞人不可能有這類名詞所代表的事物的概念（概念是反映並確定客觀對象之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從而証實聾啞人沒有抽象思維。把問題簡單化了，這實在不太好。我們知道，人類在認識過程中所形成的概念是很多的，既包括為數眾多的關於具體事物的概念，也包括為數眾多的關於抽象事物的概念。一般說來，聾啞人建立關於抽象事物的概念比較困難（不是絕對不能），但是可以建立關於具體事物（如“桌子、椅子、樹木”等）的概念。既然能夠建立關於具體事物的概念，我們就應該說聾啞人也是有思維的，因為關於任何抽象的和具體的事物的概念的形成過程都要經過抽象，抽象概念與具體事物概念之間並沒有絕對的鴻溝。如果認為聾啞人沒有關於抽象事物的概念便沒有抽象思維，那麼這就很可能使人產生這麼一個感覺：世界上只有關於抽象事物的概念才是真正的概念，具體事物的概念似乎就不算是概念，不是抽象思維的基本形式。我這樣說，並不是企圖以偏概全，而是只想指出，有些人（如高名凱先生等）強調聾啞人沒有抽象思維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

總之，不論從具體事例上來看或者從理論上分析，我們都不可能証實聾啞人是絕對沒有抽象思維的。聾啞人只有心理學上所說的形象思維而沒有抽象思維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正因為這樣，我們更可以肯定說，對聾啞人推行聾啞教育是有它的良好基礎的，我們完全可以有信心地把這項工作做好。

但是，我在以上的論述中，並不意味着正常人的語言和思維是各自孤立起來的。相反，我完全肯定語言和思維有着密切的辯證的關係：人類由於勞動的需要而產生了發音器官和思維器官。沒有思維，不可能有語言；沒有語言，也不可能有思維。思維在語言材料的基礎上產生，語言又在聽覺機能正常的情况下得到發展。這是誰也不應該懷疑的客觀真理。

以上的論述，我自以為也不意味着把聾啞人的思維活動情況和一般人的思維活動情況完全等同起來看，聾啞人的思維活動沒有語言幫助而受到極大限制，這也是要加以肯定的。

講到這裡，很可能會有人這樣說：斯大林在1950年7月22日“答別爾金和富列爾兩同志的信”（見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44至47頁，人民出版社，1955年）里不是已經談過這個問題並且明確指出聾啞人並沒有思維嗎？是的，斯大林的確談過這個問題，但是他並沒有說聾啞人沒有思維。他原來的話

是這樣的：

那末聾啞人底情況到底是怎樣的呢？他們的思維是否在工作着呢？思想是否在產生着呢？是的，他們的思維是在工作着，思想是在產生着。顯然地，既然聾啞人不能講話，他們的思維便不能在語言材料底基礎上產生的。這是不是說聾啞人底思想是赤裸裸的、與“自然規範”（馬爾塞用語）沒有聯繫的呢？不，不是的。聾啞人底思想的產生和能夠生存，只能是根據他們日常生活中由於視覺、觸覺、味覺、嗅覺而形成的對於外在世界對象及其相互關係的形象、知覺和觀念。在這些形象、知覺、觀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沒有任何內容的，就是說，它是不存在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47頁）

就這一說法來看，斯大林顯然是明白地指出聾啞人有思維，有思想，但是同時也指出這聾啞人是“不正常的不會講話的人”（在同一封信的開頭即《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45頁就已這樣提出），暗示我們應該作為一個特殊問題來看待，不能把一般人的情況和特殊的人的情況混為一談，不能否認一般之外的特殊性：“聾啞人底思想的產生和能夠生存，只能是根據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形象、知覺和觀念。”聾啞人不會講話，思想之產生，確實只能是這樣。離開這形象、知覺和觀念，思想才是空洞的，不存在的；不離開這些呢（事實上不可能離開），當然就有思想（並不限於感性階段）。

斯大林對聾啞人論證之所以正確，關鍵就在於他沒有忽視“人”的特徵和人類社會生活實踐，而且辯證地看待事物的一般性與特殊性問題。如果我們撇開“人”的特徵，而又忽視了社會實踐對聾啞人的作用，簡單地看待事物的一般問題和特殊問題，那就會走入迷途。

人類研究語言和思維的關係這個問題已經有二千五百多年的歷史了，但是在以前很長一段時期里沒有正確地解釋過語言和思維究竟有着怎樣的一種關係；直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語言和思維的起源和發展的唯物學說之後，人們才得以明了語言和思維有着辯證的關係。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進一步闡明了語言和思維的辯證關係，而且還就一些特殊問題作了說明，這又給語言學帶來了巨大的貢獻。我們應該好好學習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來指導我們今天的語言學工作。毛主席不止一次地教導我們看問題要全面，不要片面，這對我們語言科學研究工作同樣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連動式”还是“連謂式”？*（上）

王福庭

“連動式”的名称是李荣先生編譯一本汉语語法書时介紹給中国語法學界的。^①后来《語法講話》采用了这名称，并在理論上加以发展。在这以前和以后，其他語法著作也大都談到这一类句子。但是叫名和范围都有所不同。就是用“連動式”这名称的各家，它的含义也有广有狭，談的有詳有略。

近年来圍繞着《語法講話》的“連動式”，有好些人发表过論文，意見也相当分歧。还有人完全否認“連動式”。由此可見，“連動式”的名称和理論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本文打算在总结各家說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討“連動式”在現代汉语語法學上的地位。意見很不成熟，希望得到批評和指正。

一 各家对“連動式”的看法

我們选了常用的、影响較大的五种著作来互相比較。别的著作里提出的見解大致已包含在內。这五种著作是：

《語法学习》，吕叔湘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以下简称《学习》）

《汉语語法常識》，張志公著，新知識出版社，1956。

（以下简称《常識》）

《語法講話》，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語法小組，連載《中国語文》1952年7月号至1953年11月号。（以下简称《講話》）

《現代汉语》（上册），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汉语教研室，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以下简称《汉语》）

初級中学課本《汉语》，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以下简称《課本》）

这五种著作的語法体系不完全一样。下文排比句型的范围限于：《学习》、《常識》、《講話》的“連動式”，《汉语》的“連動結構”，《課本》的“謂語的連續”。为了行文方便，各家所称上述的几类句子，暫且都叫做“連動式”。

五家对“連動式”的見解显而易见可以分为两派，

一派从意义上來說明它，一派从詞类上来说明它。前一派有《学习》和《常識》两家，后一派有《講話》、《課本》、《汉语》三家。下面的引文說明有这个分別。

《学习》說：“两个或更多的动词属于同一个主語。这里有好几种情况。比如：‘躺着看書’，‘蒙着头睡’，这里的第一个动词是次要的，是附加語……。又比如：‘吃飯穿衣’，‘大吃大喝’，这里的两个动词是联立的，他們是联合成分……。除这些以外，还有一种，那里面的两个动词既沒有联合的关系，也不容易分別主要和次要。例如：‘他走过去开門’。”（73頁）末了一类句子才是“連動式”。《常識》說：“前一个动词代表先作的动作，后一个代表随后作的动作。如：‘吃过晚飯看电影’，是說先吃晚飯，然后看电影，两个动作一先一后，連續进行。这样几个动词組合成的結構叫作‘連動式’。”（212頁）又說：“有的‘連動式’不仅表示一般的連續动作，并且可以表示有因果关系的連續动作。”（213頁）《学习》注重两个动词“不容易分主要和次要”，《常識》注重“連續动作或有因果关系的連續动作”。尽管重点不同，但都是从意义上來說明“連動式”的。按照这样的見解，“連動式”的范围当然是很窄的，并且一个句子是不是“連動式”，往往得取决于个人的看法。（下文詳談）

后一派象《講話》說：“‘連動式’就是动词（包括副动词）結構連用式。”^②《汉语》說連動式是“几个动词或动词性詞組連用的格式”。（201頁）《課本》說是“动词和动词，或者动词和形容詞”的連用式。（77頁）尽管包括的詞类不同，三家却都是从詞类上来说明“連動式”的。这样“連動式”的范围比上两家“連動式”的范围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他走过去开門”和“吃过晚飯看电影”一类句子，还有“躺着看書”，“蒙着头睡”一类句子和別类句子。但是，都不包括“吃飯穿衣”，“大吃大喝”一类句子。三家跟《常識》和《学习》一样，把

* 这篇文章是語言研究所現代汉语小組集体工作的一部分，先写出来发表，請大家提意見。

① 《北京口語語法》，中国青年出版社，1952年，21頁。

② 見《中国語文》1952年10月号，23頁。

这类句子看成“并立结构”。所不同的是《学习》和《常識》專憑意义把这类句子从“連动式”划分出去,《講話》三家是憑意义和结构两方面划分出去的。“大吃大喝”一类句子结构上可以調換次序,次序調換之后,基本意义不变。如:“吃飯穿衣”,調換成“穿衣吃飯”,“大吃大喝”調換成“大喝大吃”。“連动式”呢?前后两段一般不能任意調換次序。①(下文再詳)

五家对“連动式”的見解大致如上。除此之外,“連动式”还需具备某些語法结构条件,才能跟别的句式分別开。五家对語法条件的看法也一致。

《学习》和《課本》認為“連动式”的几項之間不能有关联成分,如:“他端起碗来就喝。”不是“連动式”。也不能有語音停頓,如:“尤老二在八仙桌面前立了一会,向大家笑了笑,走进屋去。”也不是“連动式”。②

《講話》和《漢語》也認為“連动式”的几項之間不能有語音停頓。③但是都主張可以有“关联成分”,即承認“他端起碗来就喝”是“連动式”。不过两家所謂“关联成分”的范围并不一样。《講話》的范围大,包括“越…越”之类,如:“越想越生气”;《漢語》的范围小,只有“就”之类。《漢語》認為“越…越”式是“紧縮复句”。

《常識》認為“連动式”可以有語音停頓,也可以有“就”一类的关联成分,不承認“越…越”之类。

总起来說,五家的看法如下:

相同的有两点,1. “連动式”几項同一主語。2. “連动式”的几項不并立。

不同之点,第一是“連动式”的定义:

1a. 《学习》:“連动式”是不易分主要和次要的动詞(或动詞结构)連用。

1b. 《常識》:“連动式”是表示連續动作和因果关系的連續动作的动詞(或动詞结构)連用。

2a. 《漢語》:“連动式”是动詞或动詞性詞組的連用。

2b. 《講話》:“連动式”是动詞或副动詞跟动詞的連用。

2c. 《課本》:“連动式”是动詞和动詞或动詞和形容詞的連用。

第二是“連动式”的語法结构条件:

1. 《学习》、《課本》、《漢語》、《講話》:沒有語音停頓。《常識》容許有語音停頓。

2a. 《学习》、《課本》:沒有关联成分。

2b. 《常識》、《漢語》:容許有“就”一类的关联成分。

2c. 《講話》:也容許有“越…越”一类的关联成分。

从上面的排比可以看出,五家分歧之点錯綜复杂,本文不打算逐点討論。下面首先对各家看法相同的两

点作一些补充說明,然后分別討論从意义上說明“連动式”的困难和从詞类上說明“連动式”的不切語法实际,最后提出我們的初步看法。

二 补充說明“連动式”各項“同一主語”和“不并立”

(一) 同一主語

A、“同一主語”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种是句子里实在有主語的,一种是主語并不出現,而可以理解为同一主語的。从五家所举例句看来,各家看法可能不相同。《課本》、《学习》、《常識》的例句都是有主語的,《講話》、《漢語》的例句有主語不出現的。我們認為“同一主語”應該包括主語不出現的句子,因为句子是从語言片断里摘出来的。在一个語言片断里,主語出現在上下文里,本句就可以不說,或是經常不說。这样的句子可以跟“主謂句”同样分析。“我开着窗戶睡覺”跟“开着窗戶睡覺”應該是同一类的句子。有“我”和沒有“我”,并不叫“开着窗戶睡覺”的结构改变。至于根本不可能有主語的句子,那是所謂“无主句”,一般不是“連动式”,不在討論范围之內。

B、“这些东西拿着怪重的”,这一类句子各家都沒在“連动式”下提到。我們認為这类句子还是“同一主語”的。这样的不合邏輯的句子,在漢語語法上是規範的句子。句子的邏輯“主体”是“您”之类(“您拿着怪重的”),但是語法上的主語是“这些东西”,正象“油洒了”的主語是“油”。跟这类句子相象的又有“这些書拿着怪重的”。“拿着怪重的”邏輯“主体”不是同一个,“拿着”的是“您”之类,“怪重的”是“这些書”。語法上的主語却是“这些書”。至于这两个句子是不是“連动式”,可以留待下文討論。

C、“我帮助他干活”。“干活”的主語是“他”还是“我”呢?可以有三种解釋,“我帮助他,我干活”;“我帮助他,他干活”;“我帮助他,我和他一同干活”。因此,《講話》把这句子算做“連动式”和“兼語式”以外的复杂謂語。其余四家也不算作“連动式”。單立一类其实沒有必要,因为句子结构跟“連动式”一样。所以不能肯定“同一主語”,是由“帮助”这一类动詞的詞汇意义引起的,不是語法结构引起的。“陪、陪着、带、带着、領、

① 參看《漢語》,202頁;《講話》(《中國語文》1953年4月号,20頁)。《課本》沒提到这点。

② 參看《学习》,73頁;《課本》,76頁(《課本》沒有明提有無語音停頓,例句都是沒有語音停頓的)。

③ 參看《講話》(《中國語文》1952年10月号,23頁);《漢語》,213頁。(原話是:“当中沒有語音停頓或停頓很小。”)。

領着、帶領、扶、扶着、幫、幫着、送、約、找”等動詞都能造成這種“連動式”句。“誰干活”，“我幫助了多少”，跟句子的形式不相干。

(二) 不並立

五家一致認為象下面這樣的句子不是“連動式”：“他一天到晚上課開會”，“大吃大喝”，因為兩段的次序可以調換，句子的形式和意義基本上沒有改變。這裏還需要補充幾點。

A、“連動式”的句子前後幾項一般是不能調換的，有的也可以調換，但是，調換之後意義有了大改變，跟“並立式”的情況不同。比如：“武震脫了鞋走進屋去”調換成“武震走進屋去脫了鞋”；“張三開門出去”調換成“張三出去開門”，意思的改變是顯而易見的。為什麼仍然是“連動式”，下文會說明。

B、“並立”結構的各個成分也有不能調換的。最常見的一種是四字並立結構。例如：“多、快、好、省”，“天高、地厚”，“興風作浪”，不論各個成分之間意義上有什么关系，一經說慣了，次序就不能調換。更長的“並立”結構，大家公認是造句形式的，變成了成語之後，兩段的次序也就固定了，“東張張，西望望”，“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樣的結構，中間必須有停頓，這是“連動式”所不具備的。

其實“連動式”和“並立式”的區別根本不在乎各段的能否調換。除了四字並立結構和極少數的2+3字結構之外，並立的成語一定包含一個停頓。不是成語的結構，除了用停頓，有時得用“和”“並且”等連詞。這是“並立”和“連動”的形式分別。

三 從意義上的關係來說明 “連動式”的困難

上文提到，《學習》和《常識》都是從動詞之間意義上的關係來說明“連動式”的。《學習》說“連動式”是“不容易分主要和次要”的動詞的連用；《常識》說“連動式”表示“一先一後的連續動作”（包括“因果關係”）。

《學習》的“不容易分主要和次要”，在《語法修辭講話》（呂叔湘、朱德熙合著）里說得更加清楚。所謂“不容易分主要和次要”的情形出現在兩類句子里，一類是前後兩個動詞表示一先一後的連續動作的。如：“再拿起來看看”，先“拿”後“看”。另一類是前面的動作是後面的動作的方式，後面的動作是前面的動作的用意（目的）。如：“我上街買菜”，“上街”是“買菜”的方式；“買菜”表示“上街”的用意（目的）。這些都是“連動式”。

《學習》又舉“蒙著頭睡”，“躺著看書”這樣的例子，跟上面兩類例子比較，認為“蒙”和“躺”是次要的

（《語法修辭講話》干脆叫“次要動詞”），是附加語，不是“連動式”。

問題是憑意義來認定動詞的主要還是次要，往往只是個人的看法。下面我們把“不易分主要次要的”和“可以分主要次要的”分開討論。

《學習》的“不易分主要和次要”的兩類句子，《常識》就只承認前一类（動作一先一後的）是“連動式”。後一类不是“連動式”，是補充關係，就是說，“買菜”是“上街”的補充語。因為照《常識》看來，“買菜”表示“上街”的目的，而“上街”並不表示“買菜”的方式。《新舊國語文法》（黎錦熙著）的看法正相反，認為“上街”表示“買菜”的方式，因而認為“上街”是附加語。由此可見，“上街買菜”的意義究竟怎樣，各說各的。

至於動作的一先一後，如：“再拿起來看看”，“吃過晚飯看電影”，有的人也可以不這麼解釋，而認為重點並不在乎一先一後。“看”是主要的動作，“拿”和“吃”只說明“看”是在那個時候進行的，因為可以加“以後、之後”一类字眼：“吃過晚飯〔之後〕看電影”。兩個動詞既然可以分主要和次要，按定義這句子就不是“連動式”了。有的人還可以說“拿”和“吃”是主要動作，而“看”只補充說明目的，因為可以問“拿起來幹什麼？”“拿起來〔為了要〕看看”。

可見，從意義上來決定兩個動詞“不易分主、次”，都取決於個人的看法。同一個句子，在什麼情況下把兩個動詞看成“易分主次”，在什麼情況下看成表示一先一後的動作而並不分“主次”，也都取決於個人的看法。

現在再說《學習》所謂“可以分主要和次要”的例句。“躺著看書”，“躺著”是次要的；別人盡可以問“看”為什麼不是次要的。“看書”也滿可以是“躺著”的目的，“躺著〔為了要〕看書”。因此，得進一步說明為什麼是次要的。有人曾經說過：“躺著”所以是次要的動詞，是因為“躺著”的動作是隨著“看書”的動作進行的，“看書”的動作不停，“躺著”的動作也隨着存在。這樣顯然證明不了“躺著”是次要動詞。

近來討論“連動式”的論文里，特別注重“躺”後面有個“著”字，或可以加個“著”字，以為這就是從形式上肯定“躺”是次要動詞，是附加語。這種作法確是要把研究的重心轉移到意義結合形式這問題上，但是所說不免似是而非，需要加以分析。試看下面這些例句：

- 1) 扭著脖子軸兒就走出午門來了。
- 2) 曾孝廉家院仆人伺候著，進了二門。
- 3) 跟著有人獻上茶來。
- 4) 他這種衣帽……留著過年串親戚穿的。
- 5) 身上背著東西不能彎腰。

例1“扭”跟“走”之間有一个副詞“就”，“扭”跟“走”的关系就比較松散，意义上一面…一面的关系很明显。例2“伺候着”跟“进”之間有語音停頓。“进了二門”不說，前面的一段也表示很完整的意思。所以这个停頓可以拉得很長，甚至可以改用句号。例3“跟着”跟“有”之間絕沒有表示方式的意义。例4“留着”跟“穿”之間也沒有表示方式的意义，更沒有同时进行的关系，并且“留着”跟“过年…”之間語音上还可以有小停頓。例5“背着”和“弯腰”之間表示一种原因和結果的关系。象这些帶“着”的動詞能說是次要動詞嗎？句子里有“×着”的一段能說是附加語嗎？我們也許能把这些“着”跟“躺着看書”的“着”分別开，前者不是附加語，后者才是附加語。但是，憑什么？看来得憑別的形式标志，不能憑“着”本身。

当然还可以有另一种看法，以为我們上面的种种解釋，不論憑意义，憑語音停頓，都是浮面的，都是錯的。凡是“×着”都是附加語(或狀語)，憑形式都得这么肯定。可以拿史振曄先生的《談連動式》^①为代表，因为說得最詳細。史先生提出了三种理由。其中的一种是：“前一个動詞所帶的‘着’，有时可以换成‘地’，有一些煞狀的‘地’也可以换成‘着’。”据我們看来这不是語法分析，只是看到了一些偶然的現象，就是极少数这类的例句里，把“着”改成“地”，还能成句，比如：“馬克西梅奇微笑地說”和“馬克西梅奇微笑着說”。一般的“連動式”句不是这样的。“微笑地”和“微笑着”究竟是不同的語法成分，比如：可以說“馬克西梅奇微笑着”，不能說“馬克西梅奇微笑地”。用虛字排比，在語法分析上很不相宜。还有一种理由是：“前一个動詞是用来回答后一个動詞怎样进行的。”其实这也不是語法分析，这还是憑意义来解釋前后两段的关系。就因为單憑意义，所以問題的提法往往不全面。比如：“瞪着眼珠子发呆。”可以問“怎么发呆？”“瞪着眼珠子发呆。”“瞪着眼珠子”好象是附加語(狀語)。再問“瞪着眼珠子干什么？”“瞪着眼珠子吓唬你。”这“瞪着眼珠子”是什么呢？有些“×着”是不能用“怎么”提問的。比如：“这件东西放着以后用”，就不能問“怎么用？”更不能答“放着用。”

史先生的另一种理由(原文第一种)是：“第一个動詞所帶的‘着’，只表示出这个動作在进行中，但是这動作的进行是現在的，过去的，还是未來的，还需要看第二个動詞所帶的时态。”例如：

- 1) 他隔着玻璃窗瞅着外面。
- 2) 玉翠伸出巴掌活住了妇联同志的嘴，笑着扯开了別的。
- 3) 那一年他們曾在这里埋伏着打过敌人。

史先生說例1的“隔着”，因为后面的動詞“瞅着”也帶有“着”，所以帶上了“現在进行态”。例2的“笑着”，因为后面的動詞“扯开了”帶有“了”，所以帶上了“过去进行态”。例3的“埋伏着”，因为后面的動詞“打过”帶有“过”，就帶上了“不定时过去进行态”。这里牽扯到形态問題，意义結合形式的問題。

首先得了解漢語的“了”“着”（“过”）跟印歐語言里由詞形变化表示的“过去”“現在”“将来”的意义不是一碼事。漢語的“了”表示完成，不表示过去做的还是将来才做的。这“时”的意义在漢語里是要靠副詞等語法成分来体现的，比如：“我已經看了电影”，“明天看了电影上北海”，“看了”本身沒有过去、将来的意义。“着”表进行，指某事正做着。在这里所討論的一类句子里，不論是前一个或是后一个“着”都不表示現在做过去做或将来做。这种意义又是由副詞等表达出来的，比如：“昨天这个时候，他正(明天这个时候，他会)隔着玻璃窗瞅着外面。”因此，根本不能說“瞅着”决定了“隔着”的“現在进行态”；“扯开了”决定了“笑着”的“过去进行态”。

“过”跟“了”“着”有所不同。在指明是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可以說它是表示“过去不定时”的，但是这跟前面的“着”的进行态有什么关系呢？

理論上，我們从来不說后一个動詞的“时”决定前一个動詞的“时”。各个動詞的“时”或是“态”是各归各的。(某些語言里，同一个变态形式可以既表示“时”又表示“态”，那也只是同一个動詞又有“时”又有“态”，不能說一个動詞的“时”或“态”管着另一个動詞的“时”或“态”。)

实际上即便象史先生的看法，他所舉的例句里后一个動詞的“时”或“态”也并不决定前一个動詞的“时”或“态”。比如：例1“瞅着”的動作不进行了，“不瞅”了，“隔着玻璃窗”的“隔着”照样进行。例2“扯开”以前或以后，“笑着”的動作都可以进行着。例3“打过”以前或以后的一段时间，“埋伏着”也正可以进行。所謂“不定时”的意义，那是“那一年”这个表示“不定时”的詞語給“埋伏着”加上的。刪去了“打过敌人”，“埋伏着”照样可以沾上这种意义。

很可能的，史先生先是肯定了狀語的看法，然后比附上种种有关“时态”的話。

总而言之，憑意义來說明“連動式”是說不清楚的；憑意义來說明“躺着看書”这一类的例句不是“連動式”也是說不通的。憑“×着”这个形式來說明是狀語是沒有根据的。

(未完，下期續完)

^① 《中国語文》1960年1月号，9頁。

語法再研討——代詞和代名詞問題

黎錦熙

刘世儒

关于区分詞类中的一些具体問題，首先是名詞，我們已在本刊1960年1月号中談过了。现在接着来談一談代詞和代名詞。

在这一部分打算先討論两个問題。

第一个問題是：“代詞”这一个詞类究竟能不能成立？应该怎样来处理这种代替性的詞汇？

因为各人使用的标准不同，所以答案也各不同。一般把这么一些詞都列入代詞：

我 你 他 这 那 誰 什么 哪里
多少 每 各 这么 怎么 多么

这种分类法的偏差出在純然从詞汇范疇(代替范疇)出发来給詞作語法的分类。“它們之所以独立成一詞类，与其說是由于它們的形态結構或句法作用上有共通之点，毋宁說是由于它們有共同的語义上的特点”！①从語法上講，这些詞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都捏到一块儿的，因为作为它們的語法的外部形式(首先是句法形式)是没有完全共同之处的。现在不妨来比較一下看：

我是学生。	他对我有意见。
这是学生。	他对这有意见，对那也有意见。
誰是学生？	他对誰有意见？
什么是学生？	他对什么有意见？
哪里是招待所？	他对哪里有意见？

从这一点看，“我，这，誰，什么，哪里”，有共同之处，可先列为第一組。

我的人，我的学生	这的人，这的学生(×)
誰的人，誰的学生	什么的人，什么的学生(×)
哪里的人，哪里学生	每的人，每的学生(×)

从这一点上看，“我，誰，哪里”也有共同之处；而“这，什么，每”，另有相同之处。如果把前者仍作为第一組，这后者就可暫列为第二組。

这么說，	这么漂亮
怎么說？	怎么漂亮？(×)
多么說(×)	多么漂亮！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么，怎么，多么”基本上有相同之处，(内部小的差异暫可不論，如“怎么漂亮”，若不用在疑問語气中，也可以說的，如“你說他怎么漂亮，我看他

并不漂亮！”只是在疑問語气中一般总不常和形容詞組合。)可暫列为第三組。(至于第一組的“我”等，下接动、形(述)，这就成了主謂关系，是另一問題了。又如說“他哪里肯說！”“他哪里漂亮！一点也不漂亮。”这“哪里”也就和“这么”等是一路，可以跨类了。又如說“各說各的理”，这“各”就和第一組中的“这”是一路，也可以跨类了；当然也可以說是省了“人”：“各人說各人的理”，这就是第二組的“各”了。)

如此看来，它們在語法上所呈現出来的語法特征是大有不同的；把这样一些語法形式上各不相同的詞硬捏在一起，不能不說是理論上的混乱。因为这样一来，就打破了区分詞类所运用的标准的一貫性(其它詞类并不是这样純詞汇范疇的分类)，就使得代詞“逍遙法外”(“法”指語法)，和其它詞类的区分标准在理論上就尖锐地矛盾起来，在实践上也会带来致誤的后果。如方言的“啥”和“咋”，用起来常鬧笑話(例如“他啥不来？”“張次云这次向你又提出了一个咋問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对方言詞汇还欠理解，但另一方面，講語法的把它排成一队都塞入代詞这一范疇中，就易使人发生誤会，这也是不能不負責任的。在現代科学化、机械化的語言翻譯中，也是难于处理的。

正确的办法是：按照它們各自的語法形式把它們各归入它們應該归入的类。这就是：

1) 把指代事物的所謂“代詞”都归入“名詞”，作为名詞的一个小类，这就是所謂“代詞性名詞(местоименные существительные)”②。具体地說，就是把上边所列“第一組”中所有的詞都列为名詞作为它的附类(我，你，他，誰，什么…)，可簡称“代名詞”。(注意：代名詞是“代詞性名詞”的簡称，不是“代替名詞”的意思。因为代詞的作用不一定是代替，它們只“指出事物及事

① 参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俄語語法》第一卷，中譯本，20頁。

② 参謝尔巴《論俄語詞类》9—10頁，他說：“一系列的所謂‘代詞’也應該看作名詞，如 я(我)、мы(我們)、ты(你)、вы(你們)、он(他)、она(她)、оно(它)、они(他們)、себя(自己)、кто(誰)、что(什么)、…”

物的特征,但不称呼其名称,也不确定其内容”。①(下“代形容词”等准此。)

2) 把凡指代事物的特征的所谓“代词”都归入“形容词”,作为它的一个小类,这就是所谓“代词性形容词(местоименные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е)”;具体说,就是把上边所列的第二小组中所有的词都列为形容词而作为它的附类。(这、那、什么、每、各、多少…)

有对这“这”“那”“什么”等跨类的说法表示怀疑的:“同一个词一会儿是代名词,一会儿又是代形容词,不一定行吧?”须知“既然形式特征不只局限于形态方面,那么问题很明显,物质上相同的词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范畴里,如俄语 кругом 一词,可以是副词,也可以是前置词”。②对于汉语也可以这么說。代名词的“这”和代形容词的“这”虽然物质上相同,但表现在语法形式上(其实也表现在意义上,见后)也各有不同。既然如此,就没理由不讓它出现于不同的范畴中了。“这”等如此,“什么”等也如此。③

“多少”一词,从意义上看,似乎还应当列入“数词性代词(местоименные числительные)”,但在汉语就不一定要如此。一则词量太少,没有单列的必要;二则它和“代形容词”的语法特征(组合能力)实在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并入“代形容词”似更简便,也有理由。

3) 把凡指动作、性状、数量特征的所谓“代词”都归入“副词”,作为它的一个小类,这就是所谓“代副词(местоименные наречия)”。具体地说,就是凡属于上列第三组的词就都可以这样办理。(这么、怎么、多么…)④

在这方面,我们赞同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俄语语法》的意见。它虽然认为“按照语义上的特点来看,代词包括代数词(…并且,同样地,有时还可以包括代副词…)”,但是它还是按照语法特征把它们分别归入数词和副词了。⑤

从意义上看,的确不错:“这、那、这么、那么”,都属于“指示”范畴:“谁?什么?多少?怎么?”都属于“疑问”范畴,不妨归为一类;但这儿讲的是语法,从语法上看,它们就絕不应该归在一块儿。謝尔巴院士对俄语“疑问词”提出的意见,⑥对汉语也同样是适用的;所以我們也可以这样說:指示词这一词类范畴或疑问词这一词类范畴在汉语永远和名词错合(这、什么),和形容词错合(这、什么),或者和副词(这么、怎么)错合。不讓它“错合”也是不可能的,除非仍然以純然的语义范畴或词汇范畴为出发点去处理,而这种办法的不妥又是我們已經很清楚的事。只有把它们的语义上的类打散另行按照语法的特征(首先是句法的特征,当然也包

括辅助词如“的”之类的使用特征在内)排队,才可以从本质上揭示出代词在语言运用中的特性,才可以使学习的人在遣词造句方面,对于代词不再感到难以掌握而发生錯誤,才有利于实践,才可以使词类区分的理論前后一贯。

有人說,这样办,是照顾到“语法形式”了,但词汇范畴岂不是又踢在一边了?这不也同样是不全面、欠一贯的办法嗎?不然。须知代词本身是没有确定的词义的(如果說有,那也只是一般的“代替”意义,还是不确定的),它的词义是从它所指代的对象获得的:指代名词的就是名词的意义;指代形容词的就是形容词的意义;指代副词的就是副词的意义。当它进入这样的环境中时,它不但有意义,而且常常是比它所指代的词的意义还要确定不移,还要具体丰富。(如說“張三是学生”,这“張三”既是个特有名称可又不能确定不移,因

① 参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俄语语法》,397页。由于俄语和汉语不同,它把代词分成两组。代名词,如我(я)、你(ты)、他(он)等;代形容词,如我的(мой)、你的(твой),每个(каждый)等。这虽然也有问题,但毕竟还有理由,汉语“各”“每”和“你”“我”,语法特征相去太远,没法列为一类;至于“我的”、“你的”和“我”、“你”根本就是一类,连分为小组的措施都没有必要了。

② 参謝尔巴《論俄語詞类》,5页。

③ 又如“多少”这个词也是如此,如“来了多少人”?“他多少有点不乐意”。前者是代形容词,后者簡直地就是副词了。因为这說的是“略微”。同时所谓“词形”也只是暂时现象,变化起来就不一样了。如后者可說“多多少少有些不乐意”,前者可不讲取得这种形式。

④ 这中间当然也有交叉之处。如“这”个,“这”一个,“这么”个,“这么”一个,组合能力同,但一則派入“代形容词”,一則派入“代副”,这是否自相矛盾了?沒有。这是起于“数量词”的“两性”问题。量词的本质是名词(所以也有叫他单位名词的),形组合于名,当然是可以的;但量词的作用又常表现在定语部分中,也有了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叫它各是形容词的),副组合于形,当然也是可以的:“这”等是冲着它的名词性去的,“这么”等是冲着它的形容词性质去的,所以就都汇合到这里来了。代形和代副在组合能力上是互相排斥的(如“这人”,行;“这么人”,不行;反之“这么說”,行;“这說”不行),只有在量词这一点上,可以汇合起来,虽然更深入地观察,它們所冲着的点儿并不相同。

⑤ 参同上注①。它說“不定量数词表示不确定的数目,其中包括代数词 несколько…”(见378,390页)又說“由代词构成的副词”“它們同代词的性、数、格已經沒有任何联系了”。所以尽管“按其語源論,都与代词有联系”,但是还是把它們列入副词了(见627,655页)。

⑥ 参同上注②26页。它說,“疑問词这一词类范畴,在俄语里永远和名词错合,或者和形容词错合,或者和量词错合,或者和副词错合。”

为天下可能有很多“張三”；若說“我是学生”，就不能有第二个“我”，而“張三李四”都可以自称为“我”。）由此可見，把它們按照語法形式分別归入它們應該归入的类，正是密切地結合了它們意义范畴，絕不是單从形式出发来考慮問題的。事实上，除了純屬形式范畴的詞类外，任何詞类，它的物質意义和語法意义都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不可以分割的。

在过去，我們对代詞的处理，虽然照顧到語法形式，把代形容詞、代副詞都分別归类了，但是把“代名詞”却独立为类，这在理論上也是不够一貫的。因为既然代形代副不独立，代名有什么理由独立呢？反之，代名既然独立，代形、代副又有什么理由不独立呢？这显然也是有偏差的（英語語法也如此）。現在拟定把“代名詞”这个“独立王国”取消，附入它應該归入的类（名詞），使理論一貫。

总之，代詞的問題，是个比較复杂而不易解決的問題。虽然大家在过去已經作过不少討論，但直到今天仍然还没有得出一个能够比較讓人滿意的結論。上边我們的意見，只是各抒已見，仅供討論中的参考而已。

第二个問題是“所”字問題。

“所”在现代漢語中究竟还是詞不是呢？是詞，那又該归入哪类詞呢？对这个問題的答案，向来就有分歧的。

有人說这是“联接代名詞”（可拿馬建忠、黎錦熙为代表，虽然这两家的說法并不完全相同）。①例如：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問題并不簡單。

这“所”字的作用就在联接“定語”（我了解）給“中心詞”（情况），所以叫“联接”；但这中心詞又常省略，如“据我所知”，这时，这中心詞就由“所”字代理了，所以又叫“代名詞”。既可联，又可代，所以就叫作“联接代名詞”。——既是“代名詞”，在“定語”中就有一定的成分，它的成分就是古漢語遗留下来必須放在动前的“宾語”。在意义上又必有所代，它就代表着定語所修飾的“中心詞”。

这种說法的困难是遇到下列的情况就不好办了。

例如：

美帝国主义被我們所击败。

这“所”就絕不是联接“定語”給中心詞的了。因为就句子的现实結構分析，“我們”是名詞在状語成分中（即“副位”），“击败”是謂語，这里边根本就没有定語，那么“所”还联接什么呢？这就可見“联接代名詞”的“联接”是不能充分适用的了。

又有人說这是“被性助动詞”（这可拿楊樹达作代表）。②这种說法的好处是比較簡便；同时“所”字常常釘着在动詞前边，确乎和助动詞也有了相同的地方。（这和“詞头說”不同，因为助动詞并不以不能离开动詞为条件，如“你可以今天从北京往杭州旅行去”。）但助动詞多少有点儿动詞的实义，而“所”則純虛，只够作为指代的一种符号。并且通常表被动的助动詞就是“被”字，如“美帝国主义被击败了”，这“被”字决不可以改用“所”字，可見“助动詞說”是基本上通不过的。如果只把它作为粘在动前一种表指代的符号，那是可以說得过去的，但它究竟是什么詞类呢？既然它确实有指代中心詞的作用，又有标志定語以联結于中心詞的作用，当然就不应当都被抹煞的。

把“所”字看作表被动的工具詞这是一种錯覺。事实上，表被动的乃是“为”（如“为人所尊敬”）、“被”（如“被他所称赞”），沒“所”也一样（如“为人尊敬”、“被他称赞”），但沒“为”“被”等可不行（如“他所尊敬”、“他所称赞”；这尊敬、称赞对“他”說倒都有了主动的性質，如果咱們不願意把“他尊敬的人”“我們建設的社会主义”都理解为“被他”、“被我們”的話），这就可見“所”字不是表被动的了。只因“所”常和“被”“为”等套用在一块儿，粗粗一睇，很容易把“被”等的性質誤安到“所”字头上。这是“被”冠“所”戴，对“所”字來說，它当然是不能“認帳”的。③

第三种說法是“助詞”（这可拿初中《漢語》課本作代表）。④这种說法的困难在于界說寬泛，不解決問題。如果凡是在語法上弄不清的難詞或者分界感到棘手的難詞就都往“助詞”里头塞，那助詞豈不成了詞类区分上的“避难所”了？（“难”仍讀阳平）如果不是想避“难”，就不必还走旧时“凡虛皆助”的老路。（旧时訓詁

① 參《馬氏文通》63頁，《新著國語文法》253頁。

② 參《高等國文法》170頁；另外刘复也部分地采用了这种說法。他把“所”字的用法分成三種，第一種用法就是表这种性質的。但这种“所”字應該收入什么詞类呢？他沒明表示。參《中國文法講話》108頁。

③ 刘复批評楊樹达“要一貫他的‘所’字表被動說，也和馬氏（馬建忠）要一貫他的‘所’字常位讀領，或兼外動，或兼介字而必先焉”說一樣勉強。”是有理由的，但他把“所”字支离破碎地“分作三種”（參《中國文法講話》108頁）也同樣是勉強的，因为在这三種“用法”中並沒有軼出“指代”的范围，有什么必要分成各不相干的三種用法呢？刘氏所以走了这一条路，就因为他沒有看清“所”字的本质特征，而只跟着“所”字在各种結構中所呈显出来的一时的現象轉圈子，所以就也同樣得出这样勉強的結論了。

④ 參初中《漢語》第三册，140頁。

家把虚詞都叫“語助詞”，或簡稱“語詞”，更簡稱“詞。”)

主張“助詞”說的惟一的理由是“所”字可以从結構中“抽去”，如“我‘所’知道的情况”，抽去“所”，“我知道的情况”，不論結構或語意都还是一樣，并不受影响，可見它是个可有可无的詞，是助詞性質了。我們觉得这是局部的現象，全面地看問題，就不好这样說。如“笑的人”和“所笑的人”意思就正相反(前者是人笑，后者是人被笑；又如“哭的小孩”和“所哭的小孩”，“呼唤的人”和“所呼唤的人”同)；又如“明白的道理”，“明白”是形容詞；“所明白的道理”，“明白”就是外动，“道理”就是明白的語意上的宾語了。可見“所”字并不是个可有可无的詞，有时是不能随便“抽去”的。“所”字本是个古代詞的遺留，直到現代还没有被淘汰，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此。講語法的應該就着它的实况，描繪出它的特点来，才可以对人們掌握它有帮助；只籠統地說是“助詞”，那显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初中《漢語》課本一方面把“所”列为助詞，一方面在指示助詞的語法特点时，又馬上把它除外：“除‘所’字外，助詞都…表示一些附加的意义。”“除‘所’字外，所有的助詞都念輕音。”(見140頁)既然从語法特点上看，“所”字一条也不具备助詞的特点，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它塞入助詞呢？既然把它收入助詞，跟着又从語法特点中一再把它踹出去，这就不易使人信服了。

第四种說法是“詞头”說，①这种說法的困难在于不合事实。誠然，在“据我所知”“所看見的”“所想象的”这些格式中，“所”字和动詞是緊密地連在一起的，但这不是必然的规范，而是在一定範圍內的偶然接合。例如“所非常清楚了解的”“所面对着广大群众公开表揚过的”，等等，这就难說“所”字还是中心动詞的詞头，因为，很显然，它和它的中心动詞已經距离得那么远，又怎能作为它的“头”呢？

由此可見，这四种說法都是有缺点的，不能解決問題的，那么，这该怎么办呢？我們考虑的结果，觉得还是用第一种的“代詞”說比較合适。但不要再冠“联接”“接讀”②或“关系”“复讀”③之类的头衔，因为它起的联接作用只是局部的，而广泛的用法乃是指示——所以可归入“指示代詞”的范畴。仍用前例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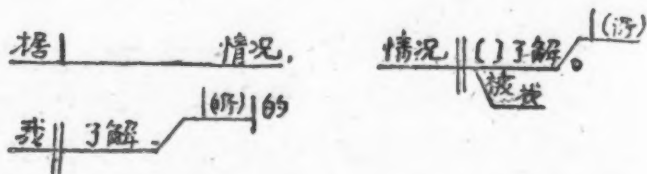
据我所了解的情况，…

这“所”就是指代“情况”的，而“情况”在語意上又确是定語子句中謂語外动詞“了解”的宾語，“所”指代它，又按照漢語的老規律倒装在外动前边去了。如果这中心名詞(在这儿就是“情况”)反上去作为主語，就是：

这情况被我所了解。

美帝国主义被我們所击败。

这“所”字还指代誰呢？显然地还是指代那个反上去的中心名詞的，这中心名詞在本句中不管跑到那儿，总归还是“所”后动詞語义上的宾語，所以“所”就仍可以穩坐动前，作为它的結構上的宾語的“代理人”了。試用图解表示如下：



这里当然也有可能引起誤会，比如說，这是被动句，怎能又带宾語？如果把“所”字也换成“情况”，那么“情况被了解情况”还成話嗎？但是，被动句再带宾語，在漢語并不排斥，这是另一問題，不先討論；主要是这能不能成話。說这能成話，当然有困难，但問題是根本就不能这样理解(跟着这样理解而来的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怪翻譯)，因为“所”字在这儿只是“情况”的代理人，是“情况”和“了解”語意上所发生的关系(动宾关系)，从外部形式上所放出来的“信号”，它和“情况”实际上是一非二，我們只能借助于这个信号去理解“情况”和“了解”的語意上的关系，又怎能把这种信号誤看成和“情况”是迥然不同的两种事物，因而断定它們是主宾对待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成分呢？(图解上，“所”字加了“()”，就是为了預防这种偏差的。)

这种說法的好处，就在于它从历史上揭露出并确实地也描繪出“所”字的本質特性；因而在实践上也就具有簡捷而系統化的实用价值。只要明白了“所”字的这种特性：在动詞(外动詞，关系內动詞)前指代这个动詞語意上所带的宾語或补性(即副性)宾語，就可以对“所”字的用法完全掌握。那些錯用了“所”字的不合规范的句子，如“他們所出发的时候，月亮还没有落山”，只須一句話就可以道破这个句子的毛病所在：“出发”是內动，而內动是不能带宾語的，“所”字放在这儿就沒了着落，当然也就是不合规范的了。

这种說法的缺点是在于：“所”字在現代語，人們对它的指代意义已經大都意識不到了；还要說它是代詞，至少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好理解的。况且，現代指示代

(下轉300頁)

① 王力：《漢語史稿》中册，424頁。他說：在表示被动的情况下，“所”字失去了原来的代詞性，而成为外动詞的詞头。

② 馬建忠叫“接讀代字”，參《馬氏文通》63頁。

③ 严复譯为“复讀”，但他沒有涉及“所”字問題。參《英文漢詁》89頁。

論“們”和“諸位”之類并用

邢福义

認為“們”和“諸位”“全体”“各位”不能并用，这是目前大多数語法書的共同看法。远的不說：最近出版的北大中文系語言学教研組編写的《語言学基础》，在談“語法规范化問題”时，就認為“諸位代表們”是有語法毛病的不規範的說法，理由是：“們”和“諸位”不能并用。^①

我認為，一种語法格式是否規範，既要看它有沒有在最典范的著作中出現，又要看它有沒有普遍性。根据这个标准，“們”和“諸位”等并用的格式應該肯定是合乎規範的。

这种格式，在毛澤东同志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出現。例如：

- 1) 要使全体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時間內，团結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創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23頁）
- 2) 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毛澤东选集》第三卷，811頁）

而且，这种格式不仅毛澤东同志用，党和政府的其他許多領導同志也用。这种格式既見于許多作家的作品中，也見于許多机关的公开文件中。从一般函电里找得到，也从工农群众在某些大会上的发言里找得到。这就雄辯地証明了这种格式是被普遍地运用着的。举例为証：

- 3) 敬爱的代表团全体同志們，…（周恩来总理在欢迎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的讲话，见《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9号，3頁。）
- 4) 亲爱的大使同志，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叶留金同志和全体团员同志們，同志們，朋友們：…（朱德同志在苏联大使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十周年宴会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60年2月15日4版。）
- 5) 諸位朋友們：今天让我來說个故事…（见《赵树理选集》，开明书店，94頁。）
- 6) 陆、海、空軍全体官兵同志們，民兵同志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见《长江日报》1959年10月2日）
- 7) 武汉市和襄陽专区工业、交通、基建单位的全体职

工同志們：…（湖北省省委、人民委员会祝賀武汉市和襄陽专区提前跨进1960年的賀信，见《湖北日报》1959年11月10日）

- 8) 敬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揮員、战斗員同志們：…（群英大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电，见《光明日报》1959年11月9日）

可見，如果一口咬定这种格式不能成立，这是无视語言事实。但是还有必要談談下列几点：

一、我們說“們”和“諸位”等可以并用，并不等于說“們”和一切表示数量的詞語都能并用。“們”和“三个”“五位”之类是絕對相排斥的。

二、“們”和“諸位”等并用的格式并不是在任何場合都能够使用的。这种格式一般用在呼語中，因此这种格式最常用在講話、演說、公开信等的开头。一般的句子中，也有用这种格式的，如例1，但比較少見。至于函电及其他公开信件末尾的签名部分，則只能用“全体××”，不能用“全体××們”。比如“群英大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电”，开头用“亲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揮員、战斗員同志們”，而在信尾用“全国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設、財貿方面社会主义建設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见《光明日报》1959年11月9日）

最后談一些有关的問題。

楊欣安等《現代汉語》第四册說：“至于象‘諸位同志們’的用法，有些欧化的意味，跟汉語的一般习惯不合，近来虽有扩張的趋势，但未形成規範。”^②《初中汉語課本第三册教学参考書》說：“‘們’的用法近年来有扩張的趋势：1、重复用，如‘…諸位老师們’…”^③这里有三个問題值得討論。1) “們”和“諸位”等并用的格式是不是欧化的格式；2) 这种格式是不是近年来“們”的扩張用法；3) 这种格式是不是合乎規範的格式。

（下轉292頁）

① 北京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語言学教研組編：《語言学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122頁。

② 楊欣安等編著：《現代汉語》第三册，重庆人民出版社，1957年，54頁。

③ 张志公主編：《初級中学課本汉語第三册教学参考書》，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26頁。

修辭新例

看圖會意

《中國語文》1959年12月号倪寶元同志的《漫談修辭新例》里談到“顧名思義”和“反客為主”兩種修辭新例，我覺得很有意義。

我在此也補充一種修辭新例，那就是“看圖會意”。

所謂“看圖會意”，就是在書面語中，用圖形來表達意義。這個圖形，不是六書中“象形”之類，因為它沒有公認的和確定的讀音；這個圖形也不是什麼藝術插圖，因為它只是一個簡單的圖樣；這個圖形也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它是句子裡的有機部分。

運用“看圖會意”修辭手法的目的大致有兩種：

第一、用簡單的圖形表現複雜的事物或情理。例如：

- 1) 這四幢屋各不相連，散布在一座小山包下。一條Y形的小山溪把它們分割在四處，小隊部駐在匯流點旁左邊的一幢。（曲波：《林海雪原》，109頁）
- 2) 高天的威虎山前懷，抱著8形的五個小山包，名叫五福嶺。這五個山包的大小一樣，外貌相同，間隔距離排列得非常均勻。（同上，217頁）
- 3) 劉波根據他的報告在地图上標了一個8字形的藍綫。接着在劉助賢、孫達得的報告後，他又標上了不同周度的兩個8字綫，三個8字綫加起來，形成一朵8形的花。此時小分隊的位置已在正北那個8形的紅點處。（同上，466頁）

要描寫高山狹谷、急流峭壁、林海雪原的複雜地形，要敘述一股狡猾的殘匪逃竄的離奇難辨的路綫，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是比較困難的，或者是需要費很多筆墨的，但用個圖形來表示，卻表達得很清楚、很確切，節省了許多文字。

第二、為了諷諷、諷刺和嘲笑。例如：

- 4) “□□”是國貨，“穆天子傳”上就有這玩意兒，先生教我說：是闕文。…不過先前是只見於古人的著作裡的，無法可補，現在却見於今人的著作上了，欲補不能。到目前，則漸有代以“××”的趨勢。…這東西多，對於這著作的內容，我們便預覺其激烈。但是，其實有時也不然。胡亂×它幾行，印了出來，固可使讀者佩服作家之激烈，…却又可使檢查員愛他的

順從，許多話都不敢說，只×得這麼起勁。…（魯迅：《花邊文學》：“…‘□□□□’論補”）

- 5) 從外面炸進來，這“生命圈”便收縮而為“生命綫”；再炸進來，大家便都逃進那炸好了的“腹地”裏面去，這“生命圈”便完結而為生命○。（魯迅：《偽自由書》：“中國人的生命圈”）

- 6) …我將《張資平全集》和“小說學”的精華，提煉在下面，遙獻這些崇拜家，算是“望梅止渴”云。

那就是——△（魯迅：《二心集》：“張資平氏的‘小說學’”）

魯迅先生用“□”“×”等圖形來揭露國民黨壓制言論自由的書刊檢查制度，來諷刺那些偽裝激進的無聊文人；魯迅先生用“生命○”來諷刺國民黨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抵抗政策；魯迅先生又用“△”來嘲笑資產階級的鴛鴦蝴蝶派文學的庸俗、老套和輕浮淺薄。如果魯迅先生在這裡不用圖形，而用文字，把“□□”“××”改成“空方框”“又叉”，把“生命○”改為“生命零”或“生命的完結”，把“△”改為“三角戀愛”，讀起來就平淡得多，諷刺的力量就弱得多。現在用了圖形，就很形象，很幽默，很含蓄，因而也就使他的雜文更鋒利，更富有戰鬥性。

這些圖形有些不能讀出它的聲音（例3中“8字形”的“8”是文字，不是圖形，因此有確定的讀音，讀“八”），只能領會它的意義。圖形在句子裡的功能大抵相當於一個名詞，但有時也可以當作動詞來活用一下。如例4中的“胡亂×它幾行”“只×得這麼起勁”，“×”就相當於一個動詞了。

過去的一些修辭學著作談修辭格“摹狀”時，認為“摹狀”只包括摹色摹聲兩類。我想，“看圖會意”可以定名“摹形”，與“摹色”“摹聲”並列，也包括在“摹狀”這個傳統的修辭格名目里。（嚴修）

新“拈連”

“拈連”是一種修辭格，這種修辭手段的特點，陳望道先生在《修辭學發凡》一書中寫道：“甲乙兩項說話連說時，趁便就用甲項說話所可適用的詞匯表現乙項觀念的，名叫拈連辭。”例如：

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渡天涯。（趙令時：《錦堂春》詞）

水調數聲持酒听，午睡醒来愁未醒……

(张先：《天仙子》詞)

“鎖”是說明“門”的，趁便用来表現“夢”；“醒”是說明“睡”的，趁便用来表現“愁”。

現代漢語中出現這樣一種現象，就是將現成的詞語更動一個字而創造出新的詞語，讓這新的詞語跟它所憑借創造的現成詞語連用，以起到修辭的效果。這種現象現在越來越多了。

連長你記性不好，忘性倒不錯啊！(田川：《修堤》)

咱們都是大老粗，好好學習，變他個老細。(西虹：《家》)

這氣凌人不對，但是必須氣凌鬼。(王任重：《來一個打鬼運動》，《人民日報》1959年10月11日)

他把黨和人民對於他的要求“置之度外”，而把他對於黨和人民的要求“置之度內”了。(龔同文：《變》，同上，1959年12月24日)

這種手段具備“拈連”的特點，就是“兩項說話連說”，上下文聯繫起來才能有修辭效果。但是它跟《修辭學發凡》里所說的“拈連”不同，該書中的“拈連”是詞的靈活運用，而這種“拈連”是利用現成詞語的格式創造出新的詞語。可以這樣說，前者是依據詞的意義造成的“拈連”，後者是依據詞的形式造成的“拈連”。

這種“拈連”有個明顯的特點：由反義詞來構成(只有極個別例外)。語言中的反義詞有着比較強烈的修辭作用，“通過反義詞表現出了對立的关系，這種對立可作為描繪刻畫人物、事物、事件的異常鮮明的手段，借助反義詞把對立的人物、事件加以對比，正如同圖畫上淺淡的色彩在黑底上被襯托得更为鮮明一樣。”^①這種修辭手段除了可以起到對比作用，讓語言生動鮮明外，還可以使語言變得詼諧、風趣。特別在打擊反面現象，批評落後事物方面，它更有強烈的力量。魯迅先生就曾用過這種手法。

一個闊人說要讀經，噯的一陣一群狹人也說要讀經。

(《華蓋集》：《這個與那個》)

在毛主席著作里，我們更可以看到這一手法的巧妙運用。

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

(《毛澤東選集》，76頁)

難道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後來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們從娘肚子裡帶出來的老毛病嗎？(同上，144頁)

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莊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同上，810頁)

有一些新成語，就是依據這種手法創造出來的，如知難而進(知難而退)、欲速必達(欲速不達)、後生可愛(後生可畏)、歌聲載道(怨聲載道)、小是小非(大是大非)等。

運用這種修辭手段，有時候只有仿造的詞語，而被仿造的詞語不出現，如前面的“一哄而集”(一哄而散)、“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另外，有些仿造的詞語已經能單獨使用，不必要一定跟被仿造的詞語聯繫着使用了。如“躍退”(躍進)、“促退”(促進)、“後進”(先進)、“意料之中”(意料之外)。當然我們也反對這一手法的濫用，或者隨便製造生詞如“自內”(模仿“自外”)、“會眾”(模仿“听众”“觀眾”)之類。(良明)

相反相成

《中國語文》1959年12月號倪寶元同志的《漫談修辭新例》一文的“顧名思義”中舉有“背陰坡社唱遍向陽歌”這個例子，我們覺得它和“顧名思義”的修辭手法有形式上的不同。因為“顧名思義”這種手法，和“反復”有相同之處，“背陰坡社唱遍向陽歌”，只是“反義相聯”而已，根本沒有“反復”的成分；而“反義相聯”，又不是“顧名思義”的必需條件，哪能歸到一個類型呢？因此，與其說“背陰坡社唱遍向陽歌”是“顧名思義”中的“反義相聯”，倒不如說它是“相反相成”的另一格式。

毛主席說過“相反相成”這句話是辯證法的。“‘相反’就是說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鬥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見《矛盾論》)。客觀事物是這樣，反映客觀事物的語言也是這樣。尤其在修辭中，只要具備了一定的條件，滿可以把兩個相反的概念，聯結起來成為一個新的概念。我們舉毛主席的文章作“相反相成”手法的示范：(下加點原文所無)

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毛澤東選集》，211頁)

但是消滅它(戰爭)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同上，171頁)

為了進攻而防禦，為了前進而後退，為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為了走直路而走彎路。(同上，194頁)

以上是一句中的“相反相成”，看似矛盾實不矛盾，其中包含着真理，賴人尋思玩味。又如：

① 《俄語修辭學概論》中譯本，71頁。

“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同上，234页)

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同上，147页)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同上，225页)

我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同上，485页)

以上是几句中的“相反相成”。在所有“相反相成”的句子里，不管一句或几句，它总是利用词语的反义或对义表现矛盾，又在一定的条件下，把矛盾统一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这正是修辞上“相反相成”的妙用。

主宾同位

倪宝元同志在“反客为主”的末尾举了“给武士插上文化翅膀”一个例子，虽然也可以在“文化”后面加上“的”，和其他所有的例子一样，构成定语与中心词的关系。但是有些类似这样的结构，却又决不可能加上“的”，那么，它们就不是定语与中心词的关系，而是“主宾同位”的关系。语法上有同位成分，但同位的两个，既不是宾主的关系，又没有比喻的作用。修辞上的“主宾同位”，主要就是起比喻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加“的”的才是“反客为主”，凡是不加“的”的(包括可加

而未加的)，都是“主宾同位”。“主宾同位”是比喻手法中的另一种形式，它和“反客为主”的比喻手法也有形式上的不同，它也是新兴的修辞手法，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例如：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毛泽东选集》，680页)

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同上，904页)

这个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保证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能够有战胜法西斯野兽的力量。(最伟大的友谊)

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通通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毛泽东选集》，184页)

以上这些例子，主宾之间有“这个”复指的，当然不能加“的”；“法西斯”是抽象名词，虽然也可以加“的”和“帝国主义的豺狼们”(见前)一样构成定语与中心词的关系。但是作者都没有加“的”，那就是主宾关系。其余都是具体名词，加“的”更要发生误会，使人认为是实事而不是比喻。因此，这些例子决不能加“的”。我们要辨别清楚，加“的”的是“反客为主”的比喻手法，不加“的”的是“主宾同位”的比喻手法，这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徐仁甫)

(上接 289页)

于第三个问题，上面已经讨论；现在就前两个问题谈谈个人的意见。

我认为，说这种格式是欧化的用法是不正确的。在很多近代白话文著作中，这种格式已经相当普遍地用了。略举几例：

1) 请过众位姑娘们来，调开桌椅，罗列杯盘，母女姊妹们吃罢了饭。(《红楼梦》上，239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2) 老爷们并各位叔叔哥哥们都吃了饭了。(同上，110页。)

3) 众媳妇们说：“伺候齐了！”(同上，78页。)

4) 众小厮们都在丹墀侍立。(同上，78页。)

5) 因此，宝玉只和众丫头们掷骰子赶围棋作戏。(同上，185页。)

6) 宝玉辞别贾赦，同众姊妹们回家……(同上，239页。)

这种用法在《红楼梦》中很普遍，这里只是随便举出几个例子而已。可见这种格式是我们语言里本来就有的。

以为这种格式是近年来“们”的扩张用法，也是不

正确的。这种看法如果是正确的，“们”和表示数量的词语并用的现象就应该是过去少而现在多；然而，事实是，“们”和表示数量的词语并用的现象过去多而现在少。比如在《红楼梦》中，不仅有我们现在存在的并用现象，而且有我们现在没有的并用现象。略举几例：

7) 尤氏未及答应，几个媳妇们失笑道……(同上，75页。)

8) 凤姐儿见还有几个妯娌们陪着女亲……(同上，143页。)

9) 只见凤姐儿在门前站着……看着十来个下人摆花盆呢。(同上，286页。)

“们”和“几个”“十来个”并用，是我们现在没有的用法。这种用法，在《水浒传》中也有，如：

10) 自从武大娶得那妇人之后，清河县里有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都来他家里惹恼。(《水浒传》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356页)

可见，从现在看来，近年来“们”和表示数量的词语并用的范围是缩小了，而不是扩张了。

语文短评

歧义

771 今天的国画家長于書法的人很少,这无疑是一項缺点,在艺术教育方面恐怕是值得提倡一下的。(文艺报 1959年18期,7頁)

“值得提倡”的是什么呢?作者原意是指国画家学习书法;但由于句子的結構有問題,意思似乎搞反了。修改的方法:可以把“值得提倡一下”改为“应该引起注意”或“值得提倡一下书法”。(宋玉柱)

772 但是有人認為只有苏州的白磁土才能生产白水泥,北京产的不能用。为了証实这一点,在工人和技术人員一致努力下,前后經過三十多次的試驗,终于生产出来顏色洁白的白水泥,經過鉴定質量合乎要求。(北京日报 1959年10月12日2版)

“証实”的意思是証明前面的看法是确实的,而原意却是要証明前一种看法是錯誤的。所以后一句应改为“事实証明这种看法是錯誤的……”(張雨山)

773 長期以来南朝陶俑发现很少,成为考古学中的空白点,这对六朝喪葬制度和官私奴婢問題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証。(文汇报 1959年9月5日2版)

第三个分句中的指示代詞“这”指什么呢?看起来倒好象指“很少发现”和“空白点”,实际上不是。仔細体会文意,应当指“六朝陶俑画冊”。句子中没有出现过的詞語,不应当突然用代詞来指代。(朱松山)

774 馮友兰、黃子通对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看法。侯外廬、呂振羽对老子思想是唯心主义的看法。(光明日报 1959年6月10日2版)

这是两个小标题。看到标题的人都会猜測:究竟是老子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呢,还是馮友兰他們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根据上下文可改为“馮友兰…认为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的”,这样就不致引起誤会了。(千 麦)

775 廿八年前,兰朵才八岁,貴族江巴打死了父亲。(解放軍画报 1960年1期,21頁)

“父亲”的前面应该加上“她的”,否則,意思就变成“江巴打死了自己的父亲”了。(一 兵)

776 从这次群众性的“推先”运动中,我們总结了“六字推先法”……(跃进 1959年15期,45頁)

“推先”的意思不明确,是“推举先进”呢,还是“推广先进經驗”呢?从上下文看是“推广先进經驗”的意思。与其这样,不如明白地写作“推广先进經驗”。(安汝簪)

777 歌頌汉藏民族偉大友誼的大型話剧“文成公主”“降龙伏虎”已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作为迎接国庆十周年剧目。(文汇报 1959年9月8日2版)

这里倒好象“降龙伏虎”也是歌頌“汉藏民族偉大友誼的”剧目了,大家都知道不是。应当在“降龙伏虎”前另加一个适当的定語。(朱松山)

778 繼續鼓足干劲,爭取四季度更大胜利。(新聞日报 1959年10月4日2版)

“四季度”与“第四季度”意思不同,“四季度”是指四个季度。照句中字面上来看,应将“四季度”改为“第四季度”。(林昭俊)

生造詞語

779 人們在屋子里悶悶默默地坐着,幼兒象战士的背包一样,背扎在父亲或母亲的背后。(紅日 103頁)

“悶默”不是一个詞,不能重叠成“悶悶默默”。如果是因为強調而把“悶悶”和“默默”都用上,那也用不着,这句话只要用其中的任何一个就行了。(龔千炎)

780 村庄上漆漆黑黑,沒有一个人家有一星灯火,每一个人家的門却是敞开着。(紅日 103頁)

作者也許是为了強調而把“漆黑”重叠成“漆漆黑黑”的,其实一般人都不会这么說。这句话可改成:“村庄上漆黑一片,沒有……”(龔千炎)

781 …一条剛能装盛一个人的麻袋里。(敌后武工队 324頁)

“装”和“盛”是同义詞,这里用哪个都可以;可是不能硬凑成“装盛”。(安汝磐)

782 刘文彬扭臉望看--下赵庆田… (敌后武工队 189頁)

“望看”是生造詞。平常只說“望一下”或“看一下”,而不說“望看一下”。(安汝磐)

783 另外,这与妥确地运用語言中的詞也是分不开的。(現代汉语詞匯 4頁)

“妥确”是一个生造的詞,大概是妥当、妥貼的詞素“妥”和确切、精确的詞素“确”合成的。其实用“确切”就滿可以了。(韓翊林)

784 同这些空手赤拳的一部分人們,互相揪扭对打起来。(六十年的变迁 170頁)

通行的成語是“赤手空拳”,这里的“空拳赤手”是把成語顛倒了用的。不如仍改成“赤手空拳”。(潘力)

785 馮寡婦得意忘形,信口雌黃… (迎春花 470頁)

“信嘴雌黃”恐怕是作者从“信口雌黃”这一成語中改編而来的。(林碧俊)

7.6 这两方面綜合起来就会更好地使我們掌握詞匯的今天和将来,从而更好的为現实的語言生活服务,为現代汉语詞匯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化服务。(現代汉语詞匯 2頁)

“語言生活”这个詞也不好理解,我怀疑是作者生造的。作者大概是指“語言实践”“語言的运用”等等。可以改成:“…从而更好的指导人們的語言实践,促进現代汉语詞匯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化。”(韓翊林)

詞序不当

787 武則天是唐代前期和太宗、玄宗同是重要的中心人物。(文汇报 1959年12月6日6版)

这句话結構沒有組織好。改变一下詞序,使成为“武則天和太宗、玄宗一样,同是唐代前期重要的中心人物”,会更好些。(馬志榮、周志远)

788 即使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种赤裸裸的描写,我們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糟粕,而不能是别的。

(文学知識 1960年1月号,7頁)

这句话第二分句的主語和謂語配錯了,成为“結論是糟粕”,但原意是“这种…描写是糟粕”。試改成:“即使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我們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这种赤裸裸的描写也只是糟粕,而不能是别的。”(廖达)

789 1958年和1959年連續大跃进,尊定了我国国民經济高速度按比例的发展局面。(新观察 1960年3期,3頁)

主謂結構作定語的时候,定語和中心語之間一般要加“的”。这里应把“发展”前的“的”放在“发展”后面。(年一)

790 庄家富是同陈协中作了長時間的“对磨”后才以2比3敗北,第五局的比数是23比21。(北京晚报 1960年4月9日4版)

庄家富既然是以2比3敗北,那么他第五局的得分應該是“21”,必須把“21”跟“23”換一下位置,才符合分承的次序。(罗忠新)

791 艺术上的民族風格,是不可等閑視之的次要問題。这是一个群众性的問題。关系着一部書能否在广大群众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問題。(《沐海雪原》评价 64頁)

从第一句中看出,艺术上的民族風格,是次要問題;而后面两句又說它非常重要,不是次要問題。这就产生了矛盾。所以第一句应改为:“艺术上的民族風格,不是可以等閑視之的次要問題。”(今卿)

啓事

为了减少排字、校对的錯誤,請作者协助我們尽力做到这几点:1)来稿請不要两面書写(两面打印的稿件,請寄两份);2)引文務請查对清楚,并注明出处(不同版本的經典著作,請特別注意);3)字迹請勿潦草。

本刊編輯部

評《古漢語概論》

山東大學中文系語言教研組

“古代漢語”是綜合性大學和師範學院中文系都設有的門課程。在1957年整風反右後的一次教學改革中，許多學校都揭發了這門課程教學中存在着的問題：講課目的不明確，厚古薄今，幾乎是普遍性的。以後各校都對這個課進行了改革。在今天看來，過去的改革還很不夠，少慢差費現象還很嚴重，有必要進一步作徹底的革命。但是過去的教學改革和學術批判對這門課的改進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最近我們看到了朱星先生著的《古漢語概論》，這是他在天津河北師範學院講授“古代漢語”的講義。看到書名，我們很高興，等到翻閱全書以後，卻感到非常失望。這本書雖然是在1959年10月出版的，可是看來著者並沒有在過去的教學改革和學術批判中得到提高，改進教學，更不要說貫徹多快好省的精神了。所以值得提出來談談。

這本書的對象是中文系學生和中學語文教師。著者在自序里說：“大家迫切需要有一本古漢語概論，使他們知道古漢語的一般情況和基本知識，以及如何自修提高等等，這樣才可解決他們的問題。”（1頁）

著者這裡提出的範圍是明確了的，那麼本書就應該守着“古漢語的一般情況和基本知識”的範圍來進行講述，用明白易懂的話介紹切合實用的知識。但是著者在實際編寫過程中却好用轉錄材料的辦法來代替自己的敘述，內容就大大超越了作者所提的範圍，離開了解決實際問題的目標。

離開了一本教科書的範圍而仍不失其為一部科學著作的話，也還是應當受到一定程度的歡迎的；可是這本書的內容也并不符合一本科學著作的要求：全書都五十萬字，直接或間接引用別人的說法卻幾乎占三分之一；而且著者每每不很考慮別人的說法是否都言之成理，是否彼此之間有矛盾，每每不加分析擇別地羅列在一起。有些封建性的糟粕或資產階級學者的謬說被引用進來，也就在所難免了。固然著者也多新奇的見解，可是很少加以科學的論證，又每每前後矛盾，叫人無法理解或信從。總之，這書似乎也並非科學著作性質的。

書中除了大量引用別人的學說之外，還收入大量



資料性的東西。例如：“說文解字部首字表”占了近四十頁；“假借字表”占了一百二十多頁；“虛字表”占了五十頁；還有“上古韻部字表”以及許多音韻圖表，等等。這些圖表總起來大約又占了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且不論這些東西的價值如何，作用如何，作為一本書而論，塞進去這麼許多冗雜的東西有什麼必要呢？只能使這本書顯得臃腫不堪，不象“古漢語概論”而象古漢語百科全書了。真的編一部古漢語百科全書倒也是有用的；可是百科全書又決不是這樣的編法。

那麼，我們還是大致從著者自己所提出的要求，即大致從一本教科書的要求來評論一下。

在“文字”這章里，朱星先生說：“我們研究周秦漢的書面語，必須研究小篆以上的古文字。因此我們研究古漢語的文字，主要還是研究小篆以上的古文字。”（29頁）“我們讀古書，研究古漢語，要認識古文字，不可不學習說文解字，因為它基本上合乎甲骨文金文，保存了不少古義；同時不可不參考甲骨文金文來訂正說文解字。”（64頁）

這等於說，要成為古文字的專家才有讀古書的資格。難道讀古書竟要費這麼多的周折！如果竟有人信以為真，其結果不是放棄讀古書的念頭，就是真的去走這條路。可是，難道這是培養中文系的學生或中學語文教師的路嗎？

朱星先生為了“启发初學研究古文字的興趣和方法”（74頁），特地“舉一些例來證明字形與音義的關係”。（64頁）例如：

鬼 說文：“人所歸為鬼，从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从厶。”然甲文作，象人只是禿頭。古有鬼方蠻族，決不是指出鬼之地。因此鬼本當是猴的象形字。猴字是形聲字。是後起字。猴正象人而頭較禿，頁首等字都有長發，是人頭，象猴頭沒有發。鬼加酉聲為醜，正是指猴又象人又不象人，極醜。易經中有“載鬼一車”，因猴羣很多，所以古代人吃猴，故獵得一車。然則鬼方實指南方出猴之地。鬼神的鬼是後起義。（72頁）

這樣能启发什麼興趣和方法呢？難道這樣才算搞清楚字了字形，才在音義上不出錯了嗎？把“載鬼一車”說成是

* 朱星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10月。

古人吃猴子捉猴子，也恐怕很难叫人信服。

在举例中，朱星先生说，“‘周’字甲文…象田亩形。…周囿音同。”(66页)在解释“用”字时又说：

周实在也象钟形。周钟二字双声，上古音都属端纽，象打钟声。商字也是象钟，…商周时铜器极被尊重，所以用钟为国号。郭沫若先生考周‘象田中有种植之形’，周田上古是双声。可能是二词合一形，或说‘一字歧出’。(69—70页)

同一“周”字时而说它象田亩形，时而说它象钟形；说它象田亩形时，以周囿音同，周田双声为证；说它象钟形时，以周钟双声为证。举例的用意是要证明字形与意义的关系，结果却告诉别人字形与意义的关系是无定的，可以随便假设，这怎能启示初学以正确的方法呢？

“音韵”部分是书中篇幅最多的一章，计二百八十七页。朱星先生说：“我们学习这一章可能有些困难，不过稍加钻研是可以解决的。方法是先学习了语音常识或语言学概论，然后随着本编同时读一些基本书，如讲上古音时，可检查一下诗经的押韵字，就对古韵分部的道理明白了。学习中古音时，可把广韵以及韵镜切韵指掌图等书查看一下也就明白了。”(5页)著者把《诗经》《广韵》《韵镜》和《切韵指掌图》都算作基本书，要学习的人去读，这是对中文系学生或中学语文教师不切实际的要求。但是问题还不止此。从这部分的叙述来看，著者只是拉杂地抄录了各家对音韵问题的一些说法，不时夹上一些自己的臆说，使问题复杂化、神秘化，结果只能把学生引入迷途。

试以“上古音的韵部和声调”为例。著者在这里讲了四个小标题：“(一)古音韵部研究和分部经过”(131—154页)，“(二)上古音的声调及入声阴声字的韵尾问题”(155—171页)，“(三)诗经的押韵字和说文形声字的分部法”(172—176页)，“(四)上古音的韵部拟音”(176—179页)；末了附了个“上古韵部字表”。著者对这四个小标题是怎样来说明的呢？这里无法详细评介，只举几个例子谈谈：

比如，朱星先生在第一小标题里列举了某人分上古音为若干韵部，某部到了某人又分为若干部，从吴棫一直谈到章太炎和黄侃，几乎包罗了历史上所有古音学家的分部说法。其中讲黄侃分二十八部的一段，就花了七页，把各家对黄氏的评论都抄集了来。可是终究没有明白说出上古音到底该分多少韵部，有什么根据，而只在后面所附的“上古韵部字表”中说，“本表主要根据夏忻二十二部古韵表，因为这个分部比较切实可靠”。(179页)那么，为什么不专对夏氏的二十二部作重点讲述，让人对夏氏的分部有个明确的概念，为什么

不说一说这个分部的根据，让人明白它是怎样的“切实可靠”呢？

对上古音的声调，著者在上述第二小标题中也罗列了八种说法，每一种说法主要是抄录原文或成说，比如在“有平上入三声”下面除了开头十个字以外，整段抄自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的“古四声说”，至于原文里有些话到底是什么内容，著者不加解释，让你自己去摸索。

尽管花了这么多的篇幅，却终于没有说清楚上古声调的情况和基本知识。著者说，“我也主张五声说(王国维的——本文作者)有道理”。(163页)王氏的五声说是什么呢？他本人说得很清楚：“古音有五声：阳类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是也。说以世俗之语，则平声有二，上去入各一，是为五声。”王氏是根据他的见解来立说的，而朱星先生却是以现在有的方言是有五个声调来证明五声说有道理。他说“今方言中还有五声，河北省也有。”(163页)又说：

五声说实际上就是四声说，不过把阳声的平声加了一个补充说明：说阳声的平声没有上去入；阳声的平声与阴声的平声可能调值有些不同，因为后面挂上了鼻音，音较上扬，因此立了五声说。(162—163页)

试问：王氏的五声可以同今方言的五声相比拟吗？王氏五声说实际就是四声说吗？王氏分别阳、阴是因为阳声的平“音较上扬”吗？

更使人糊涂的是朱星先生既主张五声说，而在前面谈上古音的入声问题时却又提出“二声三调”说，说是“为了科学的分析，最好分析为‘二声三调’”。(153页)作者为“二声三调”列了一个表：(154页)

新声调说	二声	阴阳平(平是广义名，举平以赅上去)	入	区别主要是音长短，强弱
	三调	阴阳平上去		区别主要在音高低

读者要问：“五声说”(不论是王国维的五声说，或是朱先生所解释的那个五声说)跟“二声三调”说怎样能够调和起来呢？没有解释。而复习题里却要问学生：“王国维的五声说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上古音究竟有多少声调？有什么理论根据？”

我们认为就这门课来说，实在不必在这些问题上纠缠不清，既要提出，就该有一个简单清楚的合乎科学的解释，硬把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东西摆给学生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在音韵部分还大谈等韵，在练习题里要学生“把李清照醉花阴一词的每个字注明清浊音、五音(喉牙舌齿唇)、及四等(宋元学派的)、(以上可查韵镜及切韵指

掌图)四呼(开齐合撮)。”象这种习题,真不知道其目的何在。学了这些,对理解古汉语有什么帮助,对中学语文教学有什么帮助,恐怕朱先生也很难回答。

照著者的这种讲述方法,我们相信学生在学完这章以后,是连反切的用法也不会明白的。这是严重的少慢差费的教学。

应当注意的是,本书各部分的讲述除了照引原文之外,几乎全部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学生有什么样的基础,怎样用“启发式”,怎样“由近及远”,怎样“由浅入深”等等都不是著者所考虑的。著者并不是在介绍“必须具备的”“一些常识”,(2—3页)而是随自己兴之所至或力所能及来安排章节进行讲述的。

这里还有个比较大的问题需要特别提出来谈谈:

朱星先生是否認上古音有 -p -t -k 尾的,也否認中古时期北方语音中有 -p -t -k 尾。

本来,语音是时时在发展演变着的,上古音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事实而存在的,在它以后还有中古音、近古音、现代音。我们如果根据一些材料假定上古音曾有某种情况,就不仅一定要检验它能不能同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相合,而且一定要考虑考虑这种假定情况在上古以前可能是怎样的(要是有条件供我们考虑的话),一定也要考虑考虑这种假定情况在中古、近古、现代是怎样的。我们如果根据一些材料对中古音某种情况有所假定,原则上也应当这样考虑考虑。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作一种假定,不仅要用该时期材料去检验它,而且要把这一假定放到历史演变里去检验,看一看它的来龙去脉,看一看在历史演变中,是与各方面的情况格格不入呢,还是若合符节。这点是很重要的。后一时期的语音情况,对于前一时期的语音假定,是一种根据,同时也是一种制约。

一些人认为古音是有 -p -t -k 尾的。这种假定可以解释诗经押韵的现象,可以解释文字谐声的现象,它同押韵和谐声现象没有冲突。并且它也可以解释中古音(切韵音)和现代方言(如广州音)中有 -p -t -k 的这一语音现象。上古音有 -p -t -k, 中古音的 -p -t -k 就是上古音的继承(虽然不一定恰恰是嫡系的继承)。上古音与中古音之间的严密的语音对应说明了其间的继承性。

朱星先生是怎样来否定上古音有 -p -t -k 尾的呢?他说:

入声字在上古音系的诗经楚辞中,多与阴声通押,少与阳声通押,耕叶二部独立,不与他入声字押或不与侵覃等押,是由于有独自の元音,并非收声p。足証上古入声没有p t k 收声,至少诗经楚辞中并没有反映这一事实。(164页)

这个假定怎样用来解释中古音和现代广州方言有 -p -t -k 尾这一语音现象呢?朱星先生说:

广韵所收的方言面积较诗经加广了,它把吴音闽粤音也收入了。例如闭口音以及入声字三个韵尾p t k 与 m n ŋ 相配就是闽粤音。广韵是尽量求分的韵书,因此尽管当时“北京”方言中已没有入声,而广韵是采用闽粤音以求其分,连当时吴音的入声他也不要(因不如闽粤音分析细),北方方言中没有入声即分不出入声他更不考虑了。因此广韵的分韵较多较细,只是由于所收方言较广较多,并不是全从上古音分化出来的。(396—397页)

入声字之收声并非周秦上古诗经等韵文和形声字的音系,而是广州方言的音系。它可能很古就有,方言是氏族部落分化的现象。(165页)

原来支持朱星先生否認上古音、中古音有 -p -t -k 尾这个假定的是另一个假定。这个假定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语音从古到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虽然朱星先生在旁的一些地方也承认语音是要变的,“一般情况,词汇变得最快,最多;语音次之,语法又次之。”(10—11页)可是到了讨论具体问题时,却又用现代的地理因素来解释古代的语音现象,在原则上就取消了语音的历史演变。

朱星先生又认为“方言是成系统的,因此有极强的稳固性。”(398页)因此“方言间个别的少量的语音影响是肯定的,至于音系的大变动是不容易的,(数万年造成的方言音系不会在短短的二三千年中变了另一音系)而方言的整个被消灭反倒比较容易。”(399页)

大家知道,现代北方方言里没有 -p -t -k 尾,乃至绝大多数北方方言不再有独立的入声调类,这是语音演变的结果:由原有 -p -t -k 尾变为没有 -p -t -k 尾,进一步演变为丧失了入声这一调类。但是朱星先生否認这个历史演变。

既然语音是没有什么变化的,所以朱星先生就不妨以现代方言的调值来说明古代方言的调值。比如他说,“如果肯定广韵入声跟阳声相配,是采用粤语音,则入声调值当如今广州音读法”,“齐梁时极讲究清浊,而四声都分清浊,最整齐的推吴语(上海和温州)。如果陆法言研究音理,四声调值似宜以吴语为主。”(224—225页)

既然古今语音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而语法的变化又次于语音,那么语法自然更没有什么变化了。这样我们还讲什么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呢?

朱星先生的这些见解都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在基本观点上就不能同意。

第四章是“词汇”。在“词汇的分析”一节里著者提出词汇学的主要任务是“对词汇的意义音节构造形态

等加以分析”，(432頁)于是就立出許多名目。比如：自然音詞、象物聲詞、假定音詞、类推音詞、廣義詞、狹義詞、異義詞、單一的混合詞、并立的複合詞、相屬的複合詞、加綴的詞根詞、原生詞匯和派生詞匯(母詞、子詞)、方言詞匯和普通話詞匯、專門特殊詞匯和一般常用詞匯、外來語詞匯和本國語詞匯，此外還有所謂古今雅俗詞、謙詞、忌詞，等等。名目不下四五十個。這種“分析”是為了什麼，有什麼作用，誰也不知道。

關於廣義詞狹義詞，著者舉“人、花、魚、美”和“婦、嬰、菊、杏”為例，(438頁)說前者是廣義詞，後者是狹義詞，是“從比較而來”的。既然廣義狹義是比較而來的，是相對的，那麼一個詞的屬於廣義詞或狹義詞就是無定的，非兩下對舉不可了。這種“分析”實在毫無意義。對褒義詞著者舉“晴”“酒”等為例，(438頁)不加解釋，叫人無法理解。在舉例中，著者把“讀書”“東歸”“不良”“至善”等等都列為詞(441頁)，把“日注(茶名)”“吉日”等等以及來自匈奴的“日逐王”都列為“日”的派生詞。(445—446頁)我們相信朱星先生不是不知道“日逐王”是譯名，因為在“日逐王”下注明了“見漢書”，但是還要把它算作“日”的派生詞。

作者還用了三頁篇幅來抄《康熙字典》和《辭源》，其中有“丁丁”(伐木聲)“丁壯”“丁卯集”(書名)“丁寶楨”“丁汝昌”，等等，說“丁字中有這些詞匯”。(419—422頁)

還有奇特的是在原生詞派生詞下突然又列出原生字派生字一項，造出“初生”“再生”“再再生”“再再再生”“再再再再生”等名目。認為“暮”就是“屮”的“再再再再生”字。在“專門特殊詞匯”下，作者不厭其煩地抄了九十九個《史記·天官書》中的詞，又從“光緒十七年陸九如編：《應酬匯編》”中抄了十一行凡單，說“其中有些是雅名，如玉容是肥皂，絲桐是琴，手談是棋，蘇注是錫壺……”。(450—451頁)著者在這裡已經完全忘記了他的任務。

朱星先生非常慷慨地讓出篇幅來抄這些東西，而對一些真正重要的基本概念却或是不談，或是越說越亂。

著者說：“假借字即一字多義，…(一字多義實包括幾個詞，但只用一個字，所以說是無形的詞匯擴充。)”(471頁)這裡似乎是說假借是用同一個字標記語言中的不同的詞。但是書上又說：“至于十干名、姓、星名等的丁字還是一個詞，除非他的聲韻調變了(用拼音文字寫必然字形也不同)，否則它還是一個詞，我們不可由於它一個字兼有六個意義就說它有六個詞，不管它六個意義中間有的是毫不相關的假借，有的是意義相連

的引申，總之還是一個詞，否則編字典詞書將不勝其繁。”(423頁)這裡著者又堅決主張同一個字的幾種假借用法應該算作同一個詞的幾個意義了。

朱星先生如果省却一些抄錄工夫，把詞、詞素、詞組和字分分清，把單純詞、合成詞分分清，這對學生和讀者倒是更有用些。要是連這些概念都很模糊，那麼，記得本書的許多名目，知道“玉容”是肥皂的“雅名”等等有什麼益處，能解決什麼問題呢？

這一章里還附有“假借字表”，占了一百二十七頁，比敘述部分多出一倍。著者說：“讀周秦兩漢以上書，要通曉其訓詁詞義，重點在解決假借字。我們可以說：不懂假借字就不能通訓詁讀古書。不懂假借字，也不能研究古漢語詞匯。研究文言虛字的關鍵，其實也在假借字。因為古書中用了極多假借字”。(471頁)

朱星先生的這些說法其實是夸大了閱讀古書的困難。對於學生，我們是要幫助他們掃除閱讀古書的障礙，千萬不可故神其說，使他們望而生畏。古書里有沒有假借字呢，當然有，即使是用現代漢語寫的書里也有；但是通常用慣了的，不去追究本源也照常可以理解它的意義，而有些在古書里偶爾見到的，則不必記，也无法一一地記。

著者把假借字說得非常嚴重，但是對於假借的條例卻並沒有說明，對怎樣利用工具書也沒有提到，只是列出九百九十五字，要學生去讀，據說“讀了這些字例，可通悟古書假借的條例，也可悟聲音轉變的條例”。(473頁)著者在字表里沒有解釋，而且連反切也沒有注出，這讓讀者怎樣去“悟”呢？

這一章的練習題有：“分析爾雅十八篇的內容和訓詁特點”，“查佩文韻府的風字南字下各詞例，分析其用法”，“查經籍纂詁的性、禮二字的各種解釋而加以批判地總結”，等等。著者就是用這些東西來跟同學為難的。

下面我們再看看“第五章 語法(句讀)修辭”。

語法部分也都是轉錄成說，比如講複合句一段，九十多行中加引號的引文占三分之二；其中引《孟子》一段，八行；引《馬氏文通》一段，三十一行。

詞類一段的開頭，舉了《馬氏文通》的九類，接着就引薛傳均、曾國藩、楊樹達、王力對虛字實字的說法，最後加上一句“現在也分這九類”，卻沒有說出分九類的理由。在本章前面，著者說“甲骨文中的詞類可分為十類”，“金文在語法上除甲骨文中的十類外，還有語氣詞，如‘敬哉’(僕兒編鐘)，但極少。”(599—600頁)為什麼要有十類、十一類、九類的分別，書上毫無交代。

在講名詞時，著者說：“後綴現代漢語有頭、子、兒等，古漢語有時在人名、書名、國名、抽象名詞後加

‘者’，我們不能認為是名詞後綴，但有標明是名詞的作用，如：‘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莊子逍遙游‘至于信者，國士無雙。’（史記·淮陰侯列傳）”（615頁），而在693頁又說：“史記項羽本紀：‘項羽者，下相人也。’‘者’是重複指代項羽。語譯可說是‘這個人’，‘項羽者’即‘項羽這個人’，這樣，‘者’字才有個着落。”上面三個例子中的“者”到底有什麼區別，為什麼要作兩種解釋？不明白。

因為著者自己並沒有真正考慮過所講的東西，所以就常常同一件事前後說法分歧，有時還引用過時的舊說，如系詞的產生時代就是一個例子。

朱星先生還講到漢語的質變問題。書中說：“元曲和白話小說跟現代漢語只是詞匯上有些不同，在語法上看不到質變。”（608頁）但接着在下一頁又說：“宋元後的老白話和今日受歐洲語言影響的書面的新白話也可說是一種質變，但在語法上變化沒有詞匯的大。”讀者要問：這裡所說的“現代漢語”跟所謂“新白話”是不是一個東西，如果是一回事，那麼後文所稱的“質變”該怎樣來解釋，是不是僅僅由於“詞匯上有些不同”就可以造成語言的質變（朱先生說“在語法上看不到質變”），或者朱星先生的意見是，他所說的“現代漢語”和“新白話”是兩回事，“新白話”同“老白話”相比，是起了質變的，這個質變是受歐洲語言影響而造成的。但這也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

著者對質變的認識是：“發展中的變化有小變大變，質變一般指大的變化，滴滴點點枝枝節節表面的不是主要方面的一些小變是量變，不算質變。”（609頁）照這個說法：質變＝大變，量變＝小變，質變是主要方面的變化，量變是表面的非主要方面的變化。

我們相信朱星先生並不是有意用大變小變來代替質變量變，並不是想要修改馬克思主義，但是這種解釋出在一本高等學校的教材里，是非常不應該的。

著者在本節開頭說：“我們在古漢語里講修辭，為了對古漢語教學有幫助，不再作一般的分析，而偏重在積極的修辭，且較為主要的，如押韻用典對偶迭字等。”（762頁）什麼叫“一般的分析”，為什麼要“偏重在積極的修辭”，都無從推測。為什麼積極修辭中主要的應該是“押韻用典對偶迭字等”，著者也沒有說出理由。

就以本書的十二條修辭“主要法則”的內容來看，也是非常夾雜，毫無鑑別的。比如四聲八病之說，梁章鉅《制義叢話》中引的一段毫無內容的八股調子，都被抄引進來，真不知道用意何在。

“文体”是本書的最后一章。

在第一节里，著者引了許多甲骨卜辞和金文銘辞

等等來看它們的文体。這有什麼必要？著者說：“文体經周秦的醞釀，到漢後就分支衍化，種中分類，類中分體，體中分式，不下數百千種。漢語的豐富多采，也表現在文体上。”（799頁）我們不懂漢語的文体怎麼會有數百千種之多？少數幾個統治階級的學者文人所任意劃分的關於文体的一些煩瑣的說法（也不會多到數百千種），對漢語的豐富多采會發生什麼作用？

在第二節里，從毛詩序起一直到張相的《古今文綜》止，所有古今有關於文体分類的各種夾雜的不科學的說法差不多都被著者抄了進去。試問，這種東西對於古漢語的教學究竟有什麼幫助？即使要講一點有關文体的分類問題，也只須略略提一提就行，根本用不到這樣的大量轉錄。這些材料，除了增加學者學習上的困難以外，實在沒有什麼其他理由可說。

在第三節里，著者又引述了許多有關風格的陳腐的說法。語言的風格原是通过語言的各種材料來體現的，原是可以掌握的具體的東西。但是著者採用的却盡是一些象陽剛陰柔之類的虛無縹渺的不可捉摸的舊說。這種舊說，對於我們教學古漢語有什麼好處？我們想，除了使學者愈學愈糊塗之外，是會有什麼好處的。

在第四節里，著者詳細引述了舊詩、對聯、詞曲、辭賦、駢文四六、古文等的作法，認為“旧文体是古漢語的一個構成部分，如果研究古漢語，就必須研究旧文体；教學古典文學的，也必須講些旧文体的沿革作用和它的作法。”（829頁）著者還說“我們研究古漢語的文体，除了一般的文体作法（如賦的作法、律詩的作法、填詞的方法以及傳狀的作法、墓志銘的作法、祭文的作法、駢体文的作法、對聯的作法，我們都要懂，雖然我們不再準備做旧的詩詞歌賦。因為我們不懂得它的作法格式，就不能完全認識古漢語的實際情況。……”（810—811頁）要“完全認識古漢語的實際情況”就得懂傳狀、墓志、祭文等等的作法，這是多么奇怪的意見。

從上面所舉的一些例子，已經可以看出這本五十萬字的厚書大約都是一些什麼內容了。

造成篇幅龐大的另一原因是有的章節根本沒有內容，却要硬寫湊數。這裡可以舉“古漢語的原始情況”一段為例，在這一段里，著者寫到第五行就說“因為沒有可靠的材料，我們只能這樣瞎猜”（12頁）。既然是“瞎猜”又何必寫上去呢。以下又介紹章太炎、梁啟超、沈步洲、潘尊行、拉古不里、安特生、戴遂良、高本漢、西華德（本書他處作西門華德——本文作者）等人的說法，不過插上些“這是穿凿附會之論”，“這些說法都是唯心的推測，沒有足夠的證據，且無關於古漢語的原始情況”，“這些都不大靠得住”一類的按語。這裡舉的某些

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謬說根本不必向学生和讀者介紹，既然提出，就應該严肃批判，但著者都是輕描淡寫地帶了过去。对安特生等的謬論，明知“无关于古汉语的原始情况”，却偏要引用。

在本書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說了一段之后，忽然加上几句，把上面講的一笔勾銷。用这种方式編講又写書实在是人力物力的浪費。

著者尽力堆积資料，看来是征引繁富，但是对一些真正的常識和基本概念却没有說清楚。

著者說：“我們研究科学要实事求是，既不可瞎吹牛，也不可盲从。”（121頁）这样的精神是对的，可惜著者并没有贯彻到实践中去。

在音韵部分，朱星先生主張改“零声母”为“虛声母”。他說“說零声母或是由于国际音标喉塞音或作一圈的符号而得名，其实不如称虛声母好。”（252頁）著者認為零声母是喉塞音作声母，又認為喉塞音国际音标作一圈。这都是对起碼知識的誤解，却建議更改通行的术语。

著者贊成章太炎的“語言緣起說”，把資產階級唯心主义的說法說成是合乎唯物辯証法的（407頁）；在文字的发展問題上，在理論上等于把形体看成是可以直接表示概念的（30—31頁）；在語言的发展問題上把質变量變解釋成大變小變；这些都是与馬克思主义的原則不符的。

這本書里介紹了好些消极的文学作品。在語法部分举例有：“你死了，我做和尚”（652頁），“眼泪却象比旧年少了些”（641頁），“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629頁），等等。虽然这些例句也出于轉录別人的旧著，但是我們就不能另外选些思想性較好的例句嗎？

著者編写的态度是不严肃的，这也表现在引文和

（上接 288 頁）

詞（如这、那）的語法特征，在它是絕大部分不能具备的，列入这一类，理論上也只有历史的根据。这的确是問題。但是也不是不能解決的問題。人們的語感問題，是可以随着学习的深入而改变的；語感对于划分詞类，虽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起决定的作用。至于它和一般指代表現得不一样，那也不足为奇；因为“代詞中所保留的語言历史遺迹最多，它們順利无阻地抗拒着整个語言創造的合理的統一的趨勢”。①現代汉语中“所”的不受“这、那”一类字眼儿語法形式上的“合理的統一”就正是这种現象。况且它只是作为在宾位的指示代詞的一种“信号”，而現代語用指示代詞“它”作語法形式的也有的是（如“这情况我了解‘它’”。这“它”虽跟“所”格式不同，但性質也是一样）。因此，我們仍以采用“代詞說”。——如果放在所謂的“助詞”里头，那它和別的所謂助詞，如“了”“着”“們”之类，倒是

文風上。在引文方面，比如：“所以周官：‘保氏八岁入小学，十六岁入太学，称国子。’”（33頁）“說六書之名最早見于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書。’”（48頁）这里的引文为《周礼》原文所无。著者引录原文有时随意更改标点，造成錯誤。比如297頁引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論》中的一段，把原文中的“按字汇正字通俱音辛，誤。辛在真韵齐齿音也”，誤标点为“按字汇、正字通：心俱音辛，誤辛在真韵，齐齿音也。”

本書好些文句使人难以索解，比如：

如歲語灰部死 qī 哈部辟 adzi 模部五 lna 侯部主 tso 等都没有收声。（167頁）

修辭比語法好似更加利用本国語言的民族特色来發揮語言的美感。（764頁）

著者在211頁說：“讀者要查某字在中古广韵的音值，可逕查丁声树先生古今字音对照手冊較為方便。”丁先生这本手冊哪有什么“广韵的音值”呢？（只有反切

至如書中把作《僮約》的王褒当作六朝人（24頁），把徐鉉当作唐朝人（116頁），把《汉魏百三名家集》写作“三百名家集”（191頁），也許是筆誤，也許是誤排，但在本書中只算是微不足道的錯誤，就不必多舉了。

最后，我們总起来說，這本書在观点上有很多錯誤，内容是厚古薄今脱离实际的，編写态度很不严肃。這本書用作教材，必然造成少慢差費，这同总路綫的精神是背道而馳的。

过去我們在語言教学中普遍地存在着脱离政治的傾向，語言課之不受同学欢迎，这應該是原因之一。

我們希望朱星先生在教學革命中認真檢查一下這本書，进行彻底的修改。

真正地、从內容到形式、从历史到現代、完全地、压根儿地不相干了。

因此，我們拟把“所”字和“的（者）”“其”三字都列为“特种指示代名詞”：“的（者）”是以特种介詞指代中心詞的（因为“的（之）”所介来的“定語”，其“中心詞”省略了，“的”就起而代之）。“其”“所”都是古汉语的遺留。“其”是承前指代整个的“定語”的（所以常在“領位”或子句中承前的“主語”）；而“所”就是在定語中或在被动句中專門指代“宾語”的。②在現代汉语，除成語和熟語格式外，“其”常改用“它的”或“它”，而“所”在部分的場合中就是“可有可无”的了。

① 參謝尔巴《論俄語詞类》，10頁。

② “所”字在“定語”中的用法，总結在《汉语語法教材》第二編104頁；在“被动句”中的用法，例詳同书334頁，理論則見同书的第三編。